

書叢際國

著君若杜

現代國際政治

行印局書華中

杜若君著

國際政治
現代國際
叢書

中華書局印行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四年八月八日執照警字第五〇四〇號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五〇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 國際現代國際政治 (全一冊)

實價 國幣七角

(郵寄匯費另加)



著 者 杜 若 君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陸 費 達

印 刷 者 上海 澳 門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 發 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 發 處 各 埠 中華書局

張序

中國是世界的一環，要理解中國，不能不先理解世界；而要理解世界，更不能拋開國際政治。年來國人對於國際政治問題的研究，已經漸漸知道注意了，普通雜誌的重要篇幅，多半刊載關於論述國際政治問題的文字。但要在出版界中找一本概論國際政治的專書，還不很容易。

若君先生，致力於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研究，已有很久的歷史了，爲着填補出版界的缺陷，他在病中寫出了這本書；在國際政治問題的研究中，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而和一般的著作比較起來，若君先生的書，還有幾個重大的特點。

在政治問題的研究中，最困難的是客觀的態度的保持與正確的材料搜集。許多研究政治問題的著作，往往囿於作者的主觀的政治立場，而陷於偏狹的感情論，這很容易抹煞問題的眞像。這本書，純係根據實際的考察與研究，對於任何問題，都加以正確的分析，毫

沒有偏狹的主觀色彩。不過這也並非像一般人一樣在「客觀的」「科學的」掩飾下，故意對事實作歪曲的理解；在每一個問題的分析中，作者都注意到問題的正確性。例如關於法西斯蒂運動，在反對者往往故意誇大牠的罪惡，而擁護者又往往把牠說成怎樣的神祕，若君先生在本書中，對於以上兩種見解，都根據其個人研究所得，加以辨正，並且以客觀的態度與以正確的評價。

這本書，不但注重現實的分析，而且顧及到現實的歷史的意義。使我們讀了不但能對現實有正確的認識，而且可以理解現實的歷史的地位。不過在一般這一類的著作中，往往偏重於煩瑣的理論的說明，或毫無見解的材料堆砌，這對於普通讀者，並沒有什麼利益，本書在這一點上，是曾顧到讀者的需要的。

這種書的編著，是很冒險的工作，杜先生能在病中，以忠誠的態度寫出了這本書，是很難得的，所以我在這裏特別向讀者提出。

自序

我開始計畫寫這本書，是在一年之前。

記得在一年前有人請我講國際政治問題，並且要我介紹概論國際政治的專書；在當時的我國出版界中，我實在找不出一本適當的書來。因此便計畫自己試編一本。但生活的壓迫，使我並沒有得到寫作的機會。去年夏季，個人的生活總算獲得暫時的安定了，便計畫在四個月內，把本書寫成，後來又因為病，直到今年一月，纔全部脫稿。

本書原來擬定的節目是七章；在現有的五章之外，還有「在戰爭的舞臺上」和「革命運動之發展」兩章。前一章的內容，大半涉及軍事學的範圍，我對軍事學又毫無研究，在立論上不能完全採取他人的意見；為免「拾人牙慧」之譏，便將該章刪去。後一章是克爾先生要我刪去的；當我將原擬的節目寄請克爾先生指正的時候，他說該章應由實踐的革命家去寫，理由是一個沒有政治立場的人，是不能把捉住該問題的實質的。我認為他的

意見很對，所以也刪去了。但本書是概論國際政治的，爲免疏漏，便把該兩章的要點，分述在現有的各章中。

本書原名是「今日之世界政治」，後來因爲不很妥當，便改易今名。在世界政治問題的研究中，中國問題實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著者在本書中，對於中國問題，幾乎完全沒有提到，這在著者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爲着填補這種缺陷，我現在已準備寫一本「中國之邊疆問題」，如果個人的健康不再生問題，預計該書在六個月內即可脫稿。

著者不敢在別具卓見的掩飾下故立異論，所以有時仍然採取他人的正確見解；不過爲着避免讀者的誤會，凡採用他人的成語及意見的地方，概未注明來源。

本書得諸師友的襄助很多。克爾先生對於本書的節目，曾給與懇切的指正，並爲介紹參考書；張默生先生賜與寫作此書的機會。著者在此深深向他們道謝。

尤其使我感激的是周憲文先生和舒新城先生，他們是本叢書的主編，本書能够出版，完全是兩位先生的幫助。

杜若君 一九三四，三。

現代國際政治目錄

張序

自序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一節 「今日」的由來……………一

第二節 世界經濟恐慌的現階段……………六

第三節 經濟恐慌的深化與各國的對策……………一二

第四節 從經濟的危機到政治的危機……………一八

第二章 世界霸權的爭奪……………二四

第一節 戰後均勢之破裂……………二四

目錄

第二節 英美的權力爭霸戰……………三〇

第三節 英日衝突的新階段……………四二

第四節 太平洋的不安……………五五

第三章 暗雲飄蕩之歐洲……………六六

第一節 歐洲不安之因素……………六六

第二節 歐局重心的法德關係……………七一

第三節 德波邊界糾紛……………七七

第四節 法國與意大利……………八八

第五節 奧大利與歐洲政局……………一〇一

第六節 英國在歐洲的立場……………一一一

第四章 蘇聯與世界政治……………一二一

第一節 兩種制度……………一二一

第二節	蘇聯的對外政策·····	一二五
第三節	蘇聯與歐洲·····	一三三
第四節	東方的反蘇聯戰線·····	一五〇
第五章	從德謨克拉西到法西斯蒂獨裁 ·····	一六一
第一節	德謨克拉西的沒落·····	一六一
第二節	獨裁制的勃興·····	一六七
第三節	獨裁制的評價·····	一七九
第四節	法西斯蒂獨裁的社會基礎·····	一九一
第五節	美國產業復興計畫與法西斯蒂獨裁·····	二〇六
第六節	法國民主政治的危機·····	二一九
第七節	英國政治制度與法西斯蒂獨裁·····	二二九
第八節	法西斯蒂獨裁的前途·····	二四〇

現代國際政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今日」的由來

現世界被困難威脅着；就是素喜誇大和平的政治家，近來也高叫着危機的迫切了。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幕的第十四屆國際聯盟大會上，主席諾溫克（J. L. Nowinski）明白的指出了現世界政治破裂的情勢。雖然西門（Sir. J. Simon）氏對這會加以辯護，但世界情勢之日趨惡化，却是無可隱諱的事實。幾年來全世界著名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記載着世界的不安與騷動。從充滿着霧氣的倫敦到白宮巍巍的華盛頓，從近代都市典型的巴黎到卍字首都的柏林，以至東京和羅馬；狡譎的政治家們都在爲現世界的不安焦慮着。爲着困難的打開，他們有時跑到日內瓦或洛桑，有時又到倫敦或華盛頓；但是他

們失望了，無數次的爭辯和協商，換取來的仍是彼此的猜忌與陰謀。所以莫索利尼曾主張爲着挽救世界的困難，應當結束一切會議。因此他們又各自返回到自己的國家，努力於國家力量的充實。到最近國際鬥爭的陰謀已毫無諱飾的暴露出來了；戰爭的恐怖，敏銳的刺激着人們神經的尖端。和平失了踪，危機已在吞噬着整個的世界，就是日內瓦也說戰爭的時機已成熟了。

也許有人會把這迷離的世界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神祕；但如果你能理解世界情勢之現階級的特徵，將會承認這實是歷史的必然。在這裏我不願利用理論的爭辯來向讀者說明這種情勢的發展，我所提出的只是擺在眼前的事實，這是比理論更容易使人明白的事實。

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資本主義爲現代奠下了基礎；但當牠的歷史的命運終結的時候，危機就迫近了。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中，所謂勞動的社會化與所有的私有性的矛盾，即生產力的成長與資本主義的所有關係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逐漸開展；生產手段

之私有，生產之無政府的進行，以及社會消費力的限度，衝破了全經濟機構的均衡。結果，引起了週期的恐慌與大眾的失業。自一八七三年的經濟恐慌發生後，資本主義的危機即在醞釀着；到二十世紀的初頭，資本主義的內部的構造，已由自由競爭逐漸轉向支配的獨佔的路程邁進，即資本主義已達到牠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時期了。

帝國主義是日近死滅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從轉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危機已逐漸高度化了。社會生活的破滅，文化的頹落，經濟恐慌與獨佔的強化，一切都宣示着資本主義的歷史將近終結了。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的危機的暴露；牠在漸趨死滅的資本主義的腐化路程上，畫了一條深溝，動搖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總機構。一九一七年爆發的十月革命，把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弱的一環——俄國推翻了。此後便引起了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一九一八年芬蘭和日本的暴動，奧大利與德國的革命，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維利亞及朝鮮的蘇維埃政權的活躍，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工廠佔領，一

九二三年迄一九二五年的保加利亞、冰洲、摩洛哥、及敘利亞的革命，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埃坑工人總罷工，以及一九二七年的維也納、安南、印度、海地、西班牙及中國等地的革命運動，除去蘇俄的革命破壞了資本主義諸制度外，震盪着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運動，瀰漫於全世界的各處。但是因為資本主義者在政治上對於革命運動之暫時的讓步及彈壓，以及經濟上產業合理化政策的施行，使戰後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獲得了一時的安定。

大戰後資本主義之一時的安定，在經濟的見地上看來是工業生產的發展；有幾個國家，其生產技術的進步幾乎近於新的技術革命，其資本之蓄積與集中加速度的進行，形成了國內與國際間巨大的托辣斯。托辣斯與政治的權利結托起來，把恐慌的負擔分在大眾的身上。「合理化」的產業政策開始後，工資削減了，勞動時間延長了，勞動強度提高了，商品之生產能力得到某種程度的增大。因為國際協調主義的興起，使被戰爭與恐慌所破壞了的國際商品市場，重新統一建設起來。在安定期內，雖有高率保護關稅的障礙，世界貿易的總值，也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根據這，國際資本市場的統一，也再建成功了。資本的輸出，不

論在貨幣形態上或實際價值上，都超過了戰前的水準。至於爲大戰與恐慌所破壞的國際貨幣制度，也逐漸恢復起來。匯兌漸趨於安定。資本主義的好況，在安定期內全般的達到甚至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所以資本主義的代表者，看到了這種繁榮的景象，要高唱着拿樂觀論去眺望將來。而由俗流的經濟學者所主持的景氣變動的研究，如美國的米柴耳 (Mitchell C.E.)、德國的瓦格曼 (Wagemann E.) 和哈佛 (Harvard) 研究所、德國景氣研究所 以及倫敦和劍橋經濟調查所的定期報告，都誇大的辯護着資本主義的繁榮。在政治方面，因爲一時的安定的獲得，革命勢力被彈壓下去了。隨着各國政治的一時的安定，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也漸趨好轉。這時候，由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國際政局，也變成了穩定。帝國主義者以凡爾賽條約爲基礎，成立了對於德國的掠奪協定。法國從魯爾退出了，道威斯計畫成立了，賠款和戰債問題暫時獲得了解決的途徑。英國美國和日本，關於太平洋問題，在華盛頓會議中也成功了一時的妥協。而英美日在中國的支配勢力範圍也獲得了相互的諒解。並且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間在對於自己的殖民地的掠奪與束縛上，約定了相

互不干涉的原則。從前對於蘇俄的干涉戰爭，他們承認是失敗了；在資本主義的一時的安定期內，他們又醞釀着新干涉的發動。從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英蘇條約的破裂，到一九二七年英蘇絕交，以及西歐反蘇聯堡壘的建立，都暴露出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政治的陰謀。在二十世紀的開頭，資本主義就已踏入沒落的路程了。這不是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所告訴給我們的；實在資本主義從一九〇〇年經濟恐慌轉入獨佔的途徑後，腐爛已在開始了。資本主義者雖仍在執拗的幻想挽回瀕死的厄運，但所謂一時的安定只是新危機的醞釀；這件事的有力的證據，是一時的安定後新的危機到來的事實。

第二節 世界經濟恐慌的現階段

資本主義之不均等的發展法則，就是在安定期內也居於慢性恐慌的狀態而追隨着向下線；這種情勢到一九二九年，把一時趨於安定的資本主義又帶到新的恐慌階段。雖然俗流的經濟學者和資本主義的代表曾企圖挽回這種危局，但現在已經踏入恐慌的第五年度了，危機仍在加速度的深刻化。

這次恐慌的開展是以農業恐慌爲起點；以後演化到信用恐慌。到一九三三年初，因爲美國金融恐慌而發生的金本位停止，破壞了世界通貨的基礎。恐慌深刻化到了極度，任何資本主義好轉的企圖都絕望了。

從一九二九年秋季起，世界的物價開始低落；而農業品及原料品的暴落，更達到可驚的程度。小麥市場的價格，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竟跌落到三百年來的最低紀錄。這樣一方面使在各國佔國民大多數的農民的購買力減低，一方面更使各債務國的農業國家極度的疲敝。農業的危機侵蝕到農業生產的全部門。物價繼續下跌，及農產物價格與獨佔的商晶價格之間的不平衡的降低，使恐慌首先侵襲到南美和中東歐及東西洋各農業國。

因爲農業國的疲敝，降低了農業國家國民的購買能力。接着工業國也爲恐慌所波及了；英德各國首先招來了財政的危機。英國需要投資於國外的資本的利潤來供給本國的工業及償付原料和食品的代價；但是現在牠不但不能完全取得外國殖民地的收入，反而失了巨量的資本。在德國依恃其出超，作爲支持賠款的代價；現在也完全絕望了。世界的貿

易額降低到戰前的水準；重要諸國除去少數的政治借款外，都停止了資本的輸出；尤其是美國放棄了向來以資本供給債務國的政策。這樣，專靠外資清償債務或經營實業的國家，在國際收支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難。他們只有提高關稅稅率，抑制外貨的輸入；實行傾銷，努力於輸出之增加。但是債權國爲着國內產業的保護，也採取了提高關稅的對策。因之世界商品市場的統一重又破壞了。世界貿易日趨萎縮；這固然由於物價的低落，但是在商品的數量上也表現出激減。這時工業的生產數額，也大顯衰落；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水準，大半又返回到世紀前的狀態了。在戰前，週期的經濟恐慌，使生產返回到恐慌前的好況水準以下的事是不經見的；但此次恐慌却使生產退後到幾十年以前。據美國年鑑（*Annalist*）的報告：美國的生產指數在一九三三年最初的幾個月內，仍在往低落的路上邁進。在三月十八日的美國統計雜誌上（*Economic*）曾破格的指摘「春季的活潑的市況破壞了。」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都有相同的情形。雖然通貨膨脹與軍需工業的發展，能給衰落的生產以病態的刺激；但生產機關仍有三分之二以上停頓着。自動破壞機器或毀棄商品的事也

常發生。在失業的數字增加中，勞動力大量的被摧殘。所以就是資本主義的學者，也不能否認恐慌的深化了。

這種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在一九三〇年代，逐漸染上了信用恐慌的特色。因為資本的逃避及收回，惹起了金融界的混亂；使各國的財政發生了動搖。而世界資本市場的統一又重新分裂。在奧大利一隅所掀起的世界信用恐慌的風暴，首先震動了德國；各國從德國收回了短期資金，使德國不能不宣告賠款的停止支付。接着英國也被波及，不得已放棄了其具有光榮的歷史的金本位制；使所有在金融上依賴英國的國家，都遭到金融恐慌的危機了。在美國和日本也不能逃避金融恐慌的危機。因為信用的破壞，世界各國幾乎有近二百種的國債停止支付；有許多國家甚至停止了商業債務的支付。在一九三二年就是英法對美國的戰債也不能順利的償付了。

因為金融的混亂，世界的貨幣制度被破壞了。在英國和日本，貨幣本位的價值不斷的低落；許多國家都停止了金本位制。居於匯兌市場價格之梯子的最低階層的用銀的國家

如中國和印度，因為銀價的低落，也蒙受了重大的打擊。在一九三三年的初頭，因為銀行破產的風潮，美國也不能停止其金本位了。在金本位最後堡壘的法蘭西，雖然仍在執拗的掙扎着，但是金融危機的伏線早已種下了。爲着金的偏在，世界又燃燒起金的再分配的狂熱的鬭爭。

各國經濟恐慌最明顯的指標是失業人數的增加。國際聯盟所統轄的國際勞工局，向來不誇大資本主義世界的困難；但是牠在一九三三年第一季關於世界勞工市場概況的報告中，也不免要說：『失業的數字，在本季比去年同季，到處都增加了。』牠根據各國政府的統計，把本季失業的數字比去年同季增加的比率作了下面的公布：就是英國 4 %，法國 9 %，意大利 12 %，奧大利 21 %，瑞士 25 %，荷蘭 27 %，比利時 35 %，捷克 61 %，瑞典 與 愛沙尼亞 77 %；美國沒有統計，但是據各方推測，在一九三三年也有一千三百萬到一千六百萬的失業人數了。全世界現在最少有三千五百萬的失業者。這數字相等於挪威、丹麥、瑞典、荷蘭及比利時五國人口的總數；要和散佈全世界的猶太人的數目比較起來，也沒有什麼差異。假

如他們能够構成一個國家，那末像西班牙樣的大國是很容易的。如果上述的五國或如西班牙及等於這樣的大國的國民都陷入失業時，得來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雖然政府的統計數字不可靠，但是這僅有的數目，也足夠證明世界經濟恐慌深化的程度了。

爲恐慌所苦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總利潤，也呈現了收縮。除去施行通貨膨脹政策的諸國外，在流通資本的每一循環終了時，因價格形成的動態，時常引起利潤的削減。這樣將使信用恐慌更永久的繼續下去。雖然借貸資本感覺過剩，但是因爲產業資本本身價值增大的不固定性，要把借貸資本轉化爲產業資本，簡直不可能了。例如一九二九年德國共有一百八十二個熔鐵爐，一九三二年只剩了一百二十五個；升火的熔爐在平常有九十五個，而一九三二年則僅及五分之一了。美國的鋼鐵托拉斯僅有百分之十五進行着生產；奧大利則僅有百分之八。這些企業的虧蝕，自是意料中的事。但是牠們又沒有提高價格擴展市場的能力；資本有的埋藏在舊的企業中，不能收回，新的資本更不敢踏入新的企業內了。

資本主義自有歷史以來，從沒遭遇到持續如是長久的經濟恐慌。過去的經濟恐慌，至

多延長七個月；就是把經濟浪潮時漲時落的時間都計算在內，例如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最多也只有三十二個月以上。恐慌之持續到五個年度，而且一天天的尖銳化，實在是此次恐慌的特徵。

此次恐慌之更顯明的特徵，是在資本主義各國正苦於恐慌的打擊時，蘇聯的經濟能力，却不斷的向上發展。在帝國主義的干涉和破壞之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的基礎，逐漸鞏固；第一次五年計畫之四年完成，重要農業區域的富農階級的掃盪，共營化的巨大農場的成立，以及第二次五年計畫之施行，都證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的成功。資本主義的恐慌是舊的世界制度的破滅，社會主義的建設暗示着新的世界的開始；這兩種本質上絕對相違的制度，造成了資本主義恐慌現階段的更重要的特徵。

第二節 經濟恐慌的深化與各國的對策

苦於恐慌的資本主義者，曾企圖作厄運挽回的掙扎。到現在止，牠們的許多救濟恐慌的對策，雖然大部已證明是失敗，但牠們這種愚蠢的行爲，對於年來世界經濟的政治的發

展，却有很大的作用。當我們要理解最近政治情勢的演化的時候，對於年來帝國主義各國的經濟政策，有先作一簡單的檢討的必要。

資本主義者當感到危機的脅迫時，便追憶到戰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牠們認為生產費用的低落以及勞動強度的提高是必要的。在恐慌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部人口，備嘗着失業的痛苦。生產力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被遺棄了不去使用。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強度的增高，是必要的。並且爲着取得商品市場上的優勢，不能不降低生產品的成本費。這一政策的的第一步就是工資的削減；但是資本主義者的計畫失敗了。爲着勞動強度的增高，延長了勞動時間；因爲工資的削減，激起了大眾的反抗；結果街頭擠滿了被合理化逐出生產機關的失業工人。他們徘徊於飢餓線上，遂成了社會的不安。而且合理化所生產的商品，大量的腐爛在倉庫裏，找不到銷路。這樣合理化不但沒有爲恐慌打開出路，結局是經濟恐慌之外更增加了社會的不安。

因爲物價的低落，產業資本的代表者們認爲提高物價是克服恐慌的有效的手段。這

樣他們便想由通貨膨脹 (Inflation) 政策去救濟資本主義。在恐慌中，企業利潤的減少，銷費力之減退，貿易的萎縮，使國家財政生出了虧空。爲着填補私的諸企業和國家財政的虧空，資本主義者祈禱着由通貨膨脹政策去提高物價與奮產業。但是通貨膨脹能解除漸趨死滅的資本主義的危機嗎？

所謂通貨膨脹政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者向勞動大眾進攻的一種方策。因爲物價提高了，勞動者的工資便無形中降低；所以容易激起大眾的反抗。而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從跨上了通貨膨脹的軌道後，物價不斷的變動，擾亂了生產界的安定。於是公債及證券狂跌起來，破壞了利子生活者的保證。大部資產階級的生活，都驅入投機的動亂漩渦中。國家財政破壞了，國家信用毀滅了，通貨膨脹沒有給與資本主義以安定，反而帶來了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混亂與不安。

恐慌逐漸深刻化；各國苦於貿易情況之惡化，匯兌的下落，本位貨幣的跌落，產業的衰敗及財政的危機，便企圖以關稅政策及匯兌管理，挽回這種危局。本來關稅保護政策，在此

次恐慌之前，就和債務問題同樣是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大障礙。但當經濟恐慌發生後，許多國家就不能不放棄其自由貿易政策了。尤其是許多農業國家和債務國家，爲着國內市場的保持及國際收支的增加，不能不採取保護貿易的政策。這樣在一九三〇年由於美國的提高關稅政策的實行，激起了坎拿大、古巴、墨西哥、法國、意大利、印度、澳洲、新西蘭等許多地方的關稅增加。隨後，隨着恐慌的深化，英國也放棄了其自由貿易的光榮，採取了貿易封鎖的政策。到最近，封鎖的貿易政策已普遍到世界各處了。許多國家利用高率的關稅、輸入限制以及匯兌的管理制度，保護國內產業及財政上金融上的安定。這樣外國的商品便被逐於市場以外，各國的企業家能將國內的物價維持到世界價格以上的程度。但這又必然的要使國內的銷路爲之減退。爲着銷售其過剩的商品，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便都開始了輸入限制及對外傾銷；這兩種政策競賽的結果，使國際貿易比恐慌前更有大的縮減。雖然有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企圖利用互惠條約及現物交換的政策來阻止輸入限制與傾銷政策的競賽；但是這又激起資本主義各國金融資本同部門間的鬥爭。在歐洲的許多國家中，因

爲空前的高率關稅政策的實施，使農業生產物的國內價格比世界市場的價格增高了兩三倍。這樣一方促進了農民生產的增大，一方促使物價發生強度的崩潰。

信用恐慌及貨幣制度的混亂，引起了五十多個國家的減低貨幣價值的競爭。匯兌戰，成爲市場爭奪鬪爭上有力的武器。真正保持金本位的，只有法國、荷蘭、比利時及瑞士等西歐幾個國家。最大的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爲本國匯兌市價的降低打算着。英國的財相，爲着維持水平以下的金磅的市價，管理着三億七千五百萬鎊的特別資金。在日本，圓的匯兌市價減低到60%以下。爲着在世界匯兌市場鬪爭上追逐英日的優勢，美國的議會也賦與總統在嚴重時期將金圓的價值低減百分之五十的權利。這種匯兌市場上的鬪爭，更促進了世界貿易情勢的惡化。

由於上述許多政策的實施，使資本主義的各國有逐漸轉入國家主義的趨勢。雖然資本主義各國都承認關稅戰爭和匯兌市價不安是造成恐慌的大原因，但在世界市場的劇烈鬪爭中，關於任何國際協定都已成爲絕望的事。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開會以建立

國際新協調爲任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並沒獲得絲毫成績，就是明證。因爲英國固然不願放棄渥太華協定，美國及其他的國家也不願爲着獲得新利益而犧牲自己固有的地位。從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失敗後，各國更積極的向經濟的國家主義的路上邁進了。本來在資本主義的獨佔期內，經濟的國家主義是必然的現象。年來因爲恐慌的刺激，資本主義各國更各自形成了許多經濟的鎖國。渥太華協定後大英帝國經濟統一的鞏固，以法國爲中心的汎歐經濟聯盟的醞釀，日本在亞細亞的門羅主義的推行，以及汎美經濟聯盟的成立；都在顯示着世界經濟往孤立的路上走。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羅斯福政府在約翰遜將軍（General Johnson）指揮之下，開始了所謂產業復興的大計畫；希特拉也想把德國成爲一個經濟自給的「奧太基」（Anarchy）國家。其實所謂美國的產業復興，在從資本主義的全體系說來，不過是帝國主義間鬭爭激化的表現。美國在復興運動中利用通貨膨脹政策降低金元在匯兌市場上的比價，加強其對英日的對立；在復興事業的公共工程中，以一千萬元以上的費用建造飛機二百九十架，以四百萬元充巴拿馬運河改良海港的防務費，以

二百萬元充檀香山珠港 (Pearl Harbor) 的改建經費；撥用公共工程費去建造三十二艘軍艦，準備戰爭的到來。而所謂希特拉的「奧太基」不過是德國的國家主義者，想實現大哲學家菲希特 (Fichte 1762—1814) 的「關閉的商業國家」的烏托邦的企圖。國際協調失敗了，國家主義者擡起頭來，此後的資本主義將加速度的走向國家主義的道路。但是所謂經濟的國家主義，不過是帝國主義者走向戰爭的準備，本質上早已失去挽救經濟恐慌的意義了。

第四節 從經濟的危機到政治的危機

資本主義之一時的安定，為恐慌摧毀了。建築於一時的安定之上的政治的穩定，也發生動搖。經濟的危機，漸漸轉化到政治的危機了。

為市場，為原料，為經濟的全領域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狂暴的鬭爭，重新開始了。隨着帝國主義勢力的轉化，世界的再分割又成了帝國主義間的重大問題。戰後所規定的世界局面，公然的被破壞了。在歐洲，凡爾賽條約已不能再來束縛德意志，希特拉以強烈的態度攻

擊凡爾賽條約的非法。德國停止支付賠款，在軍縮會議上要求廢止凡爾賽條約所給與的軍備限制；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因為不能在軍縮會議中取得軍備平等的權利，德國竟宣告脫離國聯退出軍縮會議了。希特拉的黨徒，公開的企圖奪取奧大利的政權，打破歐陸的均勢。而立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前衛的意大利，更陰謀的計畫破壞凡爾賽條約的企圖。莫索利尼曾有改組國聯的提議；而在北亞非利加、在巴爾幹、在多腦河流域及近東，意大利又都進行着對法帝國主義的鬭爭。凡爾賽體系與非凡爾賽體系間的鬭爭，逐漸具體化了。在亞洲，帝國主義者關於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的協定，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之佔領滿洲，破碎了。在這裏不僅引起了中國的分割問題，而且激起了太平洋的不安。所謂帝國主義間關於自國殖民地相互不干涉的協定，爲着世界再分割的情勢的開展，逐漸失效了。美國與英國在南美的鬭爭，充分的說明了這種情勢的演化。遲延未決的巴玻鬭爭，恐怖不安之古巴政局，幕後都隱藏着英美的對立。美國更企圖拉攏澳洲歸於反英的旗下；在英波的煤油爭議中，美國更予波斯以有力的支持。加上歐美戰債問題的僵化，又造成了歐洲與新大陸之

間的不調合的局面。日本企圖在印度市場上奪取英國的地位，英國更廢止印日商約驅逐日本在印度的勢力。帝國主義間的鬭爭，已白熱化，盤旋於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將爆發了。目前各國關於軍事的出版物，大量的發售；人們對於戰爭的期望，漸趨濃厚。帝國主義的全工業生產，都逐漸轉化到戰爭準備的方面，帝國主義的平衡，將破裂了。

因為社會主義勢力之活躍的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戰爭的危機，雖然帝國主義者明白的知道目前的蘇聯在自己的重工業發展上有相對的重要，但是牠們總企圖從干涉蘇聯打開恐慌的出路。年來帝國主義國家與蘇聯之間的不調合的局面，雖會為蘇聯之和平的煙幕所消釋，但是帝國主義之干涉蘇聯的陰謀，絕不能終止。

帝國主義者已經肯定戰爭為打開恐慌的唯一的出路了；在未來的戰略上，牠們總希望着敵手方勢力的削減。因此帝國主義的武士們都跑到日內瓦去開軍縮會議，商討怎樣戰爭。法國的政策，希望把具有強度的優越性的攻擊用的重量兵器與軍備，歸各國自行保管；英國則主張廢除自己所無的重坦克車和危險性很大的潛水艦；日本企圖變更倫敦海

軍條約中所規定的海軍力比率；德國則退出軍縮會議堅決的爭取其軍備平等。在這種情勢之下，帝國主義的戰爭已沒有和緩的可能了。所謂軍縮會議，只是戰爭上的商討而已。

在長期的經濟恐慌中，勞動大眾的生活狀態是異常惡化了。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中，工人差不多半數失業；而在業的勞動者，因為資本主義者企圖從勞動者的剝削中追求其利潤，大部的工資有形或無形的減低，而工作的時間反無條件的延長了。他們被迫到飢餓線上，激起了反抗的情緒。他們都學習着參加活潑的政治生活，釀成了革命的危機。在德國對於希特拉褐色反動的反抗，正在潛伏着；在西班牙，罷工及騷動的情形，繼續成長着；在波蘭、比利時、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法國和美國的罷工事件，都暗示着：在大眾的中間醞藏着一觸即發的革命的燃料。在日本，大眾反對進攻中國的運動，印度和南美諸地的革命的發展；幾乎在資本主義的全體系中，都爆發了革命的危機了。最近在美國蔓延的罷工風潮，是對於產業復興計畫殘酷的剝削的反抗。無論羅斯福政府利用怎樣的政策，大眾的騷動是很難終止的。

帝國主義者爲着危機的挽回，一方把恐慌的擔子加在勞動大眾的身上，一方面更加緊對於殖民地的掠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大眾，因爲受不住帝國主義者的無限制的壓迫，激起了民族解放鬪爭的革命運動。一二八上海的防守，東北義軍的游擊戰爭，安南、印度、朝鮮各地的反對帝國主義鬪爭，南美各地的革命運動，以至目前古巴的革命運動，摩洛哥的騷亂，都表現着民族革命運動的激化。

帝國主義者遭遇到不可解救的危機；當牠感到沒落的悲哀的時候，便不惜以任何手段去企圖自救。這種急迫的形勢，迫切的促使帝國主義者要求國內有力政權的出現。德謨克拉西已不能應付目前緊張的局面了，帝國主義的政治機構轉化到法西斯蒂獨裁。法西斯蒂運動在目前已成爲國際化的現象了；在今日獨佔資本主義之死活的歧路上，各國的政治不能不急速的轉到這種制度之下。爲着國內革命勢力的鎮壓，爲着殖民地解放鬪爭的制止，以及準備未來的世界戰爭，法西斯蒂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是最後掙扎的一大轉機。目前在歐洲，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地，都充滿了法西斯蒂獨裁的氣燄；幾世紀來從流血與

革命中爭取來的德謨克拉西沒落了。

法西斯蒂反對議會，把國民的政治權利剝奪了。在牠的統治之下，大眾遭受了更殘酷的壓迫。在意大利，在德國以及日本，大眾的反抗情緒更加激化。最近美國也將破棄其歷史的光榮，而轉向獨裁的路上去了。法西斯蒂對大眾的凶暴的壓迫，將逼迫大眾走上革命的道路。

法西斯蒂的對外政策，是國家主義勢力的擴張。牠的結果只有更快的促進帝國主義戰爭的降臨。帝國主義者遭遇到沒落的危機，牠們的愚蠢行爲，只有促進危機的加深。目前的世界是已從經濟的危機過渡到政治的危機了。這是帝國主義現階段的特徵，也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章 世界霸權的爭奪

第一節 戰後均勢之破裂

波蘭京城郵政總局的大門前，懸着一顆大炸彈的模型；據說這是爲着激起國民居安思危的觀念。近年來，世界和平主義的分子，都高叫着反對戰爭。這使我們感覺到現世界又將有新的戰爭降臨了。雖然帝國主義的代表們都宣示說他們不願再見戰爭；但各國大規模的軍事操演及軍備的擴充，都不能掩飾其戰爭趣味之濃厚。如果我們一檢討幾年來世界情勢之演變，就可以明瞭現世界是正往戰爭的路上邁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的戰勝國以永奠和平爲借口締結了凡爾賽條約；迄今十五年間，許多國際問題的解決，多半以凡爾賽條約爲依據。在帝國主義的戰勝國間，妄想着凡爾賽條約是一種具有永久性質的東西；世界資本主義之秩序，完全依存於牠的條文。爲着凡爾賽條約的鞏固，帝國主義列強間成立了關於怎樣掠奪德國的方法的道威

斯計畫和楊格計畫，同時更結成了共同宰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協調。帝國主義者在永久和平的假面具之下，把國際聯盟作為壓抑戰敗國家的工具；規定德國賠款的償付，為戰債的償付奠下了基礎。帝國主義國家的紳士們，以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安全將從此得到保障了；所以牠們之間簽訂的協定竟有以六十二年為期的。

但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均勢是不能永久存在的。資本主義之普遍的恐慌，結束了暫時的安定；世界政治之新的動搖時期又到來了。國際聯盟從戰爭中產出，企圖以帝國主義的陰謀永久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的和平；但是年來因為帝國主義國家間市場爭奪的激化，條約是不能再來束縛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動了。一九三一年後因為日本在遠東的活躍，國際聯盟已完全暴露了牠是一個可恥的騙人機關。英美間的衝突，歐洲債務國與美國間的鬭爭，太平洋情勢的緊張，以及歐洲國際關係的惡化，天天在進展着。因此帝國主義的國家不能不計劃軍備的擴充。一九三二年開始的軍備會議，已證明完全失敗了。列強所提出的軍縮建議，無不注意於本國軍備比重之增加，及敵國軍備之削減。各國正在備戰，所謂軍

縮，只是帝國主義國家擴充軍備的掩飾。幾年來的軍縮會議，證明在帝國主義的國家間並沒有和平存在。今後的軍縮問題，將成爲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原因；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上，將成爲威脅世界秩序的怪物（Sphinx）了。

作爲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的，還有戰債問題。在第一次大戰中，協約國因爲經濟的財政的諸種困難，不能不依恃美國的供給。最初，美國借款於英國，英國又將借款轉借於法國，法國又以此接濟意大利和俄國及比利時等；此後的歐洲許多國家都向美國借款，錯綜複雜的戰債問題就成立了。戰後各國共欠美國戰債七十萬六千七百萬元。欠英國六十七萬五千二百萬元，欠法國二十二萬三千七百萬元。大戰終了後，各國便開始整理戰債；戰勝國以德國的賠款作爲償付戰債的基礎；而許多債務國對於債務的償付，完全依恃其對外貿易的收入。但是普遍的經濟恐慌，將一切關於戰債的協定都破壞了。因爲物價低落，債務的比重增高了二倍以上。債權國一方希圖從債務國取回大量的金錢，一方又利用其高率關稅政策，保護國內的產業。債權國國境封鎖的結果，使債務國依恃輸出貿易償付債務的機

會減少了。而信用恐慌又使債權國停止了對外放款，使債務國不能再借債還債。大多數的債務國缺乏金幣。結果：德國失去了償付賠款的能力。一九三二年的洛桑會議，雖然減輕了德國的賠款擔負，促成了債務國對美的聯合戰線；但英國仍然償付十二月到期的戰債的一部，債務國的聯合戰線破裂了。後來雖然在世界經濟會議的假面具之下，把戰債問題的解決移到日內瓦移到華盛頓甚至倫敦，但是戰債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有力的武器，在帝國主義的諸衝突未有具體的妥協之前，戰債問題的解決是很困難的。

凡爾賽條約本身就缺乏堅固的根基。一九一九年的法國雖然依恃英美之幫助制服了德國，但接着英美就拒絕擁護法國用武力獲得的利益了。許多參加戰爭的國家都不滿意凡爾賽條約的分割。美國，在戰後是最大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牠並沒有很好的殖民地；牠雖然和英國爭取海軍地位的平等，事實上又缺乏海軍根據地。所以在南美，在世界各地，美國不能不和英國爭奪市場和領土。而貧困的日本和意大利，更不滿意凡爾賽條約中不公平的分割。

凡爾賽分割中雖然在太平洋給日本以少量的委任統治地，但日本所缺乏的是物質的資源與市場，所以牠不能不在中國以及世界各地與各國的勢力角逐。在一九三一年達到恐慌極點的日本帝國主義，不能不佔領滿洲了。

意大利的貧困，更甚於日本；牠沒有鐵，也沒有石炭，棉花和羊毛也很缺乏，亞得里亞海魚的產量很少，裏面唯一的所有，僅是水。在這種環境裏，獲得物質的資源，成爲牠的重要的企圖了。爲着尋求物質的資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意大利背叛了同盟國加入到協約國方面來；巴黎和會中，意大利會根據倫敦密約要求所得的權利，但爲威爾遜的主張打消了。到莫索利尼秉政的時候，他在國際事件中是抱着充分的國家主義思想的；對於倫敦密約中應得的權利，他便開始活動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莫索利尼根據英法准許意大利向非洲發展的倫敦密約第十五條，向英交涉，結果與意大利的利波里（Tripoli）接壤的英屬提夫布勃（Tabub），藉着修正國境的名義歸於意大利了。

意大利沒有好的殖民地；因此牠便積極於殖民地的奪取。在一九二六年，關於阿比西

尼亞 (Abyssinia) 的問題，牠與英國締結了密約，許英國以塔那湖 (L. Tana) 的水利權，而英國則承認意大利可由意領依利特利亞 (Eritrea) 及索姆里蘭 (Somaliland) 二地向阿比西尼亞內地建築鐵道。但法蘭西的勢力早已伸張到阿比西尼亞了；法國對於意大利這種政策，是不能無條件的同意的。

在戰後，英國在國聯委任統治的名義下，得到了約九十萬方哩的大面積，法國也得到約二十五萬方哩的領土；意大利自然也可根據倫敦密約擴張牠的領土。牠不但對阿比西尼亞有所作爲，而且企圖將的利波里南部到乍得湖 (L. Chad) 邊的法領地據爲己有。現在意大利在修改國境的名義下已擴張了不少的領土；但是牠的野心却並不能因此停止。雖然國際聯盟的前祕書長德魯蒙君 (Sir Eric Drummond) 曾贊仰過意大利對於世界和平有很多貢獻，但這並不能誘惑牠改變對於凡爾賽條約的不滿。

帝國主義間的均勢，在現在已完全粉碎了。楊格計畫、戰債協定同歸破裂；軍縮會議因各國間的明爭暗鬪而失敗；凡爾賽條約也失却了機能；太平洋的均勢因日本帝國主義之

佔領滿洲而毀滅。戰爭的火花在遠東、在南美、在歐洲大陸，又復活躍。德國企圖恢復牠戰前的光榮，日本則擴展其對於遠東的支配。帝國主義的代表者們，都相信槍刺是繪製地圖的工具。英法爲着保持自己的利益，雖使國際聯盟迫不得已公布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但力量是很微弱的。國聯也曾命令祕魯退出里特希糾紛的區域，但危險的事件却接着發生了：日本退出國聯，祕魯也隨着退出；最近德國又因爲軍備問題脫離了聯盟。世界正一步步的踏進戰爭的道路；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慘酷的全人類大屠殺，或將重現於吾人的眼前了。

第二節 英美的權力爭霸戰

一九一四年的大戰，變更了世界政治的機構。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的支配者是英國和德意志；戰後，德意志的光榮爲協約國的分割所削滅了，英國依恃勝利給與的援助雖然不至趨於沒落，但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不能不轉讓給金元帝國主義，新大陸的美國的手中去了。美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受到戰爭的恩惠的國家；當歐洲許多國家正苦

於戰爭的損害的時候，美國却乘機擴充了牠在世界經濟上政治上的地位。華爾街的金元資本家作了世界金融的有力的支配者；白宮一變而為世界政治的中心了。這時候，追憶着戰前的光榮的英國，當然不能坐視美國勢力的擴大。因此英美的衝突便展開在戰後的世界上了。所以在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字後，威爾遜的參議浩斯（Colonel House）上校說：『英美的關係，將有如戰前英德關係同樣的性質。』

英美衝突的迫切，在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之前，就暴露了。美國依恃戰爭所給與的恩惠，開始了世界霸權的爭奪；而從戰爭獲得大部利益的世界支配者的英國，對於美國勢力的發展，却給以有力的排斥。一九一八年一月開始作成威爾遜的和平綱領，可以說是美國對於世界霸權的要求的最初的表現。在那裏美國企圖借海洋自由的條文，打破英國對於海洋的支配；更企圖利用「門戶開放」重新分割全世界的殖民地。但是這種企圖，立刻遭遇到英法的極端反對而粉碎了。

戰後在資本主義的再建時期，英美的關係雖然有一時的好轉，即所謂和平的新時代

的到來；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再建時期終了後，新的危機便迫切的降臨了。英美在南美之經濟鬭爭的激化，以及一九二七年美國的海軍綱領，一九二八年英法的海軍協定，一九二九年楊格計畫對道威斯計畫的打擊，一九三〇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鬭爭，動搖華盛頓會議之倫敦海軍會議，以至一九三二年英國在遠東對於日本的支持及洛桑會議對於美國的挑戰，和一九三三年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金鎊及金元的鬭爭，都充分的表現着英美之間的軋轢的不絕的發展。

目前英美帝國主義間關係的惡化，不同於二十世紀初期英德間的競爭；那時候，資本主義正在往獨佔的路上邁進，而目前獨佔資本主義的危機却爆發了。而且革命運動的發展，震撼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體系。所以各國爲着自己權力的擴張，不能不積極於世界霸權的爭奪。

促成英美鬭爭達到新的階段的唯一的條件，是世界經濟恐慌的成熟；尤其是最先爆發的美國恐慌的尖銳化，和踏入沒落過程的英國經濟生活之慢性的停滯。英國保有全世

界最廣大的殖民地；但衰落途中的英帝國主義，已沒有支配那大量的殖民地的能力了。而美國，雖是全世界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牠並沒有好的殖民地；就是牠門羅主義圈內的南美與加利布海（Caribbean Sea）諸國以及坎拿大，也都在英國勢力的支配之下。對於這種不平衡的世界分割，美國當然企圖重新劃分。所以當普遍的經濟恐慌爆發後，爲着市場的再分割，爲着原料資源的獲得，以及商品的販路和資本輸出的勢力範圍，英美間的鬭爭，到處撩撥着。

英美間的鬭爭，最初在表面上取着和平的經濟鬭爭的形式。關稅政策，信用政策，以及傾銷（Dumping）政策，是這一鬭爭的最重要的表現。在世界的輸出貿易上，英國一天天的表示着衰落；而美國却活躍的增漲。關於原料品，英國在樹膠（世界貯藏額的49%）羊毛（世界貯藏額的45%）錫（世界貯藏額的44%）及金採掘額（世界總額70%）上，雖保持第一位，但在重工業的基礎的石油、石炭、棉、銅、鐵礦方面，美國却超過了英國。兩國在這一方面，都企圖從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植自己的原料，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利提高關稅，對

對方攻擊。在國際金融及資本的輸出方面，英國也表示出不及美國勢力的優越。而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支配方面，英國的衰落幾乎完全為美國勢力的擴張所代替了。英國為着在世界市場上對抗美國的勢力，降低了金鎊的價值；但當美國空前的金融恐慌爆發後，也取消了金本位，金元隨着金鎊滾入世界貨幣混亂的不安中。金元跌價了，英國為着對抗美國金元跌落的攻擊，增加基金三億七千五百萬鎊安定貨幣。目前金元與金鎊的鬭爭，已走到尖銳化的階段了。所謂貨幣戰爭，不過是市場爭奪及經濟霸權爭取的一種手段而已。

英美鬭爭的主要場所是南美及加利布海沿岸的美洲各國；在那裏，對於半封建基礎上的勞動者及貧農的強度的榨取，在獨佔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很大的作用。廉價的原料，廣大的市場，資本輸出的領域，以及軍事上重要的根據地，成為英美鬭爭的主要對象。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墨西哥、祕魯的石油，阿根廷、玻里維亞、巴拉圭、智利以及巴西之幾乎沒有開發的油田，在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與英國殼牌（Royal Dutch Shell）的煤油鬭爭上佔着重要的地位。而智利、墨西哥、祕魯、玻里維亞及古巴的銅，在全世界的輸出額中佔

有25%，智利的硝石，巴西的樹膠，墨西哥的銀產，巴西的咖啡，阿根廷及烏拉圭的牛肉，阿根廷的農產物，都是引起英美鬭爭的最重要的目的物。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南美大部的經濟勢力，幾乎全握在英國的手裏；但此後因為美國勢力的侵入，英國的勢力漸漸表現退落了。美國在美洲勢力之發展，比起歐洲的國家來，自然是較晚的；在三十年前，美國排除了西班牙在美洲的勢力，接着英國的權利也漸漸動搖了。尤其是最近十年間的發展，美國幾乎取英國在南美的勢力而代之了。

英國對於南美的注意，超出於印度或坎拿大之上。英國投到南美的資本，比印度還要多過二億元；即是英國對外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約五十八億金元），投到南美各國。在一九三二年英國對於南美的輸出雖僅有百分之八·四，但南美是英國的原料和食品的最大資源，每年從南美輸入英國去的貨物有百分之七·四。不過近年來美國的勢力已經超出英國之上了；美國約有六十億金元的投資投到南美諸國，而對於南美的輸出佔百分之一七·九，輸入竟達到百分之二五·六。英國對南美投資的71%雖完全投到為南美經

濟支配者的阿根廷和巴西，但是在其他許多地方，幾乎完全是美國佔着優勢了。

南美雖是英美經濟鬭爭的重要的場所，但在坎拿大、南非、波斯、印度，及英國許多的領土上，英美間都有劇烈的鬭爭。在大英帝國的內部，英本國的勢力一天天的減退，而美國的勢力却不斷的侵入；對坎拿大，一九三二年英國的輸出比較一九二九年減低了百分之四六·七，投資在一九三〇年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七三減低到百分之三一；而美國則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二增加到百分之六一。而且坎拿大在地理上寧是願與美國合作的國家。坎拿大爲着自己的市場的保持與開拓，在太平洋方面美國艦隊給與的援助比英國的艦隊還要多。所以英國在坎拿大對於美國的鬭爭是預料着就失敗的。

澳洲，是英國唯一相信的屬領地；但近年來美國的政策總希望把澳洲引出大英帝國的統治。澳洲爲着對於所謂黃禍的恐怖，最近也自行編練有力的海陸軍了；美國目前正在擴大其對於澳洲的經濟支配勢力。

美國的勢力不但侵入了英國的自治領，而且伸展到牠的殖民地；特別是爲英帝國主

義基礎的印度。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倫敦太晤士報的印度經濟問題通訊員曾說：『美國在印度的貿易總額已達到與大英帝國貿易價值約三分之一的數量了。』其他像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據說也有美國權利的策動；美國國民中的愛爾蘭分子，在美國政治上雖沒有多大的活動能力，但對於反對英國的運動却很熱心。一九三二年英國與波斯的煤油爭議，據說也是由於美國資本的策動。在中國以及在亞洲的許多地方，美國的權利都在給英國以重大的打擊。一九三二年大英帝國舉行的渥太華會議，一方面是在鞏固帝國內部布洛克(Bloc)的結合，實際上就是對於美帝國主義鬭爭的有力的表示。英國企圖借渥太華會議中帝國內部團結的示威去恫嚇美國，但這對於美國的野心並沒有阻止的效力。渥太華會議後，美國努力與坎拿大締結一種模範關稅協定，以與渥太華協定相對抗。而且當美國放棄金本位後，坎拿大便起而效之；坎拿大內閣總理與羅斯福會見，也不經過其宗主國的介紹；這些事都證明英國自治領或殖民地中美國勢力的伸張。大英帝國漸漸走上崩潰的道路；自治領工業蓬勃的結果，使牠們寧願背叛宗主國英國的統治，而趨向與美國合作。

這樣將更促進英美衝突的激化了。

大戰後，英國漸漸走上沒落的道路；但是大英帝國的統治者絕不能眼看他們的國家這樣沉淪下去。而在經濟恐慌的嚴重打擊之下的美國，無論羅斯福如何努力，也不能拯救美國重回到昔日的繁榮時代。在英美鬭爭的意義上，牠們間的關係只有日趨惡化。牠們雖也曾企圖借會議去消滅經濟的鬭爭，但那只不過是幻想。凡爾賽條約不能完滿結束世界大戰，日內瓦華盛頓甚至倫敦的經濟會議又怎樣能消弭激化的經濟鬭爭呢？

英美的鬭爭表面上雖取着和平的經濟鬭爭的形態，但幕後却隱藏着激烈的政治鬭爭的作用。尤其是自經濟恐慌爆發後，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鬭爭，甚至有武力去解決的傾向。

爲着世界再分割及世界制霸的準備，英美在海軍問題上引起了大的衝突。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英國雖迫於美國的黃金勢力，許諾了予美國第一級海軍平等的地位，但牠仍足以維持其海上的霸權。所以美國在海軍問題上處處想打落英國的地位。一九二九

年英美的尖銳化的對立，雖然在協商的掩飾之下暫時逃避過去，但在倫敦海軍會議之前，空前的美國金融恐慌爆發了；所謂英美間的和平，甚至「戰爭這些事，我們不要再想」的麥唐納與胡佛的共同聲明，也都破碎了。在一九三三年的倫敦經濟會議失敗後，美國更跨上國家主義的道路，重返到對歐孤立的政策上。美國的海軍部，開始了空前的造艦大計畫，準備製造新艦一百二十一艘。對於這，英國不僅有外交辭令上的淡淡的表示，擴大造艦，新加坡海軍會議的舉行，以及阿倫貝（Alcock）大將遠東之遊，都是英國對於這件事的反響。

英美政治鬭爭的激化，在南美及加利布海沿岸諸國，表現得最爲明顯。那些地方是英將來在太平洋或大西洋制霸鬭爭的重要根據地；而且許多資源，在戰爭上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近年來這些國家間的戰爭及革命運動以非常的速度進行着，實際上也不過是英帝國主義間武裝衝突的表現罷了。

巴拿馬運河是美國艦隊在兩個大洋之間的統一戰略上的重要的根據；沒有巴拿馬

運河，美國的艦隊將不能互相聯絡而分爲兩部，使美國的海軍力量減低二分之一。所以美國對於與巴拿馬運河有關的加利布海沿岸的許多國家，如墨西哥、古巴、西印度、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不能不加以特別的注意。現在正在建築中的連絡美國與南美的汎亞美利加鐵路，就明顯的含有戰略的意義。美國在巴拿馬運河，不與英國以任何權利，而且壓迫哥倫比亞，這都是戰略上的作用。

南美各國的重要產業，許多含有重要的軍事意義；石油、銅、錫、硝石和小麥、牛肉、玉蜀黍，如戰爭開始時，對於帝國主義者將有很大的用處。例如英國軍用的肉類和糧食，大半仰給於阿根廷。在這種情形之下，兩方面爲着削弱對方的勢力，開始了激烈的政治鬭爭。牠們在表面上利用所謂「民族解放」收買其支配者，作爲削弱對方權利鬭爭的傀儡。幾年來南美許多國家的政治風潮之激化，都脫不掉英美的策動。一九三〇年初巴西大總統選舉以前，莎阿包羅州 (Sao Paulo) 的咖啡候補者與米那斯吉拉斯州 (Minas Geraes) 的工業候補者間所展開的鬭爭；阿根廷國內的政治鬭爭；一九三〇年九月玻里維亞的傀儡戲的

革命；以及一九三三年古巴的政變，都是英國與美國在幕後策動。

幾年來南美不停的國際戰爭，不過是英美鬭爭中的一段插話而已。玻里維亞——美國的代表者，與英國的代表者巴拉圭之間的戰爭，表面上是兩國爭奪查考草原（Wild jungle of Chaco），實際不過是英美衝突的化身而已。繼巴玻戰爭而起的祕魯與哥倫比亞之間的衝突，表面上是祕魯佔領了哥倫比亞的里特希（Leticia），實際上不過是英國企圖借南美各國的鬭爭，破壞美國的汎美布洛克之結成而已。

最近，英國的自治領都以太平洋情勢緊張爲借口，大擴充其軍備了；在南非、在澳洲、以及新西蘭，都注意其防務而擴充軍備。這中間實含有美國的策動。十月三日美國大海軍論者赫斯特系的報紙，以「英語國民團結起來」的動人的標題，主張美國應與澳洲親善；而澳洲的報紙也轉載上項文件。而且澳洲海軍士官谷爾滕斯丹少校，也說在未來太平洋的發展中，澳洲與美國的協調較英國更重要。這明顯的表示出美國政策在澳洲的成功。美國借英法的壓力，使日本退出國聯，造成了英屬殖民地的恐怖；誰能說這不是促成大英帝國

的分裂，將支配權歸於美國的陰謀呢？

美國與英國之間的不協調，是近年來國際政局不安的重大原因。在經濟問題，軍備問題，以至對於一切國際事件的解決中，倫敦與華盛頓總是取着相反的政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的軍縮會議中，美國固然加入到英法的集團壓迫德國，但那不過是其促使德國脫出國聯暴露英法世界支配的無能的陰謀罷了。現在存在於英美之間的經濟鬭爭，殖民地爭奪的鬭爭，戰債問題，以及許多國際事件中牠們之間的不協調，只有戰爭方能給以結束。在劇烈的國際鬭爭中，英美都不表示讓步，最近關於軍事上的準備兩國的軍爺們已經完成了，英美間的戰爭已於牠們的許多傀儡國中開始；雖然人們尙迷惑於盎格魯撒克遜的兩國終歸有協調的可能的假定論斷，但是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英美關係之惡化，不過是這一矛盾之最大的一環罷了。

第三節 英日衝突的新階段

一年前，人們說到英日的對立關係，往往輕描淡寫的掩飾過去；但是最近的情形却大

變了。本來在帝國主義間的國際關係，並沒有永久的固定性，正如從前英國一位老練的外交家所說的：『牠們沒有永久的友邦，也沒有世仇的敵國；牠們與別的國家間，只有利害關係。』在二十世紀的初頭，英國的支配勢力已擴展到全世界；日本尚停滯在幼稚的初期資本主義時代。那時爲着防範帝俄在遠東的發展，以及遏阻太平洋上其他國家勢力的擴張，英日締結了同盟。在英國，爲着保持其在太平洋上的優勢，不能不借重於日本；而日本在國家權利的擴張上，也需要在世界佔有支配地位的英國的扶植。所以日英之間在很多年中，能保持協調的關係。直到世界大戰發生，英日之間這種密切的關係仍然保持着。戰後，日本在太平洋的發展給與英國以很大打擊，而帝俄的威脅反停止了；同時英國又爲美國的金融勢力所迫，便放棄了保持許多年的英日同盟。此後英國對於日本，往往與其對美關係一樣，持着觀望的態度。有時爲着對抗美國把日本拉入自己的陣營內，有時與美國結托起來對抗日本；這種圓滑的外交政策，直到一九三一年尙未被英國放棄。到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英國爲着對抗其世界統治權的爭奪者美國的壓迫，漸漸又有與日本協調的趨向。因此人

們往往重視了英美對立在現世界中的重要性，把英日間的衝突忽略。但是最近情勢的發展，却使人們不能不重視日趨惡化的英日關係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後，英國政府對日始終保持其迷離恍惚的政策。形式上英國固然曾作出了正義的紳士架子；實際上爲着對抗蘇聯在遠東的威脅，及美國勢力的發展，處處給日本以支持。但最近因爲日本勢力之活躍，使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感覺到重大的威脅了。這原因是英日經濟衝突的激化，及相伴而來的政治關係的險惡。

英日的衝突，最初也表現在經濟上。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因其冒險而支出了巨大的經費；這時牠換取來的是在對外貿易上僅次於美國的中國市場的喪失。在一九三〇年日本對華的輸出約值日金二萬三千萬元，但到一九三二年就減退到一萬三千萬元；在輸出總額的比率上，由百分之一五降低到百分之九了。而滿洲的不安，更沒有作爲好的市場的希望。在滿洲爲日本所支配的鐵路，據說須在十年後方能生利。加上一九三一年秋英國放棄了其金本位，因爲鎊價的低落，在商品市場的競爭上，給與日本以大的打擊。他方面，世界

經濟恐慌的激化，及因佔領滿洲而來的日本國際信用之損失，使日本在經濟上不能不另謀更好的出路。

日本經濟發展的第一條出路，就是在市場爭奪上排除英國的勢力。這樣使英國在世界市場上所感受的日本的威脅，並不減於二十年前的德國。戰前，德國是以重工業與英國競爭的；現在日本則在輕工業方面與英國競爭。英國的輕工業如紡織等也如重工業一樣，是重要產業的臺柱。所以英日在經濟上的衝突，是兩方重要產業代表的正面的衝突。但在日本方面，工人的工資極為低廉，工作的時間却很長，每日八小時半的兩班交替制及每個月有兩個星期日須作工，總計起來，日本工人每月約有四百七十六小時的工作。而英國工人的工作時間，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四小時。而且日本的織布工人每個所管理的機器比蘭開夏（Lancashire）英國紡織工業的中心）工人所管理的機器多。（見一九三一年英國棉業專使報告書）日本利用這樣低廉的生產費，在世界市場上與英國競爭，英國那能不失敗呢？所以日本的輸出貿易總額，在一九三二年比較一九三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三。在

世界商品市場上，近三年來英國多半被日本壓倒；尤其是在棉布貿易上，英國的重要地位漸漸爲日本所代替了。

英日棉布輸出比較表（單位百萬方碼）

	日貨	英貨
一九二八	一、四一九	三、八二六
一九二九	一、七九〇	三、六七二
一九三〇	一、五七二	二、四〇七
一九三一	一、四一〇	一、七一一
一九三二	二、〇三一	二、一八七

英貨是逐漸的下落，而日貨則在恐慌過程中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日本在對外貿易上，實行侵入到英國的獨佔市場。在英國的自治領或殖民地方面，日貨給英貨以重大的打擊。英日棉布對英帝國市場之輸出，有如下面的情形：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日本	六六六	六五七	九〇一
英國	一、一二二	七一一	一、〇〇五

日本的棉布不但在英領的南非洲、海峽殖民地、印度及澳洲等地壓倒英貨，就是在大英帝國以外的市場如荷領印度、埃及、土耳其，也有相同的情形。

日本棉織品以其價格的低廉與製造的精巧，在世界商品市場的競爭上，處處予英國以打擊。所以日本對於英國及其屬領的貿易關係，現在已經處在有利的地位。日本對英及其屬領的貿易，向來保持很大的入超，但最近的情形却漸有轉變到出超的可能。而且這種可能已經成爲事實了。據一九三三年第一季的統計：日貨輸英值一七、一九〇、〇〇〇日元，一九三二年同季僅爲一四、四二九、〇〇〇元；輸入印度者：一九三三年第一季爲四七、九一六、〇〇〇元，上年則爲三一、〇七五、〇〇〇元；輸入澳洲者：一九三三年爲九、九五一、〇〇〇元，上年則爲四、八八二、〇〇〇元。其他的地方也有增加。

英國雖在一九三一年停止金本位後，因為鎊價的低落，使貿易漸趨好轉；但是日本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從一九三一年末起，日金也開始跌價，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日元的價格才漸穩定，但僅及票面價格的百分之四十。日本貨幣跌價的結果，在世界商品市場的競爭上，使英國利用金鎊跌價打擊日本的政策失去了效力。

在現在普遍的經濟恐慌之下，各國為防止生產機構的破滅，及生產過剩使國內市場的商品價格低落起見，只有利用傾銷去開闢貿易市場。同時為着市場的獨佔及防止他人的傾銷計，又須增高關稅壁壘。所以當日本的經濟勢力侵入到大英帝國領域的時候，英國為着本國經濟地位的保持，不能不對日本的勢力予以反擊。

英國，人們都不會忘記牠是由海盜變成的國家。雖然人們常提起英國人的紳士風度，但是這種紳士風度的裏面實含着大的陰謀。英國在牠多年的歷史中，往往戰勝其敵對者；從近代歷史開始後，牠就成了世界上最強盛的工商業國家，對於這種地位，牠會使用許多方法去保持。一五八八年英國打破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驅除了西班牙在世界上的勢

力後，在世界殖民地的競爭中，牠又打敗了荷蘭，屈服了法國。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德國的勢力就駁駁發達，使英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感受到莫大的威脅。但英國的陰謀終使德國陷於孤立。在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期間，德國因為敵對國家的包圍封鎖，陷於飢饉，不能不屈服；結果使英國對德國的畏懼減除了。英國對於戰後美國的活躍，也給以大的反擊；使美國在許多國際事件中，不能不顧到英國的態度。現在對於世界市場上日本勢力的活躍，大英國當然也要與以對抗。這樣英國便對日本開始經濟鬭爭了。

一九三一年英國的金本位停止，就多少含有在世界商品市場上壓抑日本的意味。一九三二年的渥太華協定，更充分的表現出英國對日鬭爭的形跡。本來在渥太華會議前，英國的貿易已呈出了大的縮減；要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來計算，那末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兩年，是各降低到七八五的地位。而這兩年中世界輸出貿易的降低率，比較一九二九年，還可保持八〇和五七的地位。在這樣的情勢下，英國輸出貿易的大量減縮，是很顯明的。在輸出貿易上，英國這樣的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固然是美俄等國與英競爭的結果；而日本

的對於英國市場的爭奪，自然也是很大的原因。所以渥太華協定一面可以使英國與其自治領及殖民地間的關係漸漸親密，同時英國更可利用機會排除別的國家在其領屬內的經濟勢力。對於這種政策，美俄所受的損失固然很大，而日本當然也受到相當的打擊。

現在英國已經準備對於由日本輸入的橡皮鞋征收百分之百的重稅。在坎拿大方面，從一九三二年十月起，對於二十五項廣大範圍的外國輸入品，加高了關稅；日本對於坎拿大的重要輸出品如人造絲、絲織品以及陶磁器等，當然受了打擊。在澳洲，也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對於四十四項廣大範圍的外國商品加高了關稅，對於人造絲、棉類以及其他雜貨等各增加了百分之五——七·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的關稅。同樣馬來方面，對於棉布、人造絲、毛織品的關稅，也增加了百分之十。其他像南菲、新西蘭及東菲，都開始對棉絲織品增加關稅。至於印度，則更早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將棉布關稅由百分之三一·五，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而對於英國則僅課以百分之二五；其他像樟腦、砂糖、雜貨等日本商品，更加徵了五成或一倍半的關稅。這樣日本與大英帝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將日趨惡化了。到一九三

三年四月十日，印度又通告廢棄一九〇四年締結的印日通商條約，並公佈產業保護法（防止傾銷法案）而在同年六月，對於乘日金匯兌低落的机会而輸入的大量棉布，更由特殊的關係徵收達到百分之七五的高額關稅。這樣，英國是已以印度為首開始對於日本經濟勢力的發展攻擊了。

印日商約的廢棄，在預告期六個月完了之後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印度與日本之間將成為無條約的國家了。而且英國更企圖廢除全部屬領間的對日商約。這樣日英間的關係，漸漸的渡入惡化的路上。日本的紡織聯合會，曾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決議了罷買印棉的提案，以作抵制；但這對於日本並不是有利的事。所以日本不得不在西姆拉（Simla）及倫敦方面，為着新通商條約及市場協定的關係，繼續去開印英日的會議。但是妥協在帝國主義之間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在恐慌的局面之下，英日的立場尤很難融洽。所以會議中傳出的消息，只有悲觀。後來雖然經日本一再退讓，獲得暫時的妥協；但這並不能說是英日關係的好轉。

從經濟鬭爭的激化，轉向政治的鬭爭，這在帝國主義的歷史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英美的衝突，最初也是取着經濟的形態，但不久即轉入政治鬭爭的階段了。英日間經濟鬭爭的激化，也不難轉變為政治的鬭爭。而且這些事在最近情勢的變化中，已證明牠的可能性了。

基於凡爾賽條約的世界分割，在日本方面當然深深的感到不滿。歐洲的許多戰勝國，雖然取得了大量的領土或殖民地，而日本所得到的僅有由國聯委任統治的南洋幾個小島。日人對於這常在言論間憤憤不平。他們說：戰後的世界分割，使世界飽者愈飽，饑者愈饑，而且假使沒有日本的幫助，英國在印度、澳洲、南洋、菲洲等地的廣大領土，或者要失去；英國在中國的地位，也要喪失。美國或者要奪取坎拿大，而南美的支配勢力也要轉移到美國。所以日本一方面對於戰後英美兩盜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國家的支配世界表示憤怒，一方面以瓜分英國的領屬為目標而開始其世界霸權的爭奪。日本對於中國野心，減少了英國在中國的勢力。而日本更想吞併富有物質的資源與廣大的勞動力的印度、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與英國代管的荷領東印度羣島，以及澳洲和新西蘭。這種陰謀，在田中秘密奏摺中已

經計畫妥善。最近日本對於印度反英運動的表示同情，及荒木對英露骨的言論，更是顯明的證據。一九三三年三月間日本出席國際聯盟的代表松岡洋右在訪問荷蘭時，曾向荷蘭的報界代表說：『日本希望與荷蘭及荷領東印度合作；並且提議將荷屬紐畿內亞（New Guinea）開放，容納日本移民。』日本這種企圖，實含有對抗英國的陰謀。因為荷屬東印度羣島在軍事及經濟上，都對於日本有很大的幫助。現在日本的海權已經擴張到加羅林羣島（Caroline Is.），再往外就是荷屬東印度羣島了。日本如果能據有荷屬諸島，不但能將美國、菲律賓羣島包圍，並且可以切斷英屬新加坡與澳洲間的聯絡。在那裏不但能駐日本的海軍，而且可以作為空軍根據地。同時更可以控制英屬馬來羣島的鐵的供給。而且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的煤油，以及爪哇的橡皮，在經濟上對於日本更有重大的意義。最近盛傳日本有在加羅林羣島設防的消息，英國對此特別提出警告。而美國的報紙更透露出英國與荷蘭在太平洋上締結防守同盟的消息。這一切當然是含有英日政治鬭爭的意義的。

最近日本不但注意於南洋及澳洲等英國領屬的分割，而且高唱亞洲的門羅主義；所

謂「亞洲門羅主義」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之亞洲的權利獨佔而已。當日本佔領滿洲後，更企圖跨過中國的西北及西伯利亞之東部，擴張在北亞洲的勢力；而在中國南部最近且對英國的勢力，出於挑戰的態度（日艦開廣州虎門事件）。對於日本這種挑戰的態度，倫敦的政治當局，當然不能毫無所知。所以英國對日本已有相當的對策。英國已壓迫日本退出國聯了，並且訓令東三省各地的英國領事署，命其結束，同時通知該地英僑與有關係的各種事業及匯豐銀行，撤至中國本土。這一方面固然是英國逼迫日本同意印日商約的廢止，一方面却含有政治的意義。英國對於西藏及新疆的野心，以及在中國南部政治勢力的樹立，都含有對抗日本的意義。最近英國正努力於太平洋上軍事的準備；新加坡香港對於英國的地位，又重要起來。而英國各屬領的軍備擴充及防務的準備，都多少含有對日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初新加坡的英國海軍遠東會議，就是面對着日本開的。在現在，人們往往過於重視了英美衝突在世界政治上的意義，而抹殺英日鬭爭的激化；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方問題權威，也不免要說英日在太平洋的政治的協調會消解其經濟的對立；實

實際上英日關係現在已經達到緊張的階段了。日本排英空氣的緊張，及英國在許多國際事件中對於日本的壓迫，證明牠們之間已經走上政治衝突的道路。雖然目前英日的鬭爭在表面上仍側重於經濟方面，其實英美間的衝突何嘗不是先表現在經濟上？在資本主義的危機沒有解除之前，英日關係是沒有好轉的可能的。

第四節 太平洋的不安

太平洋的氛圍，已極其迅速的繼續熱化起來。帝國主義的軍備，已經大量的集中在太平洋上；世界著名的報紙，都以大字標題登載着太平洋的消息。太平洋的矛盾，已變成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中心問題了。太平洋是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寄生地；在那裏有許多已被分割或尙未完全分割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更有豐富的資源與廣大的市場；有許多地帶，在軍事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牠的波浪所衝擊的地方，有資本主義的王國美國，更有突飛猛進的日本；大英帝國的許多主要部分，也在太平洋中；而蘇聯在太平洋中也處有重要的地位。在以對內反動與對外侵略爲特徵的帝國主義的現世界中，太平洋的情勢，已逐漸往戰

爭的路上邁進了。

太平洋的帝國主義鬭爭，並不是近幾年來才開始的事；在十九世紀末葉，太平洋已陷在資本主義殖民政策的束縛中了。那時候，資本主義諸國的殖民政策，已使地球上再沒有未被佔據的土地；因之世界的再分割就成爲當時的主要問題了。所以在一八九七年美國與西班牙戰爭後，美國吞併了菲律賓關島和夏威夷。但是太平洋問題的緊張，却是世界大戰後幾年的事。

大戰使世界的情勢變更了；太平洋沿岸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和日本，藉着大戰的機會活躍起來，戰前太平洋的形勢，當然再不能爲牠們所同意了。美國爲着市場的開拓，開始向英國的勢力圈內突進；而日本却企圖獨佔太平洋的權益——最少是對於中國。這時候在太平洋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及勢力圈的英國，對於美日的活躍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但結果是美國的政策勝利了，在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中，成立了關於太平洋問題的帝國主義協定，對於中國，成立了共管的條約；日本的獨佔政策却遭失敗。

近幾年來，太平洋的地位一天天的重要起來。如果我們拿貿易的情況比較起來，大西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是逐漸爲太平洋所奪取了。只以介於兩大洋之間佔着世界貿易的主要地位的美國來說吧：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〇年，這十七年間，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十七年裏，美國對於歐洲的輸入，加多了一倍半，輸出也僅增加了一倍八分；而對於太平洋方面，輸入的增加約有六倍，輸出則有八倍。此外在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太平洋都顯出了牠的重要。所以當普遍世界的恐慌爆發後，帝國主義對於太平洋問題，更走向積極的道路了。

近年來，在太平洋上活躍的帝國主義國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是日本；現在，日本已不是二十世紀前後的日本了，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強大，都使牠變爲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一八九五年其對於大清帝國的掠奪，曾屈服在列強的干涉之下；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後，又屈服於美國的政策；但在這種發展中，却使牠完成了帝國主義發展的根基。在世界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亞洲大陸的政策，已顯明的表示出要排除其他國家的勢力而開

始獨佔了；大戰期間的二十一條，固然是明證，田中的秘密奏摺，更是有力的證據；而這種政策的發動，即是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佔領。

在太平洋上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是英國和美國。英日在分割太平洋的未分割地——尤其是中國的問題上，牠們原具有相同的意見；但牠們之間的不調和也是很明白的事實。在經濟恐慌的恐怖之下，爲着中國市場的開拓及中國解放運動的鎮壓，英國是贊助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的；但當牠看到日帝國主義的飛躍的發展不利於牠的地位時，牠又要起來反對了。美國是參加太平洋的鬭爭較晚的國家，直到最近，牠在太平洋上還沒有像英日一樣的強固的地位；所以自來就堅持其「我也來一份吧」的門戶開放政策。但這對於日本的獨佔，勿寧是重大的威脅。此外法國因爲對於太平洋問題沒有多大的興味，所以關係比較疏遠。但是與帝國主義立在相反地位的蘇聯，對於太平洋問題，却有重要的作用。帝國主義者企圖把蘇聯牽入太平洋鬭爭的旋渦，造成進攻蘇聯的機會；但蘇聯却冷靜的看着太平洋上帝國主義鬭爭的開展，不表示什麼具體的意見。

太平洋上的帝國主義鬭爭，在日本佔領滿洲後，就燃燒起來戰爭的火燄了。英國最初對於日本的行爲毋寧是支持，在國際聯盟關於滿洲問題的許多爭辯中，英國多半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上。法國對於日本之侵佔滿洲，更與以有力的援助，在牠看來，日本在滿洲勢力的發展，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有力的先鋒，同時牠和日本在太平洋上並沒有很大的衝突，而安南的防守，只消很少的艦隊即可以；日本的亞洲侵略政策，又可以把安南劃在範圍以外；所以法國在滿洲問題中，成爲日本的有力的支持者。至於美國，在最初雖然對於日本尙取着較圓滑的態度，但不久就露骨的代表其對日的攻勢了。

英國在太平洋問題中支持日本，是英美及英蘇的關係促成的。在英美世界霸權的爭奪中，英國希望日本作爲對抗美國的自己方面的友誼；所以在滿洲事變爆發後，雖然美國曾給英國許多壓力，促其反日，但英國的態度總是很穩重的。不過英日關係的密切，是有一定限度的；當日本在太平洋的勢力，足以威脅英國時，英國便不能不改變其政策了。日本在中國勢力之活躍，使英國在中國的勢力，大大的削減；尤其是中國的中南部和長江流域，是

帝國主義所必爭的地方，所以英國要盡力設法排除日本的勢力。而日本在南太平洋的發展，更影響到英國屬領的安全；澳洲、新西蘭、坎拿大都是反日空氣最濃厚的地方。而當日本對於攻擊蘇聯的任務表示弛緩時，英國對於日本在太平洋的政策便不再與以支持了。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國際聯盟通過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正式否認滿洲偽國。這一方面固然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英國對於支持日本的放鬆，也是重要的原因。不過這並非是說英國要與日本開始戰爭，且在有些事件中英國還對日本表示好感；但英日關係從此逐漸惡化，却是很顯明的事實。

美國對於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活躍，最初雖也像英國一樣對日表示靜觀；但隨着情勢的開展，使美國首先感受到日本活躍的威脅。美國向來所保持的門戶開放政策，被日本的武力破壞了；而日本在太平洋的發展，就是美國在太平洋勢力的減削，美國爲着保持其世界霸權的地位，對於日本的發展，是不能不加以阻止的。所以在滿洲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就一改其已往的靜觀態度，而開始攻擊日本了。

蘇聯對於日本在太平洋的活躍，認爲完全是帝國主義矛盾的成熟；所以牠要儘可能的避免牽人漩渦。雖然帝國主義者曾屢次企圖在進攻蘇聯的目的下援助日本，但那已證明完全失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沒有發動對蘇戰爭的決心，却可以借此作爲對於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要挾手段，就是當日本對於中國問題或其他國際事件需要帝國主義者的援助時，先以進攻蘇聯作爲抵押；所以過去在許多次國聯會議中，帝國主義列強的意志都爲日本進攻蘇聯的煙幕迷惑了。當日本進攻熱河與華北時，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鬭爭，有引起新戰爭的危險；但是日本却借中東路問題，激起帝國主義者對日的同情。結果，蘇聯爲避去日本的鋒芒，暫時發布了事實上沒有可能的出售中東路的聲明。而帝國主義的新的戰爭，也就在進攻蘇聯的協調中消失了。在一九三三年英日因商約關係國交發生裂痕時，日本也曾企圖假借對蘇的惡感，引誘英國對牠讓步。當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由宋子文在歐洲重新提起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獨佔中國及在太平洋勢力的發展，有企圖用共管的手段來對抗日本的趨勢；日本爲着解除其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又以中

東路問題，引起對蘇關係的惡化。從蘇聯發表了日本謀奪中東路的陰謀文件後，日蘇關係又曾一度緊張。但是各國已經認識日本在對蘇關係中的手段了，所以很少再對牠表示同情；而日本對於蘇聯的緊張關係，也只好平淡的結束了。

目前日本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地位，雖較二十世紀初頭強大，但其在太平洋上的發展，却沒有以前的順利。以前，在太平洋上與日本對立的是落後的俄羅斯帝國，而目前却是強有力的美國和英國了。在從前，海上支配者的英國是日本的同盟，現在則有許多國家都成爲日本的競爭者了。以前世界對立中心點的歐洲，離日本很遠，而現在環繞日本的太平洋，已成爲世界帝國主義利害鬭爭的主要舞臺了。所以目前日本在太平洋的發展，很容易引起戰爭的危機。

日本在獨佔中國及太平洋的鬭爭中，首先所遇見的勁敵是美國。目前日本在中國的統治，逐漸趨於穩固了；但是爲着保持其既得的利益，不能不進一步隄防美國的攻擊。所以日本最近要積極獲得中國重要區域的統治勢力，及建立太平洋上重要的軍事根據地。

日本在北中國的勢力已臻穩固，現正擴張其努力於長江流域；而南中國最近也感受到日本的威脅了。在太平洋中國聯委任日本統治的各島，如加羅林島、麻紹爾島、馬利亞納島等，現在已建有廣大的海軍根據地；而在小笠原島（Bonin）上，現在也建築了廣大的飛機場。爲着準備對美的決鬪，日本帝國主義已從事於太平洋中戰略的計畫；澳洲曾發現過日本的偵察船隻，墨西哥所發現的同樣的船隻中的日本人員，曾被扣留，當美國的海軍在太平洋大演習時，曾發現過速度特高的奇異的日本偵探船。日本國內正在準備着新的對外戰爭，而美國也正積極的增強其海軍勢力。美國爲着建築夏威夷島，已支出了二百萬金元的巨款；帶有軍事意義的巴拿馬運河的修築工程，已經開始；舊金山的根據地也鞏固起來。而在菲律賓，也正準備新海軍根據地的建設。據史璜生說：美國要建立最高限度的海軍力。在一九三四年的國會中，曾通過了建築一百二十一艘軍艦的預算。日本最近也要支付六千萬元去建設海軍；並且在南美及加利布美洲，擴充其支配的勢力。這樣，太平洋鬪爭的兩個主角，現在已經準備走向堅決的決鬪的路上去了。

在太平洋緊張的形勢中，英法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了。英國固然在對美關係中與日本合作，但這並不能消除日英間的矛盾。現在英國在其東方的屬領間，已完成了穩固的軍事準備。在澳洲，英國正準備其未來戰爭中的陣營；澳洲的政治當局，已在進行種種新的防務計畫，鞏固沿海的要塞，使軍隊技術化，改善海陸空軍的設備，並且加緊製造軍用品。在利賓（Melbourne）新設的兵工廠，可以供給新西蘭、東印度及中國各地的英國海軍艦隊彈藥之用；據說南非的英國海軍軍站，也要這一兵工廠供給軍火。這一大兵工廠，可以製造一萬噸級巡洋艦上所裝設的八吋口徑的重砲。並且，駐在香港和中國的英國艦隊及其他英國在東方的海軍軍站所用的罐頭肉類及可以保藏的食物，現在也多由澳洲供給。澳洲國防當局現正準備在紐卡斯提爾（New Castle）、悉尼（Sydney）及佛利曼特勒（Perth）（伯斯之外港）各裝設九·二吋口徑的大砲，並且準備向英購買大批高射砲，以防飛機。澳洲軍事準備的緊張，一方面固然是世界情勢不安中的徵兆，但重大的作用，是英國屬領對抗日本的示威。一九三四年新加坡的英國遠東海軍會議，更是面對着日本而開的。所

以日本一方對抗美國，一方尤須防範英國。而一向傳爲日本的同盟的法國，最近也有些改變了。法國之所以在太平洋上支持日本，是希望日本能作爲東方的反蘇聯的堡壘，但最近隨着蘇法關係的漸趨好轉，法國對於日本進攻蘇聯的援助，漸漸冷淡了。一九三三年法國佔領了中國南海九小島，就是法國在太平洋中態度漸趨積極的證明。

日本不願放棄其對中國的獨佔政策，美國也不願捨棄其保持許多年代的門戶開放，而英國更不願破壞其舊日的優勢，法國也想在太平洋的鬭爭中爭取若干利益。帝國主義的鬭爭，已在北中國引起了內蒙的自治運動及新疆的變亂和獨立；南中國也不斷的發動離心運動；法國對於廣西雲南的野心及英國對於康藏的積極，都說明了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爭霸中對於中國的野心。目前太平洋上帝國主義之決鬭，距離戰爭已不如何遙遠了，帝國主義者對於在太平洋上的戰爭及陣容，差不多已經準備妥善；正如一位美國的將軍所說的：戰爭的爆發，只有時間的問題尚未解決罷了。

第三章 暗雲飄蕩之歐洲

第一節 歐洲不安之因素

歐洲，雖然經過了第一次大戰的蹂躪與破壞，但其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仍然沒有完全喪失。在近代許多國際事件的解決上，倫敦、巴黎、柏林、羅馬，甚至華沙和巴爾幹各國的意見，仍不能爲人所輕視。所以歐洲所發生的許多重大的事變，在近年來對於世界情勢之發展，仍有很大的作用。

現在歐洲所給與我們的印象是混亂與不安；像近代史上許多偉大的事跡，如德謨克拉西的光榮，生產技術的發達，近來固然不多見了，就是像畢加德 (Picard) 教授天空探險那樣的事件，所給與人們的印象，也不及政治的不安與社會的混亂深刻。報紙上關於歐洲的記載，每天總是國際關係的緊張，戰爭危機的迫切，以及凡爾賽條約爲中心的許多糾紛事件，佔着重要的篇幅；其次關於各國政變的發生，及革命騷動的不安等，也有很多的記

載。法德將訴之於戰爭了，德奧邊境上將有戰爭爆發了，國際聯盟瓦解了，上亞里西亞（Upper-Silesia）萊因河畔、薩爾區域、波蘭走廊等地的糾紛，巴爾幹各國的不安，法德和奧大利政治上的混亂；這些事件，每天總刺激着人們的敏銳的神經。而這種不安的情勢，也一天天隨着時間的旋轉而增加。已故的英國外交家格萊爵士（Lord Grey）在一九一四年曾說：『全歐洲的光明的燈已經熄滅了。』這話應用到現在，仍是很好的論斷。現在的歐洲只有混亂與不安，戰爭的暗雲，又已飄盪到歐洲的天空了。

人們對於目前歐洲的不安，往往歸咎於希特拉的暴亂或歐洲人道德觀念的低落，這實在是忽略了事件的重要面的論斷。希特拉作了德意志的獨裁者，對於世界情勢的變化，自然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一國政局的變動，並不能改建重大的國際關係，這是誰都曉得的。至於說歐洲的不安是由於歐洲人道德觀念的薄弱，這是美國以及別處的一部分自由主義者的見解；他們學着神甫或牧師們的口吻，咀咒戰爭的酷殘，及愛國主義者局量的偏狹，勸人們把眼界放到利害以外去，提高人類道德價值的尺度。但是戰爭的可怕，將軍比牧

師們更明白；他們却寧願被人罵作殘酷凶暴的獸，去準備人類的屠殺。

較進步的政治論家，把歐洲不安的原因歸咎於凡爾賽條約的不公允與邊界問題的糾紛；這也是頗欠正確的見解。所謂條約的不公允，是頗幽默的話；事實上那裏有在戰後締結的絕對公允的條約？威斯特發里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及巴卡雷斯特條約 (Treaty of Bucharest)，那個會顧及到戰敗國的利益？條約結成後，只要沒有任何勢力不滿就够了。假若沒有帝國主義間的權利鬭爭，那能因凡爾賽條約引起不安呢？至於說到邊界問題，也不是造成不安的重要原因；把波蘭復活起來，並不是從德國身上割去一塊活活的肉，如果德意志不是爲着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原料和市場，當然也不怎樣希望統有波蘭。而且所謂邊界並沒有絕對的公平存在；比利時和法國的邊界，是最不公平的，牠橫斷了語言的境界和常態的貿易孔道；但是現在法比對於這並沒有什麼企圖，法國既不再想獲得不魯色 (Brussels) 及安特瓦堡 (Antwerp)，同時比利時也放棄了對列里 (Lillo) 及但查克 (Dankirk) 的照歷史上應歸比國的要求；因此也就安全而且和平起來了。坎拿大

和美國，也是一樣的情形。而且亞爾薩斯和洛蘭在戰前是屬於德國的，但那時我們並聽不到德國的政治家要求重劃亞洛二州的邊界；反之，戰後德國對於上西里西亞及波蘭走廊的分配却企圖變更。假如迦太基人現在在埃及的地面建立起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說不定牠也要求北非的舊迦太基屬地呢！所謂邊界問題的糾紛，是帝國主義鬭爭的結果，並不是形成不安的原因。

形成歐洲不安的原因，是經濟恐慌的深化與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大戰後戰勝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方面奪去了德國的財源，但同時又希望從德國得到鉅大的金錢的償付。當經濟恐慌的困難使德國無力償付此鉅額的賠款時，危機就追來了。尤其當普遍世界的經濟恐慌發生後，德國的支配者漸漸有意把國家的統治權交給希特拉；到一九三三年，這件事就在德國的大資本家、貴族、軍人與地主的支持之下實現了。希特拉是受着德國的支配者的命令去挽回其沒落的厄運的，所以他一方面在國內用殘酷的手段彈壓革命運動，一方面對外企圖新權利的獲得。在他看來：德國的光榮，全被凡爾賽條約掩沒了；因此便提

出了凡爾賽條約廢除或修改的意見。最近，德國的經濟危機更深化了，不管官方對於景氣研究所的統計資料作怎樣澈底的修改，但是德國的經濟情況，只有日見惡化。德國國立銀行的總裁斯查啓德 (H. G. Hjalmar Schacht) 最近曾說：『德國的狀態和從前一樣的不良。』這實在是托出了德國的真像。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德國，唯一的企圖是向大眾進攻及新領土和經濟權利的獲得。廢除不公平的凡爾賽條約，收回既失的權利及領土，充滿了每個希特拉信徒的思想。因此歐洲的不安便引起了。

大戰後勝利的各國，曾企圖利用凡爾賽條約作世界均勢的長久的維持；但是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的發展，却使牠失去了效力。德國正在計畫擴展其勢力於中南歐及巴爾幹諸國，並找尋往亞得里亞海的出路。爲着其發展的保障，更爭取軍備平等的地位。目前歐洲的不安，大半是這種情勢所造成的。

歐洲的許多帝國主義國家，除去英國將其權利的注意點擴大到全世界外，其他差不多都拘限於歐洲權利的爭奪上。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中，英國是已佔有普遍全世界的屬領

了；美國雖是較晚參加世界分割的國家，但是除去美洲外，現在於太平洋各地、亞洲、非洲以及歐洲，都準備擴張其勢力了。只有歐洲大陸的許多帝國主義國家，雖也曾向歐洲以外發展，但牠們大半的注意點，是在歐洲的勢力爭奪上。這或者就是一般人說牠們是第二流強國的重大原因。現在在中南歐洲和亞得里亞海的法意德的鬭爭，愈演愈烈；而許多中東歐洲的小國，也大半陷在窮乏的困難中。在這種狀態之下的帝國主義鬭爭，多半含着政治鬭爭的成分；現在這種鬭爭，也逐漸渡上戰爭的舞臺了。我們當然還記得第一次大戰是爆發在歐洲，而現在的歐局已達到較一九一四年前更嚴重的局面了。歐洲似乎是特別適合於戰爭的地帶，現在歐洲各國挺着脖子在大街上走的預備兵，已經天天增加了；這證明歐洲的帝國主義者並沒有逃避戰爭的力量。

第二節 歐局重心的法德關係

近來的歐洲，有許多惹人注意的警報，發自德國。凡爾賽條約的否認，併吞中東歐的陰謀，重新武裝以及復仇戰爭的準備，脫離國聯退出軍縮會議，這些事都是德國對外政策的

新表示。對於這種情勢最感到威脅的，自然是法蘭西。赫里歐曾說：『畢斯麥的精神已在德國復活了。』所以今後的法德關係，在國際政治的演化上，實佔着重要的地位。

法德的衝突，並不是近幾年來才有的事；兩國的關係，幾世紀來就感到不穩了。七年戰爭前的奧法衝突，後來的普法衝突，以及最後的德法衝突，在近百年來的歷史上，都是歐洲政局變化的推動力。但是近幾年來的兩國關係，却現出了從來未有的險惡。而這種種子差不多都是凡爾賽條約種下的。在德國看來：凡爾賽條約是牠的一種大的恥辱；在凡爾賽條約的脅迫下，牠失去了大量的領土與殖民地，並且負擔鉅額的賠款，縮小了自己的軍備，所以從一九一九年來德國就不斷的發出對於凡爾賽條約的怨言。德國對於凡爾賽條約的不滿，在近幾年來，漸漸得到了勝利；關於賠款的償付，事實上已完全取消了，德國脫離了國聯退出軍縮會議，凡爾賽條約中的軍事條款，事實上也不能再束縛德國的行動。現在德國所要爭取的，自然是關於土地的條款了。這種趨勢，或者要變現局下的世界分配。這在法國或者戰後新興的許多國家看來，是一種嚴重而且危險的局面，不能不加以阻撓。所以近

來的歐局，已經分成對立的兩大集團：一個希望廢除凡爾賽條約，變更現狀，一個維持凡爾賽條約，保持現狀；德國是廢約集團的有力的支持者，法國則是維持凡爾賽條約集團的領袖。

爲着凡爾賽條約的廢除與維持，德國與法國之間呈出了空前陰惡的局面。德國最是喜歡戰爭的民族，例如上次大戰之前，般哈爾特將軍（F. Von Bernhardi）在其所著德意志與將來的大戰（Deutschland und der nächste Krieg, 6, A, 1913）一書上說：『我們的光榮的歷史告訴我們：如不能征服全球，只有沒落。』而且只有戰爭，能够征服別的民族。』希特拉也會仿照他的口吻，在其所著我的戰鬥（Mein Kampf）上說：『德國與法國是處在不相容的對立地位，法國不滅亡，德國便不會存在；我們要想生存，應當在戰場上與法國作一次總的清算。而且德國如果希望向他方面發展，只有先消滅法國。』『我更深信：德法間的生死鬪爭，將來應當而且必然要發生一次。』這種信念，現在是普遍到大部分德國人的心裏。全德國正在準備着對於法蘭西的決鬪。但是法國也不是甘於示弱的國家，在

過去的十幾年中，法國總是作爲凡爾賽條約的維持者；法國不願使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失，但是近年來法國的權利確實有很多流入到別的国家去了。賠款的收獲與萊因的佔據地，現在是失掉了；薩爾區域的條款也只有一年；此後德國對於法國的要脅，是只有直接影響着法國的安全的事件了。所以對於德國勢力的活躍，牠決不能再表示容忍。克里孟梭、普恩加賽和泰迪歐等武力崇拜者固然已離開法國的統治，但由他們所遺留下的許多準備，却仍然是法國有力的武器。法國爲着凡爾賽條約的維持，一方面巧妙的藉着戴了永久和平的假面具的國聯，去彈壓反對者，同時更懷疑國聯的力量，而在歐洲大陸上結合同盟。現在法國在凡爾賽條約的系統之下，已經結成了與波蘭、比利時、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的軍事同盟；據說在這些國家內，由法國武裝起來的軍隊有五百萬。於是南亞得里亞海經過黑海北達波羅的海及橫斷歐洲大陸的四國，在法國的支配之下，團團的把德國圍住。

德國對於法國的壓迫，自然是感着不平；正如一九一四年前一樣，德國的軍國主義者

常引證環繞於德國的反德同盟的威脅，作牠們的政策의 根據。德國爲着保障其對外的發展，不能不要求與各國軍備平等；在德國方面的理由：縮軍只限於德國，是最不公平的。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德國因軍縮問題便退出國聯了。

德國對於軍備平等的要求，與其說牠是擴充軍備，毋寧說是含着反抗法國的成分多。德國本身經濟的危機，使牠並沒有大量的擴充軍備的可能；所以牠希望各國普遍的縮軍。雖然牠也曾建造過所謂「袖珍戰艦」，但如果和各國作軍備的競賽，牠的能力還嫌不足。德國的統治者在軍備平等的名義下，一方攫取民衆的信任，作爲其國家統治權的保障，一方面用作破壞凡爾賽條約的工具。事實上德國所要求的不是軍備，而是領土與權利。希特拉的機關報，常叫着：『摧殘凡爾賽條約，斬斷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收回德國一切被奪的土。』甚至有些希特拉的信徒，竟說德國所要求的，不但是失去的領土，而且要奪取全世界各地。希特拉取得政權後曾派遣大部突擊隊侵入萊因的非武裝地帶，威脅法國國境的正面。希特拉更化了據說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活動費於奧大利國家社會黨的宣傳

上；德奧合併，在汎日耳曼主義之下或者能成爲事實。而匈牙利也常跟隨着德國的政策。德國這種企圖，就是對於法國霸權的鬭爭。

希特拉的支持者，對於凡爾賽條約修改的目的，與其說是爲領土擴張而擴張領土，不如說是爲着經濟的利益。希特拉德國的「奧太基」運動的一貫政策，是滅絕外貨的輸入；所以牠與其鄰國荷蘭、丹麥、瑞典、法國及中南歐各國的經濟關係，常有糾紛發生。近年來的歐洲市場對於德國經濟的發展，逐漸重要起來；德國對於歐洲大陸的輸出，甚爲發達，而對海外的輸出反呈減少。尤其是多腦河流域及東南歐洲各國，對德國的貿易佔有百分之九·八；而這些國家對於意大利不過佔百分之七，英國百分之五·六。法國雖然在東南歐洲是最有勢力的國家，但也僅佔百分之二·二。一九三一年捷克斯拉夫購自德國的貨物，比較購自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奧大利、匈牙利幾國的總數爲多，而在多腦河各國的輸入貿易比率中，德國佔百分之二一·一，英法意僅各佔百分之三或四左右。德國對於這樣重要的市場，當然不能捨棄。但這些國家却大半在法國支配之下。法國利用其財政的壓力，取得

這些國家的政治，德國便在這些國家中引起了對於法國的衝突。

德國企圖獨佔多腦河流域的經濟權，引起了對於法國的重大衝突；法國的政治的武器，當然要使德國屈服。因此德國也企圖擴張其政治的統治權於這些國家。

現在德法的衝突已竟達到嚴重的階段了；他們都希望對方放棄其權利，但這是沒有可能性的。唯一的解決方法，只有訴之於戰爭。德國的軍國主義者，現在正準備着對於法國的大戰，電影片表彰軍人德行的層出不窮，尤其是普魯士國菲特烈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的戰功及抵抗拿破侖的戰事片。法德之間在過去已經有過幾次戰爭；將來的新的戰爭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總爆發。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下，法德間的微妙關係，也將牽動整個的世界政局。

第二節 德波邊界糾紛

雖則說邊界問題不足以造成嚴重的危機，但德國東部的邊界糾紛，却使十餘年來德國與波蘭的關係搖曳不定。在凡爾賽條約中，把德意志聯邦的東部割去，東普魯士和聯邦

失却了聯絡。但澤 (Danzig) 完全脫離了德國的統治，波森 (Posen) 的大農業區，割給復活的波蘭，經過一種人民投票的形式，上西里西亞 又被分割了，就是東普魯士 東北邊界的一個小城麥默 (Memel)，也脫離了德國。在德國人看來：這是最不公平的支配。在協約國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是採取了削弱德國的一種自相矛盾的政策；在有幾個邊界的劃分上，協約國採取了「民族自決」的原則，但在有些問題上却改變為「經濟上較為需要」的辦法。無論怎樣的政策，吃虧的總是德國。所以在德國人看來，東部的邊界問題是凡爾賽條約 中最屈辱的部分。這些問題，造成了十幾年來德國對於東部邊界的不滿。在凡爾賽條約 的修改中，這也成了重大的問題。所以當希特拉 取得德國的政權後，德國與其東鄰波蘭 之間的糾紛逐漸緊張起來了。在波蘭看來：凡爾賽條約 是很公允的；牠並沒有活活的從德國割來了領土給與波蘭，波蘭 所得到的只是在歷史上屬於牠的土地；所以波蘭 的民衆對於希特拉 的政策嚴厲的反對。但波蘭 在德國看來，正如牠西邊界的法國 一樣，是牠在東部的重大敵對者。牠對於波蘭 的態度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維斯杜拉河 (Vistula R.) 與奧得爾河 (Oder R.) 間的地方，是日爾曼民族與斯拉夫民族鬭爭的目標，這件事到現在仍然繼續着。現在存在於德波之間的邊界糾紛，是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但澤自由城 (Free City of Danzig) 及上西里西亞的問題；尤其是波蘭走廊一帶，本身雖沒有多大的價值，但波蘭得着則可有出海口，德國得着就可以完成其領土的聯絡。這塊地方在十世紀的時候，就是波蘭王室的封地。在十世紀的最末一年，波蘭人更曾在該地的科洛伯萊茲格 (Kolobrzeg) 建立過宗教區域。一三〇八年到一四五四年條頓民族的騎士 (Teutonic Knights) 在這裏實行過有計畫的殖民策政。在十八世紀，牠就被普魯士分割了去。到凡爾賽條約成立後，又重回到波蘭的治下。但在凡爾賽條約的商討中，並不是因為協約國的政治家特別對於這塊地的歷史熟悉而決定牠應當屬於波蘭，最大的原因是他們想給波蘭以出海口，削減德國的勢力。

波蘭人慣於引證歷史上的事實證明走廊是屬於波蘭的；這正如有些中國的紳士說滿洲在歷史上應屬於中國一樣。更有些專門注意文字首尾變化的人們，說波蘭走廊的德

文名字「波米倫」(Pommern)及拉丁和英文名字「波米倫尼亞」(Pomerania)都是從波蘭字「Morze」(海)和冠字「Po」(沿)變來的；而「Po」這樣的冠字，惟有斯拉夫文字才有。而且居住該地的大部克蘇比時人(Kashubes)是屬於斯拉夫系，並且說着和波蘭話相近的方言。波蘭人就這樣說走廊是應當屬於他的。至於波蘭的政治家，更提出所謂經濟上比較重要的理由，說走廊應屬波蘭。雖然走廊僅以很窄的面積切斷了德國與東普魯士的聯絡，但是那僅是地圖上的不合理；現在德波雖然不洽，而德人却可由柏林乘火車經過走廊到哥尼斯堡(Königsberg)。波蘭人並且說德國人有許多港口和延長的海岸，波蘭却只統治着兩個四十七哩長的狹長地帶和兩個港口；假如剝奪三千二百萬波蘭人的出海口，使二百五十萬的東普魯士人和他們的德國同胞聯成一氣，是不公平的。他們說：走廊交回德國，是斬斷他們的共和國運命的手段。

但在德國看來，問題却含有另一種意義。他們說歷史的理由並不能把走廊地帶劃歸波蘭；假如歷史上的權利要求可以作為世界分割的根據，那末能夠證明是漢尼巴·巴爾

加 (Hambal Barca) 的合法的後代子孫的人，也可以取得迦太基的舊土地了。歷史的權利僅可在文詞上發生作用，對於實際是沒有用處的。而且德國人更堅決的聲明，如果走廊能返回德國，完成德意志的統一，他們是不會干涉波蘭的出海自由的。德國將給波蘭人以完善的政治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權利和擔保。但是波蘭却不管德國的意見，固執着其對於走廊的主張。這在德國的膨脹性很大的資本家看來，這件事就是訴之於戰爭也要解決的。

德波兩國關於土地的爭議，更以但澤問題的特殊地位而愈危險。幾年來不安的事件差不多天天在維斯杜拉河口發生。但澤在戰前是德國的一個名港，居民大多數是德人。無論從歷史上與民族上，但澤是應當劃歸德國的。但在地理上却又是波蘭的重要出海口。波蘭希望併吞但澤或者把牠變成一個自治區，但但澤居民却不忘其德意志民族的性質。但澤防止波蘭人在該地獲得公民權；他們忠於德國的企圖和波蘭限制該地自由的願望相衝突。一九二〇年俄波戰爭緊急的時候，但澤的脚夫罷工，延遲了波蘭軍火的輸送，使波蘭

人此後再也不敢希冀但澤與他懇切的合作。因此牠便在但澤北約十英里無人注意的茅屋羣集之區，開闢了新的格帶尼亞（Gdynia）港。丹麥的工程師，法國的資本以及波蘭人的野心，使這個港口到現在已發展到有四萬五千人的一個近代城市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波蘭更從卡托維茨城到格帶尼亞港修了一條新鐵路，運輸上亞里西亞的物產。這條鐵路和德國的東部邊界並行，暗示其和西鄰作戰時戰略上的作用。這樣但澤市對於波蘭的重要地位漸失去了。使但澤人覺得：如果不和波蘭合作而與德國合併，將是經濟上的自殺政策。雖然有些但澤或德國的人民，認為波蘭建築格帶尼亞港，含有對但澤復仇的舉動，但波蘭人還記得一九一四年一般人常說的話：『必要是不認得法律的』（Necessity knows No Law），他大可以必要的借口回答別人的質問。德國人不滿於走廊的分割，更不滿於但澤的現狀；但波蘭的政策已使但澤人覺得與波蘭合作是有利的了。希特拉的黨徒認為但澤是德國的都市，要以最大的犧牲奪回；而波蘭也在維斯達蒲拉特（Wysokie）半島碇泊軍艦，配置軍隊，這樣，這個自由城市就成了德波爭議中的重大問題了。

在走廊南端德意志邊界的正東，有一個膏腴的農業區域波森省；這個地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說着波蘭話的。在戰前，這個地方使德國覺得並不能與牠合作，所以在大戰終了後，波蘭人輕易的佔有了這一省，而德國對於這件事却不表示不滿。但是再往南的上西里西亞的情勢，却完全不同了。這地方的大部居民雖也說着不很正確的波蘭話，但他們却自十四世紀末以來就沒有受到波蘭的統治。

上西里西亞是德國從前的重要工業區；牠對於德國的重要，不下於魯爾區。但正因為牠的重要，被協約國劃分給波蘭。在戰後按法國的意思，可以不用投票的手續就歸併給波蘭，以為這樣就可以在工業及戰略上削弱德國了；但這顯然是不正當的。英國對於這件事首先不贊成；結果一九二一年三月，上西里西亞的人民投票決定他們所應屬的國家。結果，德國以七〇七、六〇五票對四七九、三五九票勝利了。但這塊地方仍是被不公平的分割了；德國保有該區域領土的大部，波蘭所得的面積雖小，但却是藏有大量天然富源的地方。在那裏藏有約佔全區百分之七十七的煤，百分之八十二的鋅，百分之七十二的鉛，以及

一切鋅鉛工廠及全部化學工業。這種情形，完全出於法國的政策。波蘭是法國支持之下的新興國家，波蘭的獨裁者雖然高坐在華沙（Warsaw），但却不能脫離巴黎的支配。法國的當局知道波蘭是既沒有天然的屏障，又少豐富的資源的國家，難以持久，所以就將上西里西亞的工業區域給與牠。但這在德國看來，法國的政策是太不公允了；上西里西亞的財富，對於德意志的發展有更重要的作用，而且這個地方是完全由德國人的技術資本及科學的管理發展來的，因此更加强了德國要求變更其東部邊界的決心。

至於麥默，本是尼曼河（Neman R.）口德國輸出木材的重要港口，大部的居民是德國人；但牠對於立陶宛的重要正如但澤對於波蘭一樣，沒有了麥默，立陶宛就失去了出海的港口。所以這塊地方也在戰後歸到立陶宛的支配之下。這對於德國的東普魯士是一種重大的損失。所以德國也希望在條約的修改中把牠收回。

現在德國的東部邊界正爲苦難支配着；德國資本主義勢力的膨脹及國家主義勢力的發展，造成了德國與波蘭間的不安。東普魯士的大地主是德國有力的支配階級，他們給

一條二十碼寬的走廊隔開，不能和聯邦合併起來；而上西里西亞的工業區域，又被既無技術家工業家又無大量資本的愚蠢的波蘭人經營着。德國人常罵波蘭人是一個較低的人種的分子，所以他們熱烈的希望改訂其與波蘭間的不公允的邊界條約。但在波蘭方面看來，邊界的修改是他的國家沒落的起點；波蘭境內有三分之一的國民不是波蘭人，這種情形是因爲古代歷史上在這塊地方經過的民族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複雜的民族問題，十八世紀的波蘭所以被瓜分，這也是重大的原因，現在波蘭政府正想盡了方法把這些民族統一起來，假如德意志因邊界問題引起對於波蘭的糾紛，這些三分之一的異民族，也難保不提出脫離的要求。這樣波蘭共和國是只有瓦解了。而且華沙的法西斯蒂政府，也不是肯安於現狀的；皮爾蘇士基的機關報上曾載有一張「新波蘭共和國的版圖」，在這版圖中很明顯的指出在「波蘭聯邦共和國」內：不僅應包含烏克蘭、白俄羅斯，並且及於立陶宛、丹麥、東普魯士、德國的希尼之和東部德國的大部領土，甚至直到柏林。波蘭的這種野心，是野心家希特拉重大的威脅。而且波蘭爲着其在歐洲地位的穩固，和法國締結了同盟，共同維

持着凡爾賽條約。波蘭人常說：波蘭是站在德意志後面的憲兵，是法軍軍力的補充者；而且他有三十兆人民，必要時可以爲保護凡爾賽條約而犧牲。德波間這種對立的銳化，將是歐洲和平的一大危機。

現在德國與波蘭雖然都不願因邊界問題引起戰爭，但邊界問題却造成了德波之間的嚴重的事態。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希特拉對“Der stahelm”報的記者聲明說：『德意志的未來的發展，並不依於海岸線及其屬領的擴張，主要的關鍵是繫於東部邊界問題的解決。』這樣，武力造成的邊界問題，依然成爲歐洲重大的國際問題。華沙的政治當局深知這種危機，所以和法國比利時及新興的幾個小國以維持凡爾賽條約爲旗幟，組織一大同盟。而對於和約不滿的許多國家如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以及意大利，也都結成了一個同盟，與上述的國家對立。所謂德國與波蘭的邊界糾紛，不過是這一種對立的一部分。

反對條約派與維持派間的對立，正如戰前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間的對立一樣，造成了歐洲的不安。戰前的對立曾因爲發生在南歐塞爾維亞的一條人命問題引起了空前的

大戰，此後德波間的爭議，有誰能預測其所造成的結果如何呢？

一九三三年春，在波蘭上西里西亞的卡托維茨（Katowice）內，希特拉的肖像被波蘭人焚燒了，這是波蘭人對於凶暴的國社黨人對待旅德波僑強行不法的報復；兩國的外交部立刻互相通牒攻訐起來。波蘭國內對於德國的抵制運動是很熱烈的，而德波的國境上也都加緊警戒着。希特拉的黨徒固然不肯放棄其對於東部邊界重劃的企圖，而波蘭人也不願自己破壞其國家的安全。德波兩國都不願意了解對方的意見，糾紛天天在增漲，歐洲的和平將要因此而被震撼呢！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德波忽然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俗流的新聞記者們都叫着這是歐洲和平曙光的顯露；事實上這是歐洲政局緊張的反響。因為在軍備問題上法國既不能使德國屈服，就不能不設法緩和德國的氣燄；這樣波蘭就在巴黎的指導之下，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了。同時帝國主義間關於侵入烏克蘭的陰謀，已計畫妥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就是帝國主義者想從進攻蘇聯的陰謀中，成立諒解的企圖。這對於世

界和平的進展，並沒有任何補益。

第四節 法國與意大利

無論法蘭西人怎樣輕視意大利不是一個國家，而努力遏止其發展；但是意大利在歐洲政局上的重要性仍是天天在增加。法國人常學着梅特涅的口吻說：意大利只是地理上的名詞，不配稱一個國家。從拿破侖第三發起了維拉夫蘭克（Villafrauca）停戰協定以後，就設法制止意大利的前進；但是現在意大利竟向法國的霸權挑戰了。莫索利尼提出改組國聯的主張，企圖推翻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歐洲的戰雲飄盪在羅馬與巴黎之間，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似乎是生就的法意決鬥場。使法國覺得意大利較德國是更難應付的國家。

意大利的貧困，使牠不擇任何手段的追求對外發展的機會。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大戰，意大利爲着協約國所暗示的利益，竟脫離了和同盟國的關係加入協約國的集團；但是大戰結束後，協約國竟在法國政策支持之下抹煞了意大利的功績。法國從戰爭得

來了二五三、〇〇〇方哩的土地，英國得到了九八九、〇〇〇方哩，但是意大利所得的僅有二三、七二六方哩。從德國割下來的領土及殖民地，都被擁有廣大的殖民地的國家瓜分了。倫敦祕密條約中所允許給意大利的權利，意大利並沒有得到。小亞細亞土地的一部分本來是經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聖約翰翰德莫倫尼條約 (St. Jean de Maurienne Agreement) 明文規定給與意大利的，後來竟也給了希臘。在巴爾幹和菲洲，意大利也沒有獲得什麼利益。意大利所需要的是殖民地，現在是沒有希望了。

意大利對於這種分配當然表示不滿，因此也要不滿意凡爾賽條約。不管國際聯盟怎樣對意大利表示好感，而意大利總認為國聯是英法支配之下的機關。意大利的前航空部長巴爾波 (I. Balbo) 將軍曾帶怒的說：『意大利人絕不能為國際聯盟虛偽的人道主義所欺騙。』意大利不顧任何阻障仍是追求其新權利，正如莫索利尼所說：『我們必須發展，否則只有崩潰。』但意大利在歐洲的活躍，首先就遇到法國的阻障。

法國為着其在歐陸優勢的保持，一方面阻撓德國的復興，同時更遏止意大利的發展。

在軍備問題上，更給意大利以壓迫。意大利看到法國軍備的優勢，深表不滿；不過雖然說法西斯蒂是好戰的，而意大利的貧困却不允許牠與各國作軍備的競爭，所以莫索利尼常說：軍縮只要是普遍的，意大利是熱切的贊成。但當他的政策不與法國所接受的時候，便要積極的與法國作軍備的競爭了。

「海軍力量與法國均等，」這是意大利全國一致的要求；也是莫索利尼在取得政權時向民衆允許下的。但是法國對於意大利的要求，就是原則上的均等也不答應。法國的理由是：牠的需要比意大利的多，法國有太平洋大西洋的殖民地，又有北非與地中海所管轄的地方，都是需要保護的；而意大利的權利，却完全集中在地中海，假如法國答應了意大利的要求，無異是在地中海中減削自己的力量。況且法國本國的海岸線又不相連接，從大西洋到地中海，要費很長的航程。而意大利却認為：如果牠們的海軍力不與法國均等，牠在海上將爲法國包圍。意大利與法國在陸地上固然隔有阿爾卑斯山，但法屬哥塞牙（Corsica）島，却對意大利的西海岸是重大的威脅。而非洲的北海岸，從摩洛哥到突尼斯（Tunis）

全在法國支配之下，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和北非殖民地利比亞（Libya），常受法國必則爾他（Bizerta）軍港的威脅。法意這種爭議，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就沒得到解決。到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的時候，意大利的要求更沒得到任何國家的同情。莫索利尼在憤怒之下，就開始和法國作海軍競爭，除去主力艦不能隨意建造外，兩國都積極的對海軍勢力擴張起來。莫索利尼不管國庫是如何的空虛，總是希圖自己的造艦超過法國。競賽的結果，意大利的勢力是逐漸大起來了；意大利黑艦隊的威力，使法國的海軍當局聽了也覺到可怕。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法國各種戰艦的隻數從二一九增加到二六六，意大利也由二六〇增加到三〇五；這種競爭兩國都知道財政上是要感覺困難的，但使兩方都能滿意的協定，又是很難成立的。

從各方面看來，意大利與法國都是站在對立的地位。現在歐洲的不安漸漸有走向變更現狀的趨勢了，但法國却強挽着現狀，不肯放手。意大利雖是戰勝的國家，但牠却自認是戰敗國的領導者，指導着德、奧、匈和保加利亞這些因大戰而失去了許多權利的國家，主張

修改條約。意大利認爲戰後的形勢，是只有助長法國霸權的擴張；現狀的變更是利於自己的。而許多的戰敗國家也都要求變更現狀，還牠們以戰前的光榮。牠們熱切的希望犧牲了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這些新興國家，恢復牠們原有的勢力。這種結合，在意大利的領導之下與法國的權利尖銳的對立起來。一九三三年春莫索利尼的四強協定草案及以後改組國聯的主張，就含有這種意義。

普遍的世界經濟恐慌，使帝國主義者漸漸感覺市場狹隘起來；爲着市場的擴張與追求，在歐洲造成了嚴重的局勢。巴爾幹及中歐諸國，就成了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鬭爭的目標。尤其是意大利，爲着其經濟危機的解除，不能不擴充其勢力於巴爾幹及中歐諸國。這些地方早已成爲法國的勢力範圍了，意法之間的對立，在這裏更尖銳化起來。

巴爾幹是意大利對外發展的唯一的標的；牠們間僅有亞得里亞海很窄的間隔，從地理上看來，意大利與巴爾幹這兩個半島是相聯絡的。而且在經濟上也能互相援助。巴爾幹是意大利很好的市場，並且是原料及食物的發源地。不管巴爾幹與意大利之間的政治關

係如何，意大利對於巴爾幹的進出口貿易，仍然佔着重要的地位。意大利北部幾省的人民，目光常注意到多腦河流域一帶。全意大利國民的心中，都孕育着往日威尼斯（Venice）在東方的光榮觀念。在戰前哈布斯堡王家是牠們這種企圖的仇敵；大戰將哈布斯堡王家打倒了，牠大可以有管理亞得里亞各海口及擴充勢力於巴爾幹的機會，但法國對於意大利的發展，是處處加以遏抑的，結果，接着哈布斯堡王家又來了在法國勢力支配之下的南斯拉夫。自凡爾賽條約簽訂後，意大利與南斯拉夫間的關係就逐漸趨於緊張。尤其是自一九二六年 法國與南斯拉夫間成立了軍事同盟後，使意大利覺得南斯拉夫更是法國阻撓牠發展的工具。南斯拉夫不但封鎖了意大利到巴爾幹的海口，而且削減了意大利在亞得里亞海的勢力。意大利北自威尼斯南至布林的西（Briun）沿海岸四百里間都是低窪而平直的沙地；而海的對岸，却是烏嶼羅列形成了許多很好的港灣，在軍事上及商業上，都非意大利沿海所能及。因此意大利就企圖奪取南斯拉夫的統治權。

達爾馬底亞（Dalmatia）是南斯拉夫沿海的重要地帶，這裏是很好的港灣；後面負山，

灣內蓄有很深的水量，能建築十幾處軍港，而屈曲的海岸中，更是潛艇與驅逐艦很好的隱藏地。布林的西對面的喀太羅（Cattaro），可以停泊大量的軍艦，意大利就注意其眼光於此。大戰期間，意大利之加入協約國，曾以取得此地的特殊地位為條件。一九一五年英法曾答應了意大利在達爾馬底亞的統治權；但在戰後却成為南斯拉夫的沿海省了。從法西斯蒂取得意大利的政權後，就積極作奪取達爾馬底亞的運動；許多報紙雜誌和出版物都宣傳意大利在達爾馬底亞的權利，意大利的政府更給與達爾馬底亞的兒童以津貼，使他們得在意大利求學，造成親意分子。但是南斯拉夫在法國的支持之下，也對意大利取着攻勢。意大利的威尼斯省及依斯特利（Istria），早已在南斯拉夫之注意中了。威尼斯和依斯特利雖是意大利的領土，但居民却大半是克羅提人和斯拉芬尼人（Slavones）；南斯拉夫對於威尼斯及依斯特利的政策，也和意大利對於達爾馬底亞一樣，依恃當地克羅提人及斯拉芬尼人的援助，在當地的民衆中竭力宣傳該地應合併於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法國在亞得里亞海對抗意大利的有力的傀儡，所以在亞得里亞海的沿

岸各處，都滿佈着他們之間的鬭爭。尤其是阿爾巴尼亞，意大利得到了可以有很好的軍港，及商業上的利益；南斯拉夫如果得到，將是在亞得里亞海上與意鬭爭的有力的援助。所以牠們間用盡了許多陰謀，企圖取得阿爾巴尼亞的支配權。

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一向是很親密的；自從斯堪得爾伯格 (Skanderbeg) 時代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一帶就有阿爾巴尼亞人居住。從意大利到阿爾巴尼亞只有很短的航程；如果意大利佔有了牠，可以作侵略馬其頓並伸展勢力到巴爾幹的很好的根據地。在戰前，意大利與奧匈帝國爭奪這塊地方，現在又成爲牠和南斯拉夫間的競爭地了。意大利想把阿爾巴尼亞化作牠支配之下的一塊殖民地，這種政策，在一九二一年已被英法意日四國的大使會議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共同簽訂的條約所認可了。這一條約承認意大利在該地有特殊的權利，並且給意大利一種權利以干涉第三者對於阿爾巴尼亞的威脅。在一九二六年阿爾巴尼亞與意大利的地拉那 (Tirani) 條約，又給與意大利以新的保障；雖然這個條約不久即已失效，但接着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成立了

二十年的軍事同盟條約 (Treaty of Alliance)。此後意大利更企圖與阿爾巴尼亞結關稅同盟，但因巴黎與伯爾格萊得兩處的抗議，不得不暫時停止。現在阿爾巴尼亞的權利已完全握在意大利人的手裏；軍隊和警察，不過是意大利的補充隊，一切文化事業無不直接受意大利的影響。在意大利看來：阿爾巴尼亞是牠侵入南斯拉夫的捷徑；爲牠建築鐵道，並且藉阿爾巴尼亞國家銀行與阿爾巴尼亞拓殖公司 (Albanian Development Company) 的力量，取得阿爾巴尼亞的礦藏。意大利更取得組織阿爾巴尼亞的海陸軍及建築軍港的權利；因此不但能佔有阿爾巴尼亞的好的軍港，準備對南斯拉夫的戰爭，而且可以威脅南斯拉夫在亞德里亞海的根據地。只要布林的西和瓦羅那 (Valona) 間的防守鞏固，法國的軍艦是不能威脅亞得利亞海的。

南斯拉夫關於阿爾巴尼亞地位的重要，自然是很早就知道的；所以牠絕不能眼看着意大利勢力的發展。南斯拉夫常在阿爾巴尼亞挑動許多事變，就是這種原因。南斯拉夫的野心家，企圖併吞依斯特利、威尼斯、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羅馬尼亞之巴那特 (Banat)，匈牙利

利和奧大利的南部一帶；尤其從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南斯拉夫的大眾陷在不能生活的苦境，當局爲着轉移大眾對於政治的不滿，不能不發動對外的鬭爭。一九二四年末他們曾援助左革一世 (Ahmed Zog I.) 推倒親意派的芬諾利 (Fan Noli) 內閣，取得阿爾巴尼亞的政權。這位新貴原是阿爾巴尼亞的匪首，戰後成爲人民黨的領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被刺後，曾逃到伯爾格萊得的。他雖然受到南斯拉夫的援助取得政權，但在後來仍然轉到意大利方面去。在一九二八年，他竟依恃莫索利尼援助就了王位。南斯拉夫對於這當然不平，因此又慫恿斯庫台里 (Scutari) 的士民叛變；但這都沒有多大的用處。伯爾格萊得的當局在無技可施的時候，往往借口『巴爾幹是巴爾幹人的所有』 (Balkan for the Balkan peoples)，反對意大利勢力的發展。但這種所謂「門羅主義」又有什麼用呢？

現在南斯拉夫與意大利間的鬭爭，天天在增漲着。在意大利看來：如果南斯拉夫握着亞得里亞海的實力，意大利就有被法國侵略的可能。但在南斯拉夫看來：意大利不放棄其對於巴爾幹及亞得里亞海東岸的野心，牠的安全就沒有保障。意大利現在正聯絡德奧保

三國，企圖瓜分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也緊緊的抱住法蘭西的實力，作爲對抗意大利的鬭爭；兩國間的關係，已日趨惡化。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威尼斯人在達爾馬底亞所建立的石獅，被南斯拉夫人所毀壞，這本是無關重要的事，但兩國間却互相攻訐，漸漸有引起戰爭的趨勢。現在在南斯拉夫的周圍，好像一枝準備放射的槍，只要機關一動，法意間的戰爭，就可發動起來。

在巴爾幹的各處，都爆發了法意的鬭爭。意大利以軍事的供給援助匈牙利，奧大利的陶爾菲斯政府和國防軍領袖史特林堡親王（prince E. Stalenberg）也都和莫索利尼有相當的關係，牠們很願意在莫索利尼的指導之下，進行修改條約的運動。只要德國沒有併吞牠們的決心，和希特拉握手，也是可能的。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談判中，曾提起了匈牙利的邊界改變問題；這自然是法國及其同體系下的小國所不願聽的。法國的報紙，常以醒目的標題登載匈意合併的消息；只要匈牙利能執行羅馬的多腦河政策，意大利就可以幫助牠進行修約。並且匈牙利的大量農產品也將要找到出路了。同時更可從意大利輸入廉價

的紡織品機器，以及其他工業品。意大利計畫把奧匈聯合復活起來，因為這樣不啻是在多瑙河邊爲意大利築下了一條堅固的堡壘；一方可以防止北歐各國往亞得里亞海的發展，同時可以打斷小協約的聯絡，使南斯拉夫孤立。而法國的縱貫歐洲的聯盟政策也將打破了。意大利並且計畫把南斯拉夫的瓦也沃的那（Voyvodina）和斯洛芬尼亞（Slovenia）以及羅馬尼亞的得蘭斯凡尼亞（Transylvania）和巴那特（Banat）都歸於牠的勢力之下；對於這種計畫，法國及其共同體系的各國都熱切的反對。小協約在伯爾格萊得成立了三國聯盟的永久組織，來維持這種危局。最近捷克的農業部長哈莎博士（Dr. M. Hodza）曾說：『不問世界出怎樣的代價，小協約國的土地，是一寸也不能變更的。』小協約國的當局，不斷的發表同樣的聲明；而在法國參謀本部指導之下，牠們又和法國締結了軍事同盟。這一切都是法國方面對於現狀改變論者的示威。

在中南歐的帝國主義鬭爭中，德國的地位也佔着交錯的作用。德意在反法及不滿現狀上是聯合的，但牠們對於中南歐洲的政策，却又互相矛盾。德國企圖達到在多瑙河流域

的霸權，而意大利則極力保持其在多腦河流域既得權的繼續。

困於現狀的束縛的意大利，現在正在擴充其勢力於各地。爲着資源的獲得，牠侵入了巴爾幹；更爲着新領土的擴張，伸展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亞和北非一帶，但到處都遇着法國的阻抑，所以也到處有意大利與法國勢力的衝突。牠們各以對方爲侵略國，並且各以對方爲將來大戰的責任者。意大利支配着阿爾巴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並且德意志，而法國也攜着很多的小同盟國。現在這種局面，已漸漸接近到戰爭了。雖然說地中海的重要時代已經逝去，但是地中海沿岸兩個大國之間的鬭爭，誰又能保證不發生影響世界政局的事變呢？

最近因爲德國對外政策的積極，漸有使法意關係轉好的趨勢。爲着德奧合併問題，莫索利尼似乎有站在反對德國的立場的可能；而法國爲着遏止希特拉勢力的發展，也樂得借助於這兩大惡魔的鬭爭。所以法國對意的緊張關係漸漸緩和起來。法國駐意大使猶弗奈（Jouvenot）曾宣佈過法國的親意政策，而法意衝突的消息，也不常聽到了。但是意大利

雖是在德奧問題中反對德國，却不一定站在法國的立場。莫索利尼無時不找尋攫取歐陸霸權的機會；他可以借助於巴黎的同情，取得中歐的支配權利，但這對於法國也不是有利的。莫索利尼已提出改組國聯的主張了，這就是法意鬭爭不能緩和的明證。巴黎的當局或者因為憎惡希特拉而對莫索利尼表示親善，但在帝國主義的尖銳化的鬭爭中，法意的妥協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第五節 奧大利與歐洲政局

歐洲列強在中歐巴爾幹衝突的激化，提高了渺小的奧大利在歐洲政局上的地位。但奧大利早已離開戰前的光榮和偉大了；現在牠的地位的重要，是從帝國主義戰爭的罪惡行爲中獲得的，即是牠已不是如戰前樣是歐洲經濟文化的重心了，只是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地理上戰略上被認爲重要地帶。法國企圖牠到小協約方面去，作爲對德意戰爭的準備；德國則希望德奧聯合結成大德意志國；意大利却希望牠與匈牙利的聯合復活，歸到牠的屬下。德法意三國都想在奧大利得到統治的優勢，使奧大利捲入國際暗鬭的漩渦。而英國

爲着歐陸均勢的保持，却希望奧大利是永久獨立的國家。

年來歐洲的政局，漸漸走上險惡的道路；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激化，環繞於中歐及巴爾幹諸小國的各國的對立，已經暴露出來，歐洲目前已返回到大戰前的路上；許多國家的報紙，都叫囂着戰爭的來臨。凡爾賽體系的各國深懼戰敗各國的復興，而戰前在反法陣營中的三角同盟，現在又有復活的趨勢。這樣，奧大利雖是渺小，但在未來的戰爭中却保有重要的地位。

德國的政策，希望與奧大利聯爲一國，成爲大德意志國；因爲那樣，德國無論在領土或人口方面，都超越法國之上。這種情形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草成的德國臨時憲法上就有所規定；當時奧大利的大部國民似乎也同意這種行爲，因爲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奧大利共和國政府成立後，曾自認爲德意志的一部分，而牠的憲法草案上也曾用專章去述明德奧聯合運動雖會因協約國的反對，一時消聲匿跡，但德奧兩國的人民却未忘記。一九三一年公布的德奧關稅協定，就含有這種意義。近來自希特拉獲得德國政權後，汎日耳曼

主義的德國國家社會黨，又喚起了德奧聯合的運動。在希特拉登臺之初，就發出以七千五百萬馬克借款援助奧國法西斯蒂的壯語；而目前德國更企圖在國民與長官成分上以及軍事物質的供給上來加緊奧大利國家社會黨的組織，激動他們去攫取政權。因為奧大利國社黨的領袖，也是汎日耳曼主義旗下的希特拉黨徒。

法國自來就是反對德奧聯合最力的分子；對於這件事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牠就予以敏銳的注意。所以凡爾賽條約及聖日耳曼條約都嚴格的規定：非得國聯理事會的一致贊成，德奧聯合是應加以禁止的。德奧聯合的這種桎梏，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的洛桑議定書的第一條上，又增厚其效力。那時奧大利在財政上遭遇到莫大的危機，爲着厄運的挽回，被迫簽訂了不得以任何經濟上財政上的經營，而爲妨害自己獨立之舉的條約。到一九三一年德奧關稅協定公佈後，法國曾出而干涉，強迫奧大利放棄其主張，且動搖其內閣。

法國對於奧大利希望牠歸於自己的治下；要牠執行巴黎的命令，而且要脫離柏林與羅馬，最低也要保守中立。牠依恃其有力的黃金，企圖由物質的供給進而支配其政治。關於

這稱政策的意義，一位過去奧匈帝國的老軍官，曾發表過如下的意見，他說：『奧大利的中立，能使意大利勢力之下的匈牙利孤立，並使德意兩大勢力，沒有協作的可能。假如法德或者法意發生戰爭，奧大利的中立可以給與法國支配下的捷克斯拉夫的後防以安全，使牠能傾其全力以對付德國；而奧大利如果掩護南斯拉夫的右翼，又可以從容的打敗意大利。反之，假如奧大利回到德意方面，那末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拉夫在戰爭上的重要，將全失去了。』這樣奧大利對於法國及德意間的態度，有着重大的意義。所以任何一方也不肯捨棄對於奧大利的優勢。

戰後法國就在歐洲小國間結合同盟，包圍德國。一九三二年冬德意匈祕密結合的消息曾轟傳一時，法國爲着對抗這種勢力，曾想企圖把奧大利拉在小協約的體系之下，這樣就把意大利到匈牙利間的橋樑割斷了。而與意大利接近的匈牙利，也將要被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奧大利四國所包圍，失去作用。爲着這，法國曾向奧大利投下了巨大的資本，而奧大利的政治家也曾企圖參加巴爾幹帝國主義鬭爭的陰謀。但奧大利在政治

與經濟上都與德意有重要的關係，使牠不敢對法單獨表示親近。

意大利的對奧政策，在某種情形之下是歡迎德奧親近的。羅馬的外交家企圖在修改條約的名義下扶持奧大利來瓜分南斯拉夫，並復活奧匈聯合，把奧大利攬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下；但德奧聯合後，希特拉的勢力伸展到意國的邊境，牠就不願意了。因為在意奧邊境上，意大利統有住着二十萬德人的南第羅爾（South Tyrol），這是聖日耳曼條約所規定從奧大利割來的。對於這種條約的變更，當然不能獲得莫索利尼的同意。而企圖踏着奧大利向歐洲東南亞得里亞海及愛琴海發展的德意志帝國主義的野心，更要遭受意大利的嫉視。

在奧大利內部傾向於德國的勢力，是斯特利亞（Styria）的國家社會黨，即奧大利銅盜黨的一部分。他們以前是屬於教會派的「綠色法西斯蒂」（The Clericalist Green Fascist），贊助陶爾菲斯（Dollfus）政府，反對希特勒的「褐色法西斯蒂」（The Brown Fascist）的，現在是效忠於希特拉了。他們在奧大利並沒有很大的勢力，他們和斯特利亞

的重工業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常受德國的重工業家及萊因甚至德國國社黨的津貼。他們高唱汎日耳曼主義，主張和德國聯合。自希特拉取得德國的政權後，更激起了奧大利國家社會黨奪取政權的衝動。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發生的國會與政府的衝突事件，就說明了這種情勢的嚴重。而希特拉黨更採取了許多經濟的方法，增厚奧大利國家社會黨的力量。有一次奧大利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克倫地亞（Carndia）演說，謂德奧兩國將在卍字旗下聯合起來，而以希特拉為總理；最後並聲稱奧國國家社會黨將要奪取政權。如果奧大利國家社會黨取得政權，那末德奧合併是很可能的事。此外奧大利的大部青年學生及警察，也都對希特拉運動表同情。但奧大利的反德分子，仍是佔着優勢，所以雖然希特拉黨及奧大利的親德分子採取積極的行動，形勢的轉變總是很緩慢的。

在奧大利反德最嚴厲的集團，是作為意大利的友誼的基督教社會黨的復辟派。牠們的首領是堅決的反對德奧聯合而擁護哈布斯堡王家復辟，主張與法西斯蒂的意大利親善。最近奧大利廢后吉塔（Vera）正運動她的兒子歐圖（Otto）復辟；而奧大利的基督教社

會黨復辟派，就與以有力的支持。這個基督教社會黨的主要分子，是奧大利的財政資本家與舊貴族及富農，牠的主要組織是布根蘭（Birkenland）及全奧大利的農民協會；牠們和鋼盔黨的大部分有着密切的關係，鋼盔黨的財政來源及武裝就是由基督教社會黨的領袖與現任奧大利軍政部長沃古因（Vaugoin）之手完成的。天主教黨也是堅決的反對德奧聯合的，牠的構成分子多半是奧大利的貴族，舊奧匈帝國的將校，維也那的銀行家及工業者和官僚。此外現任軍政部長沃古因及奧大利社會民主黨，實際上都反對德奧聯合。沃古因不願眼看着自己的祖國淪陷為德國的殖民地；而社會民主黨為着同志們薪金的獲得及黨的活動自由，更反對希特拉式的統治降臨奧大利。

現在奧大利的親法勢力是社會民主黨；他們所以對法表示親善，完全為着德意要將法西斯蒂勢力伸入奧大利。而現在政府的支持者陶爾菲斯，在經濟恐慌與財政危機的嚴重局勢之下，也不敢公然的對法郎的威勢反抗。而基督教社會黨內的一部分如屬於財政資本的集團，更是澈底的親法勢力。

意大利在奧大利的政治支配勢力是基督教社會黨及鋼盔黨。鋼盔黨是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嫡系，牠的成分多半是憧憬着帝國時代的光榮的老國民及貴族。他們的領袖是史特林堡親王（Prince Stailimburg）；史氏是奧大利有名的人物，他的先人曾率領着奧大利的軍隊，抵禦過土耳其的侵略。他們深痛聖爾日曼條約的束縛，因此他們仇視小協約國及法蘭西。而在作爲修改和約的領袖的意大利，也時常慫恿匈牙利的法西斯蒂團體來和奧大利發生密切關係，藉以支配奧大利現政府的外交政策。現在匈奧兩國的復辟派，已有相當的結合了，未來匈奧兩國的關係是很可注意的。

陶爾菲斯政府是植基於基督教社會黨及鋼盔黨之上的，因此他不能贊同德奧聯合的主張。一部分基督教社會黨分子傾向於法國方面，而陶爾菲斯政府也不能脫離法郎的支配；況且爲着消滅源於希特拉的國家社會黨的動亂，也要依恃法蘭西的援助。但鋼盔黨在意大利扶持之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誘於意大利修改條約的主張，使奧政府不能採取親意的外交政策。而在法國黃金勢力逐漸衰頹之際，奧大利也樂得傾向於意大利。

近來許多事都證明了奧大利與意大利之間的微妙的關係：一九三三年一月月上旬有大批軍械從意大利經奧運往匈牙利，釀成歐洲外交上的糾紛。而在四強公約提出後，歐洲的反法勢力在羅馬集會時，奧總理陶爾菲斯也趕到羅馬去出席。一九三三年六月陶爾菲斯更得到莫索利尼維持其獨立的擔保。一九三四年初意奧更締結了經濟協定，意大利在楚斯德（Trieste）的商埠，開一自由地帶，為奧國商業艦隊總集中點。並成立互惠關稅的協定。陶爾菲斯希望能在意大利獲得借款，以便取消國聯以財政勢力支配奧大利的洛桑議定書，並在南歐取得國際行動上的密友。而且他確信莫索利尼將用其力量促希特拉改變其對奧政策。

在一九三三年的希丁伯爾事件中，法國及小協約各國曾乘機脅迫奧大利加入小協約，共同包圍匈牙利；但結果是失敗了。後來却接着來了德意的對抗。希特拉與莫索利尼同是歐洲法西斯蒂的領導者，他們在概念上並沒有大的差異，尤其在對於凡爾賽體系的對抗中，他們之間有一致的利害關係。但他們在奧大利却缺乏密切的結合。而法國就利用這

種形勢，保持其在歐陸的霸權。

德奧同是日耳曼民族，牠們之間本來有很密切的關係；前面說過的德國臨時憲法及奧大利共和國的憲法草案上，都說明德奧是二而一的國家。而且在戰後的經濟危機中，大多數奧大利的輿論都趨向於與德聯合。但當希特拉運動在德國得勢後，德奧關係却趨緊張了。德國的國社黨以汎日耳曼主義作號召，企圖奪取奧大利的政權，但英法金融支配之下的陶爾菲斯政府對於這種企圖是堅決反對的。如前面說過的：作爲陶爾菲斯政府的基礎的基督教社會黨及鋼盔黨，是代表奧大利的舊勢力的集團，牠們堅決的反對汎日耳曼主義。爲着對抗德國勢力的侵入，牠們寧願歸於意大利。所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陶爾菲斯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政治團體穿着制服，十三日更公佈彈壓國家社會黨的命令，並且禁止官吏加入國家社會黨；消滅會議，實施獨裁政治，滅除國家社會黨利用議會的機會。同時要求意法的援助。而奧大利的國家社會黨雖僅有很小的勢力，但在希特拉的援助之下，也希望奪取政權。這樣奧大利已變成歐洲帝國主義的角逐所了。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下，

奧大利的問題，也有牽動整個歐洲政局的可能。

第六節 英國在歐洲的立場

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從羅馬時代就重要起來。當愷撒（Julius Caesar）平定了高盧（Gallia）以後，曾把征服不列顛引爲一件光榮的事業。此後英國這塊土地，和歐洲大陸的關係漸漸密切起來。直到現在，在歐洲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中，都和英國有相當的關係。這裏沒有時間去敘述英國與歐洲大陸關係的歷史；我們所要說明的，是最近英國的態度和歐洲政局的關係。

一九一四年的大戰雖然削弱了英國在世界制霸上的地位；但是牠在歐洲地位的重要，反漸漸增加起來。法國爲着牠的安全，希望能得到英國的援助；而德國的復興，也願意得到英國的同情。英國在歐洲各國的對立關係中，如果站在法國方面，將是意德體系的一大威脅；如果站在意德方面，法國就不能不對意德讓步。英國固然沒有控制歐陸局勢的絕對權力，但是牠在歐洲大陸上的作用，却是很重要的。

英國在歐洲的一貫政策，是維持大陸的均勢與和平。英國是離開歐洲大陸的島國；雖然牠對歐洲大陸也曾有過領土的野心，但這在幾次重大的歷史事變中，都成泡影了。從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最後一塊領土失去以後，牠再也不想領有任何一塊歐洲大陸上的土地了。牠覺得：只要歐洲大陸沒有一個強大的勢力足以和牠對抗，牠在歐洲的發展是不至遭受很大的影響的。所以對於歐洲大陸上足以破壞均勢的強國，英國必然要設法削弱牠。十六世紀對於西班牙，十八世紀對於路易十四，十九世紀初對於拿破侖，固然是用這種政策；就是一九一四年對於德意志帝國的攻擊，也是這種政策的發露。

至於說到英國的和平，或者有人要覺得這是頗富於幽默風味的話；但目前的英國却無時不在祈禱着和平。在過去，英國固然參加過幾次對外的戰爭，並且爲着領土的爭奪，侵略過弱小的國家與殖民地；但在歐洲大陸上却盡可能的企圖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在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的參加是在另一種意義之下；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之前，英國也曾努力和平。英國現在已佔有世界上最廣大的殖民地了，在英國人看來：他們是所

謂「開舖子的國家；」只要世界的和平能够維持，他們的發展就有希望的。對世界是如此，對歐洲更企圖能維持永久的和平。

大戰後的英國，已走進衰落的路程。在經濟上，有的主要部門的工業，就是戰後最好的年份，生產也沒達到戰前的地位。帝國主義列強爲着市場的爭奪，已使英國的出口貨漸被擠出。從世界各國生產額中英國比率的減低上，也明白的表示出英國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而戰前所沒有的大規模的失業，在戰後却成了平常的現象。尤其是自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爆發後，更動搖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已經衰頹的根基。到一九三一年秋，英國被迫放棄其金本位。在一九三三年雖然因爲美國金元的凋落，使倫敦重登上世界金融的舞臺，但鎊的勢力仍然抵不過美金法郎和日元的攻擊。英國雖用盡了一切「英雄的手段，」也不能挽回其沒落的厄運。在政治上，隨着經濟地位的衰落、混亂和不安，也在一天天的加深。而目前政治舞臺上的人物：如樞密院長保爾溫（S. Baldwin），已失去舊日潑辣的態度；財相張伯倫（A. N. Chamberlain），也不像過去的剛強自負，漸漸表現出衰老與頹唐；首相麥唐

納，白髮蒼蒼，已經沒有當年的雄心；而韓德森也失去了「革命性格所有者」的豪氣；自由黨黨魁魯意喬治，則更奄無生氣，如垂死的病人。這固然對於英國沒有很大的影響，但却可當作沒落期中英國衰老的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英國，對於殖民地和自治領，漸漸失去統治的力量。所以英國在世界政治上再不願引起風波了。而且英國在現世界上是領有一千三百萬方哩領土的大國家，凡牠所要取得的，差不多都已取得了；此後用不着再圖擴張。這樣的國家如果變更現狀，自然要蒙受相當的損失。而牠又是世界上所謂「開舖子的國家」，牠的全部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其對外貿易的關係。所以英國的對外政策，是現狀的維持與和平。

英國不願歐洲大陸重見戰爭；但目前歐洲的天空却瀰漫着戰爭的雲霧。凡爾賽條約，為歐洲的不安播下了種子；修改條約與保持條約兩體系間的對立，使歐洲的和平失去了踪跡。英國常努力於這種危局的挽救，但在利害衝突的兩大集團間，企圖有雙方都能滿意的調合意見，是很困難的；例如對於凡爾賽條約的問題，英國常以中立者的口吻，友誼的勸

雙方放棄無謂的爭論，解除武裝；但是法國的答覆是：『如果凡爾賽條約廢棄了，你們有保護歐洲和平的決心與能力嗎？』而德國的答覆是：『凡爾賽條約的結果，是一個腐敗的命運；爲着德國的發展，廢除是必要的。』當德國要求軍備平等時，首先給德國以同情的是英國；而一九三三年秋在日內瓦軍縮會議中，首先公開指摘德國的也是英國。一九三三年春，麥唐納與莫索利尼曾作過羅馬的會商，提出了四強公約的草案。這些，都是英國想維持歐洲和平的表現。

英國是遠離開歐洲大陸的島國；從百年戰爭後牠就不再企圖向歐洲大陸擴張其支配的勢力了。但無論如何牠不能否認牠是歐洲的一部分；所以對於歐洲的許多事件，牠不能企圖擺脫。尤其是蒸氣力的發展，使海上的交通縮短起來；而航空技術的進步，假使英國與歐陸的國家引起戰爭，倫敦有在十二小時內被炸毀的可能。英國的海軍，在歐洲雖仍佔着優勢，但是納爾遜（Nelson）和康倭利（Cow Wallis）依恃風力的時代已逝去了。所以英國對於歐洲大陸往往持着恐怖的觀念。英國常把牠的國防線擴張到歐洲的低地國

(Low Countries) 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薛西爾 (Lord Cecil) 就是這種政策的有力的主張者。張伯倫曾說：『低地國的邊陲，事實上就是英國的邊陲；牠們的獨立，就是我們的獨立；而牠們的安全和我們的安全分不開。』英國對於歐洲大陸國的幾次戰爭中，都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大的關係。而羅加諾條約 (Treaty of Locarno) 中關於德國的邊界及其與低地國接壤的保障，也是這種政策的表現。

英國深怕歐洲有強大的國家出現；因為那將破壞了歐洲的均勢，進一步且將危害到英國的安全。十九世紀初年拿破侖就是一個好例子。一九一四年前，英國又是對抗德意志帝國的中心勢力。大戰後，英國仍然繼續其均勢的政策；一九二五年羅加諾條約的訂立，萊茵地帶的保障，以及請德國加入國聯，且為牠取得在歐洲應有的地位，都是這種政策的表現。在戰前，英國要竭力去防制的，是德國的發展，戰後所顧慮的却是法蘭西勢力的擴張。戰後在許多國際問題中，英國常對德國或意大利表示親近，而壓制法國一系的活躍。在英國無論是保守黨自由黨或工黨政府，對於這種政策差不多有一致的意見。他們也知道德

國的要求，在法律上缺乏根據；但他們却又以「事實」和「公道」的理由，同情於德國。在法國人看來：英國這種外交政策是最不聰明的；因為德國復活後，歐洲的均勢是要破壞的。英國的外交家似乎也明白這些，所以在一九三三年秋季的軍縮會議上，西門又以強烈的詞句指責德國平等要求的不當。這種演詞的影響，直到德國發出退出國聯的通告，英國尚不允加以新的考慮。在英國看來：希特拉的政策，是直接承繼戰前德意志帝國的；在以前，對於愛伯特（Ebert）、雷則南（Raehenan）、斯特萊斯曼（Stresemann）、白魯寧（Brining）等的政策，英國是寧願加以支持的，但對於希特拉恢復戰前光榮的企圖，都認為是歐洲均勢的重大威脅。所以寧使軍縮會議停頓，英國也不願答應德國的平等要求。

英國對於歐洲的不安，有時也企圖擺脫。在大戰前，英國的極端和平主義者曾竭力阻撓其祖國的加入戰爭；參戰後又曾竭力企圖將其祖國退出。在他們是僅只憎惡戰爭這種手段，並沒有親德或仇視協約國的意思。他們的見解只是「停止這場可怕的戰爭。」但是這種政策，在有些英國人看來，是不智的舉動；正如邱吉爾（W. Churchill）所說：『當我們不

能避免捲入戰爭的時候，要想對兩個敵對的陣營，作得面面都好，恐怕反要成爲雙方的仇敵。』有一些英國人，認爲英國能有巨大的空軍，在防禦上力圖完善，或者能成一中立的國家；但這對於情勢的險惡是沒有用處的。因爲英國可以保持中立，但別的國家却可拿任何借口侵佔英國的權利。

苦難隨着時間逐漸增加起來；德國已經露骨的代表對於凡爾賽條約的不滿，法國更是絕對信任武力的國家。英國雖曾對法德有過友誼的規勸，但牠們並沒從英國的規勸中得到什麼實惠。所以這種規勸也漸漸無力了。歐洲的大悲劇，正在裝扮，預備登場；此後的英國只有準備其在未來事變中的力量，阻止戰爭的企圖，是枉然的。

英國對德的友善，是爲着對於法意的壓抑；但現在希特拉政權的活躍，使牠感覺到德國的復興是可怕的。所以西門氏的一篇演詞逼迫德國退出了國聯與軍縮，而英國對此也不再積極作挽回的企圖。美代表台維斯曾計畫韓旋這件事的破裂，但德法都不表示退讓，致使台維斯也不能不返回新大陸去玩他的高爾夫球去了。

英國之站在法國一方面，是許多年來的一貫政策；雖然在戰後牠曾抑制法國的發展，但如果法國不願破壞歐洲的均勢與和平，英國是不願以敵意對待牠的。在羅加諾條約中曾有英國保障法國安全的條款，而一九二八年英法也有過海軍協定。最近因為德國情勢的緊張，英國是顯然回到法國一方面來了。但是這種政策又將促成莫索利尼與希特拉的提攜，使歐洲重返到一九一四年的狀態。所以英國不能不慎重考慮其今後的政策。英國很明白：希特拉政府對於歐洲的和平有很大的威脅；但同時牠又須顧及到革命運動在歐洲的發展。希特拉是防阻德國布爾塞維克恐怖的憲兵，希特拉失敗後，德國將出現布爾塞維克的政權。所以牠又不能不為希特拉統治的前途計算。這樣就形成了今後英國在歐洲的苦悶。

歐洲的悲劇，要登場了；英國也在準備着。當軍縮會議失敗後，英國的軍備又大大的擴充起來。海軍的擴充，固然含有對抗美國的意味；但是假如歐洲的變亂爆發時，牠也將是有力參加者。英國教堂的老牧師們，正祈禱着和平；誰料歐洲已經走入瘋狂的狀態，準備人

現代國際政治

類的大屠殺呢！

第四章 蘇聯與世界政治

第一節 兩種制度

在前面，我們曾以很長的篇幅敘述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與戰爭的危機；但與此種矛盾相並行而急速的長成的還有兩個不同的社會體制間的鬭爭，即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間的鬭爭。這種鬭爭，是目前不安的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因素。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的勝利，把世界又帶到一個新的時代去。當布爾塞維克的政府成立後，協約國會資助白俄與捷克的軍隊進攻蘇俄；雖然牠們曾嘲弄俄國的革命是德國的奸細企圖破壞協約國陣線的把戲，但一九一八年不辭跋涉之勞的英日軍隊在海參崴登岸，英法的軍隊從木爾曼斯克（Murmansk）進攻蘇俄，與聯軍在亞察堪（Archangel）登岸，却不是爲着膺懲俄國的背約。新大陸與舊大陸，都對於蘇俄採取干涉政策；而且因武裝干涉不惜化費巨量的金錢。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辯解牠們的行

動是在拯救俄國，但牠們對於蘇俄的畏懼却是誰都知道的事。

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政策，自謂是完全依據於馬克思的理論，企圖推翻資本主義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諸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這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重大的威脅。所以在帝國主義者看來：蘇聯是魔鬼，是文明的破壞者。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的現階段的恐慌爆發後，更激起了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嫉視與野心。蘇聯佔有世界上約六分之一的土地，擁有一切的資源，森林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白金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九五，鐵的埋藏量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總數量，石油的數量也居世界第一；人口雖有一億六千萬，但在這龐大的領土上，密度還算很小。這在恐慌中的帝國主義者看來：蘇聯的廣大的土地實是很好的殖民地和市場。

基於史達林派的「社會主義一國建設可能論」的五年計畫，在一九三二年完成了。蘇聯的輸出品如小麥、石炭、石油、木材之出現於資本主義市場，使切望着打開恐慌的資本主義者痛感不安；在牠們看來：五年計畫完成後的蘇聯，是牠們經濟競爭上的重大敵對者。

所以牠們一方面用所謂「探併」「強制勞動」「囚犯生產」等童話式的惡宣傳，破壞蘇聯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一方面更積極於反蘇聯陣線的結合。

蘇聯當局對於世界情勢的現階段，是早已把握到的；雖然蘇聯與帝國主義間最近漸走進和平的關係中，甚至有的叫着蘇聯已與保守的資本主義世界結合起來，但這正是牠們間鬭爭的微妙的關係之展開。帝國主義者固然沒有一刻忘掉蘇聯的威脅，而蘇聯也沒忘掉武裝干涉的教訓。在蘇聯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崩潰瓦解，現階段的經濟恐慌證明了資本主義者已無法解決其自身的危機；而根本相反的兩種制度之間的衝突，也將不可避免。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危機是不能免除的。帝國主義列強早已在計畫用消滅蘇聯的方法解決其矛盾。最近遠東的緊張情勢，在蘇聯看來就是日本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之下，攻擊蘇聯的軍事動作。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遲早總要爆發的信念，在蘇聯的大眾中已成了宿命論的很固執的見解。當五年計畫漸形完成的時候，蘇聯的人民常說：『五年計畫愈成功，反對我們的戰爭來得愈緊迫。』並且說：『五年

計畫一定成功；因此反對我們的戰爭也一定要爆發。』這幾乎成了普遍流行蘇聯的一種奇異的邏輯。無論是烏拉爾的礦工，或是烏克蘭的農民，以及任何蘇聯的分子，都覺得蘇聯不但是孑然無友，並且各國都在反對他們；巴黎、倫敦、洛桑、海牙、日內瓦以至華盛頓的各種會議，全是反蘇聯的陰謀；就是力主聯俄的英首相麥唐納，也被罵作「基督教的孟雪維克」，認為是他們的仇敵。『我們不願戰爭，但我們却預備着戰爭。』這種話是每一個蘇聯的分子都會說的。蘇聯的當局，現在雖然與帝國主義國家間建立了和平的關係，但也積極擴充軍備，準備參加未來的戰爭。

在帝國主義方面，對於蘇聯差不多都患着歇斯迭列的病症。牠們認為蘇聯是很好的市場，爲着本國經濟危機的解除，與蘇聯合作是必要的；但再想到蘇聯與自己在制度上是絕不能調和的時候，却又有些恐怖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都在與蘇聯維持着和平的商業上的關係；但所有資本主義的國家也都在計畫着怎樣去消滅蘇聯。法國與其領導之下的小國都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了，德國也願繼續維持其與莫斯科間的條

約關係；但德法與白俄的領導者間却常有祕密的結合。英國也深知道蘇聯給與歐洲和平的威脅比德法的對立來得大，所以牠一方面調合德法間的衝突，同時支持希特拉，負起保護歐洲文明，反對蘇聯的任務。所以有人說：在歐洲積極的擴充軍備以相向的大敵，不是在德國一系看來是法國，也不是在法國一系看來是德國；而是從帝國主義的一系看來是牠們共同的大敵蘇聯。在遠東，以及在新大陸上，也都是如此。

緊張的世界政局中，孕育着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危機；但這並不能絕對抹煞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與戰爭的可能性，這種情勢在從前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中就已表現出。目前帝國主義間的鬭爭更走入尖銳化的階段，這又破裂了牠們進攻蘇聯陣線的結成。這兩種戰爭的危機，震盪着現世界，造成了現階段的世界政治中的微妙的關係。

第二節 蘇聯的對外政策

現在全世界都對蘇聯和平外交的成績表示驚疑；但這種和平政策的運用，絕不是因

爲布爾塞維克愛好和平。蘇聯的這種和平政策，已有其悠久的歷史了；我們當然還記得：布爾塞維克取得俄國的政權後，對外的第一次表示，就是「和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就是蘇維埃政府組成的前一日，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內，俄國當局曾提出了其對外和平的原則；這種原則，在新政府成立後，更由外交人民委員長托洛茨基（Trotsky）以牒文向各國提出。雖然當時的蘇俄以此換來的只有協約國方面的冷嘲，但和平終於比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更有效的救出了俄羅斯。從那時候起，直到最近，蘇聯一貫的外交政策，只有和平。這種和平政策，有人認爲是出於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讓步；也有人以爲這是蘇聯對世界革命政策的巧妙的運用，因爲一九一七年的蘇俄和平提議，背後曾隱藏着列寧的「要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爲國內革命戰爭」的陰謀的。那時蘇俄政府的當局，深知環繞着牠們的都是反蘇俄勢力支配之下的國家，對於蘇俄新政權的干涉是必然的；同時牠們認爲資本主義制度已開始崩潰，凡在俄國成功了的事，在其他參戰的國家也是成熟了的。所以一方蘇俄政府對各國提出了和平，一方第三國際積極準備扶助各國的革命。但事實

上這都成了泡影。革命在德國和匈牙利不幸夭折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也接着蘇俄的和平提議開始。蘇俄對外政策的這種失敗，曾被人嘲笑作是沒有政治修養的領導者們的報應；因為那時多數的蘇俄領袖來自西伯利亞的牢獄與歐美的流亡生活。

在一九二一年武裝干涉的危機渡過後，列寧不顧反對派有力的反對，毅然開始了新經濟政策；這是救濟戰時共產主義者所實驗而發生的紊亂的經濟危機的一種手段，要使將來蘇聯的進步更爲堅實。那時蘇聯與西歐各國的經濟狀態，都陷入了不安；蘇聯要想補救其經濟的破綻，不能不獲得資本主義各國的援助，反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復興，也離不開佔有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所以列寧曾說：『資本主義諸國需要蘇聯，蘇聯也同樣需要資本主義。』當時帝國主義者認爲蘇聯已放棄了其共產主義的原則，布爾塞維克與資本主義的「文明勢力」妥協是可能的。因此布爾塞維克治下的蘇聯得到了許多國家事實上的承認；許多商約與政治協定也都締結成功。這時蘇聯內部，爲着對於世界革命主張的不同，又分作了兩派：托洛茨基與齊維諾夫認爲蘇聯應以全力去領導世界革命的鬭爭，資本

主義的總崩潰才是蘇聯的保障，「國家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不但背叛馬克思與列寧，而且是不可能的；但在史達林一派則堅決的主張「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論」，在他們以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建立，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統治勢力的削弱，現在蘇聯對於階級的敵人雖然似乎表示讓步，但這並非退却，不過是使蘇聯走向較穩地位的。一種有計畫的運動。對於這種論辯，雙方都帶着意氣與偏見，這就是有名的「一九二五年的爭論」。但結果是史達林的「國家共產主義」勝利了。這時候，蘇聯已獲得許多國家的正式承認。

一九二八年蘇聯開始了有名的五年計畫；在那裏，他們企圖在「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論」的政策之下，進行顛覆世界資本主義的工作。他們自信這種政策的最高妙的手段，就是避去政治的或軍事的對抗，佯作「隱忍」的對資本主義體系作經濟上的進攻。在蘇聯看來，帝國主義對蘇聯進攻的陰謀，一天天的在增漲着；但同樣帝國主義間的衝突，也是近在眼前的事。蘇聯就把握住了這焦點，企圖盡量的避去帝國主義的進攻，專待着帝國

主義衝突的爆發。他們認為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是必然的；所以目前布爾塞維克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政策，專等待帝國主義崩潰的到來。

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的手段，是利用帝國主義的弱點，保持其社會主義勢力的發展。目前帝國主義已為普遍的經濟恐慌所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躍進，對於瀕於恐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暫時的解救，具有莫大的作用。蘇聯第一次五年計畫完成後，現在已經走入第二次五年計畫；蘇聯建設事業的躍進，自然需要各國經濟上的援助；這樣，許多國家的重工業，就把蘇聯當作了重要的市場。從前有許多國家認為蘇聯是不履行國際義務的國家，不能與牠發生通商關係，但是十幾年來事實已證明蘇聯是現世界唯一守信用的國家。蘇聯人民對於沒得到他們的同意的沙皇時代以及凱倫斯基政府所借的債務，當然沒有償還的義務。但蘇聯也深知道，如果牠不守商業信用，牠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經濟關係馬上就要停頓。所以他們不能不竭力的維持其對外的商業信用。一個曾與蘇聯有過七年商務合同的美國建築師曾說：『俄國人是要付錢的，不然他們寧肯死掉。』現在資本

主義的國家，對於應償的債務可以「緩付」，即所謂「不付」；但蘇聯却不敢一次背棄牠的商業信用。所以在帝國主義的國家看來，蘇聯是現世界中最好的市場。尤其當帝國主義市場爭奪戰激化的時候，除去蘇聯，並沒有廣大的市場可供銷售其過剩的商品了。蘇聯就把捉住這一點，與許多在制度上絕不相容的國家間成立了和平的關係。在英國，自由黨與工黨固然重視對蘇的商務關係，就是保守黨的政府，也不敢忽略對蘇貿易數字的驚人。自一九二一年起英蘇的關係就在時續時斷中，這完全是蘇聯對英經濟關係的作用。在德國，雖然希特拉公然提出消滅布爾塞維克的主張，但與蘇聯間的舊條約與議定書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又重新批准延長並且換文了。意大利在現世界於思想上與蘇聯立在正相反對的地位，但也與蘇聯簽訂了蘇意新關稅協定與對意信用保障的新協定。同樣的原因，使歐洲反俄領導者的法國與十六年來堅持不承認蘇聯政策的美國，也不能不與蘇聯恢復邦交維持好感。就是東京雖積極的表示其進攻蘇聯的態度，但實業家與財閥對此仍表示不滿。蘇聯捉住了這一點，把帝國主義國家拉攏到自己的虛偽的和平政策之下，弛緩了

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陣線的結成。

帝國主義國家暴露給蘇聯的第二個弱點，是牠們相互間的對立的激化。在歐洲，在遠東，以及全世界的各處，都瀰漫着帝國主義間的政治的經濟的鬭爭。蘇聯把捉住了這一點，盡量避免捲入帝國主義間相互鬭爭的漩渦，而利用這種形勢，與許多國家締結了互不侵犯的多邊公約。在一九二七年前，土耳其、德國、立陶宛、波斯、阿富汗都已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了；從一九三二年起，因為蘇聯五年計畫的完成及德國政局的不安，使法國及其支配之下的波蘭也都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與蘇聯西部接境的芬蘭、愛沙尼亞、萊脫維亞，也都與蘇聯締結了同樣的條約。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的世界經濟會議中，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倫敦更與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波蘭、羅馬尼亞、萊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七月四日又與羅馬尼亞、土耳其、捷克、南斯拉夫諸國間以及立陶宛締結了同一性質的條約。而美俄復交也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實現了。一九三三年冬，李維諾夫曾有意大利之行，意大利對蘇的好感，大半的原因是爲着對法的鬭爭。帝國主

義間對立的激化，爲蘇聯造成維持其安全的好機會。

蘇聯對於接近其邊境的國家，盡可能的在和平政策之下維持友好的關係。在從前是進攻蘇聯先鋒的西歐接境的諸國，現在都已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了；對於中國也在一九三二年冬恢復了外交關係；在近東，對於土耳其從來就維持着友好的關係；而對阿富汗與波斯也已經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在遠東，對於日本之攻勢的態度，蘇聯處處表示退讓。蘇聯的政策，是要在與其接境的各國間，締成了和平條約，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保障，並與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鬭爭隔離。現在在蘇聯的國境上，只有東方——尤其是日本與滿洲之間缺乏和平的保障了。

蘇聯對外雖保持其一貫的和平政策，但正如我們前面說過的：這並不是布爾塞維克愛好和平，不過是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種保護罷了。蘇聯希望能在和平中進行建設工作；他們認爲社會主義勢力在蘇聯的躍進，也就是資本主義勢力在現世界中的削弱。並且企圖在反蘇聯的戰爭未爆發前，逃避帝國主義鬭爭的漩渦。但這並不是說蘇聯厭惡

戰爭，而且蘇聯也並沒忘記帝國主義進攻的威脅。沒有一個蘇聯的分子能相信帝國主義國家不是正在預備戰爭；或者有的蘇聯人民相信瀕於沒落的帝國主義不願再見戰爭，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和平情緒之浮動，是最不可捉摸的。無論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對於和平的理想說得怎樣的好聽，而且與蘇聯恢復國交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但在兩種互相破壞的制度之間，和平是沒有的。蘇聯的人民都相信：沒落中的資本主義終將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出於一戰；第二次世界戰爭在開始的時候，或者不是一種反蘇聯的戰爭，但戰爭的結果一定是反蘇聯的。蘇聯的當局一方宣傳着『工人無祖國』一方卻警告他的民衆說：『預備保護你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呵！』而在蘇聯的社會活動中，也慣用『動員』『戰線』『戰爭』『征服』『好戰政策』等軍事名詞。這雖是些小事，但訓練國民對於戰爭的情緒，却是很有力量的因素。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躍進，蘇聯已成爲現世界的野熊了；牠現在雖然要維持其與帝國主義間的和平，但同時却正在準備着參加未來的戰爭。

第三節 蘇聯與歐洲

蘇維埃聯邦的重要地帶是在歐洲；烏拉山以東世界大荒原的工業化，雖然引起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注意，但在帝國主義者看來，牠比較的不如歐洲部份的蘇聯重要。而且對於蘇聯從來就立在對立的地位，主使反蘇政策的又是西歐的國家。所以蘇聯與歐洲的關係，是世界政治情勢發展中的重要因素。

我們在前面曾以很長的篇幅，分析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而且這種衝突的形勢，對於世界和平將有很大的威脅。但同時我們又看到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常苦思焦慮的企圖挽救歐洲的危局；牠們雖然知道牠們之間的戰爭危機是很迫切的，但牠們却企圖能夠維持牠們之間的和平。從許多次對於歐洲和平保障有重大關係的國際會議上，我們可以看出英法對於德國強大化的諒解的態度；法國甚至以武裝警察去鎮壓反對德國的民衆示威。當希特拉勝利的消息傳到巴黎後，法政府爲着制止民衆有反德的鹵莽行動，曾拘捕了很多人；同樣的事件也曾發生在英國。一九三三年麥唐納與西門往羅馬去的時候，所負的使命，是想從帝國主義的鬭爭中救出歐洲。一九三三年冬季的軍縮會議，把德國驅

出了國聯，而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又在設法企圖消除其與德國間的惡化關係。巴黎、倫敦、柏林的外交當局，幾乎全部的精神，都用在歐洲協調的建立上。牠們都在希望着和平，但也都在積極的準備戰爭；這種情形不能不使我們猜疑到牠們是在準備對於其共同敵人蘇聯的干涉戰爭。

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不在準備對於蘇聯的鬭爭；雖然牠們與蘇聯之間都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或和平的外交關係，但誰都不敢肯定，一紙條文可以約束好戰的帝國主義的野心。現在歐洲與蘇聯間的關係，正在極微妙的變化着；下面我們將對這種關係加以簡單的分析：

英國，是歐洲最早的反蘇聯運動的指導者。在現世界中，英國與蘇聯，一個是沒落期資本主義的典型，一個是對資本主義統治取着攻勢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牠們是立在對立的兩極端中。在蘇聯看來：英國是經濟剝削與壓迫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典型勢力；但在英國看來：在現世界中絕不能容許布爾塞維克的恐怖破壞牠的利益，使牠更陷於政治的經

濟的危機，爲着大英帝國的將來，布爾塞維克的勢力必須消滅；這種對立的情勢，就形成了蘇聯與英國之間的緊張的關係。這種緊張的情勢，在過去雖也曾因爲英國內部的諸種困難有過很多的變遷，但英蘇鬭爭的情勢却是不變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喬治內閣因爲援助希臘進攻土耳其的戰爭失敗後，感於蘇俄在近東對於各國革命運動支持的威脅，漸漸放棄了武裝干涉蘇俄的政策，以互相禁止宣傳爲條件，與蘇俄締結了商約。但在一九二二年秋保守黨的伯那爾勞（Barnard）取得英國的政權後，英俄關係又趨於惡化了。接着一九二三年五月發出了寇仁（Corson）的通牒，英蘇關係更趨惡化。直到一九二四年初麥唐納的工黨內閣出現後，英國才正式承認了蘇聯。但不久保守黨又借齊諾維夫（Zinoviev）信件問題推翻了工黨內閣，英國的政權轉入保爾溫的保守黨內閣，英蘇關係又惡化起來。尤其當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件發生後，英蘇關係瀕於重大的危機。到一九二六年震動全英的炭礦罷工爆發後，更使英國對蘇聯恐怖起來；這時中國的革命運動，已在南中國發動起來，英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的地位，陷入了莫大的危機；當時張伯倫曾企圖

擴大歐洲反蘇聯陣線。一九二七年倫敦與北京都發生了搜查蘇聯領館與商務機關的事，接着，英蘇又斷絕外交關係了。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麥唐納重新組閣後，英蘇關係才又趨好轉。在一九三二年八月，英國的政權轉入事實上保守黨專權的聯立內閣；接着渥太華會議的帝國經濟統一運動，在十月十八日的下院中通過了英蘇商約廢棄的議案。在一九三三年春，因為莫斯科英技師被捕事件，又斷絕了與蘇聯的商業關係；到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開會的時候，英蘇通商關係才又恢復過來。

我們總看英國與蘇聯的關係，都是處在對立的地位；而這種對立關係的弛緩的樞紐，總是在英國一方面。

存在於英蘇之間的衝突，一種是雙方經濟利益的不調合，一種是在東方以及在歐洲的政治上的鬭爭。英國的報紙以鋒利的言辭，反對西伯利亞所產牛油的傾銷，以及蘇聯木材的輸出，而蘇聯石油在世界市場上的活躍，更使英國感到不安。高加索的油礦是世界上最豐富的產油區域，牠對於英國在波斯的石油事業，是有力的競爭者。現在蘇聯的石油在

東方已與英國的石油業開始大的競爭，英國爲着對蘇聯的石油競爭及對於高加索、巴庫與巴通石油的野心，不能不參加反蘇聯的競爭。

英國與蘇聯的經濟競爭雖然漸趨激化，但和政治上的競爭比較起來，還是很小的事；而且蘇聯的市場，對於英國過剩商品的銷售是很有用處的，所以英蘇間雖因債務甚至商業上的利益引起了衝突，但作爲英蘇對立的基本問題還是政治上的衝突。

在西方，布爾塞維克的恐怖，使英國感受到很大的不安。有一次英國的軍事雜誌（*Val and military Record*）曾誇大的在社論裏揭示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說：『莫斯科

不但策畫着侵入波蘭，而且企圖獲得蘇彝士運河的支配權。克雷姆林（*Kremlin*）想佔領埃及和蘇彝士運河橫斷土耳其、敘利亞和耶路撒冷，從事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爲着防禦布爾塞維克在歐洲的發展，英國不能不作反蘇聯的領導者。對於波蘭、芬蘭以及西歐其他與蘇聯接壤的小國的反蘇聯運動，英國都曾與以有力的支持。白俄的復國運動，也都曾受英國的援助。就是對於希特拉的強暴態度，在進攻蘇聯的目的之下，英國也寧願與以援助。

英國皇家荷蘭石油公司董事長的愛妻，就是一位著名的沙皇將軍與哥薩克兵中恐怖主義者的女兒。英國的資本主義者在「保衛文明社會」的這一偽善的道德的名義之下，不斷有消滅蘇聯的陰謀；一九三三年春季轟動全世界的蘇聯逮捕英技師案，就是英國有計畫的破壞蘇聯的陰謀的暴露。無論英國的外交當局怎樣巧為掩飾，但孟克羅斯（Alm Monkhouse）——維克公司（The Metropolitan Vickers Electric Co.）的經理，與英國的軍事偵探部有密切的關係，却是他在蘇聯的法庭中所自白的。當這件事發生後，英國的當局更誇大的宣傳這事件的嚴重，向全世界作反蘇聯的宣傳，造成不利於蘇聯的情勢。

英蘇政治鬭爭的焦點，與其說是在歐洲，更不如說是在東方。當蘇俄擺脫了武裝干涉的恐怖後，曾在巴庫（Baku）召集過東方民族會議，宣佈「反對帝國主義的神聖戰爭。」在印度，在土耳其以及阿富汗和波斯，都表現過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反抗。這些地方本是英國在東方的重要的勢力範圍，這些地方反英運動之興起，加重了英國對蘇聯的恐怖與嫉視。英帝國主義離不開亞洲，但亞洲的民族革命運動却一天天在發展着。英國爲着保持其

在印度的利益，不能不切斷印度與布爾塞維克的聯絡。所以英國對於新疆的獨立運動，曾與以積極的支持。在一九三三年英國曾在吉爾吉特（Gilgit——在喀什米爾北）設立駐軍區，更密派軍官，至新活動。在一九三四年初，南疆疏勒的獨立運動，果然具體化了；這就是英國在新疆所設立的印蘇緩衝國。英國同時對於在印度與土耳其斯坦間的阿富汗與波斯，也積極培植其勢力。阿富汗與波斯，是英俄之間的老爭端；現在一方有英國勢力的操縱，同時在政治上却常反映着蘇聯的積極政策。阿富汗在一九一九年獲得獨立後，不久就和蘇俄締結了不利於印度的條約；阿孟烏拉汗（Amanullah Khan）的改革，顯然的是受蘇聯的影響。爲着誘惑波斯，蘇俄在十月革命後，立刻宣布取消帝俄在波斯於一九〇七年所得的一切條約上的利益；這對於英國在那裏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英國現在正擴展其勢力於西藏和西康，同時更支持新疆的獨立運動。英國希望在這些地方建立英國支配之下的新政府，準備攻取西伯利亞的蘇聯勢力，並且防止蘇聯在東方的發展。

蘇聯對於英國之攻勢的態度，並不絲毫表示退讓。在蘇聯民衆的示威中，常揭着麥唐納、邱吉爾、張伯倫、保爾溫等的諱畫；同時在他們的談話中很少單獨提到「英國」對於這種字，他們愛與「帝國主義」一詞聯結起來。這固然是小事，但這足證明蘇聯反英情緒的緊張。現在蘇聯與英國之間的衝突仍在積極的增漲着，牠們是沒有調合的餘地的。蘇聯的大衆，對於英國的政策，隨處都與以敏銳的注意。關於英國的將來，在莫斯科談論得是很起勁的。而英國爲着其厄運的挽回，也不能不積極於消滅蘇聯。這兩種對抗的勢力，對於未來世界情勢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在歐洲被認作反蘇聯的指導者，同時是進攻蘇聯的十字軍的大本營的，還有法蘭西。牠是歐洲大陸的領導者；雖然在歐洲有許多國家不滿於法國的霸權，但在進攻蘇聯的目標下，牠們却是相同的。法國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恐怖與仇恨，或者比英國還要重大些；尤其是在戰後德國與蘇聯的和解，更促成牠對於蘇聯的仇視。所以在過去十幾年中，法國總是立在歐洲反蘇聯領導者的地位。

法國進攻蘇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利益的衝突，與法國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恐怖。在戰前，法國在俄國方面保有很大的權益，在巴黎資本家的戰略上，俄國是供給法國重工業原料的地方，同時也是法國生產品的主要販賣市場。據蘇俄經濟學家的估計：法國投在俄國工業上的資本，在一九一七年前，大約有七萬萬金盧布，佔各國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烏克蘭及其鄰近的通乃資低地（Donetz Basin）這些歐俄最富饒的區域，是銷納法國投資最重要的地方。此外還有大量的投於非生產事業的政治借款，這都是法蘭西的金利生活者所依據的。但這些債務却全被布爾塞維克破壞了。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法國要積極的參加武裝干涉蘇俄的鬭爭，保護其在俄國的利益。在第一次干涉的時候，克里孟梭與英國之間曾協定了勢力範圍，自己選擇了烏克蘭、克里米亞、通巴斯的煤鑛區域。法國並且支持蘇俄境內的反革命勢力；在烏克蘭的白俄政府，曾允許了償還從前沙皇時代的債務，並且和法國締結了保護國的條約。

法國在戰後總站在積極的反俄地位，但牠並沒有獲得什麼利益。因為武裝干涉，化去

了很大的戰費；而希望布爾塞維克政府償還沙皇時代的債務的企圖，也成泡影了。而這時德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又趨好轉。所以法國不能不重新考慮其認為適當的政策了。法國認為戰後市場的開闢非常重要，終於在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式承認了蘇聯。但這並不是說法國放棄了其進攻蘇聯的企圖。在法國覺得和蘇聯立在明顯的反對地位，無論是在經濟的觀點上或對於德國的關係上，都是不利的；最好的方法是在東歐找一個或更多的聯盟國，要牠們能夠反對德國並且幫助法國在烏克蘭的陰謀。所以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都在法國支配之下，變成了歐洲防衛蘇聯的哨兵線（Cordon Sanitation）。因此，在歐洲與蘇聯之間，更形成了緊張的局面。

波蘭是法國羽翼之下的國家。波蘭想恢復其昔日的光榮，不能不接受法國的保護；而波蘭在法國看來，也是牠在東歐政策的維護者。所以波蘭對於蘇聯的任何行動，背後都隱藏着法國的陰謀。

波蘭人常憧憬着一七七二年前帝國時代的疆域，把國界從波羅的海伸張到黑海。皮

爾蘇士基曾有「東歐聯邦」的計畫，他的企圖就是想將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等聯合起來；但是這終歸爲泡影了。華沙的法西斯蒂政府，也在作進攻蘇聯的準備。在一九二〇年四月，波蘭不宣而戰攻入基輔（Kiev）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蘇聯駐華沙公使伏依柯夫（Volkov）的被刺，都是波蘭對於蘇聯的挑釁；而這又都是先得到了法國的允許的。

羅馬尼亞也是法國翼卵之下的小國。在一九一八年初，當蘇俄正忙於內戰的時候，牠受法國的指示將蘇俄的貝沙拉比亞（Bessarabia）據爲己有；事後蘇聯雖沒至決定以武力收回這塊領土，但在蘇聯人民的觀念中是不會忘掉這件事的。而法國則利用這種機會，操縱羅馬尼亞對於蘇聯的政策。

法國在歐洲的東部如芬蘭、愛沙尼亞、萊脫維亞、波蘭以及羅馬尼亞諸小國間，築成了進攻蘇聯的堅固的陣營；這幾個國家聯合起來約有六千萬的人口，武裝的力量也有兩百萬。牠們不但是歐洲東部與蘇聯間的邊界，而且是堅固的障壁。存在於牠們與蘇聯之間的重要的問題，是烏克蘭、貝沙拉比亞等麻煩的問題，和愛沙尼亞與萊脫維亞的政治安定問

題。法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支持各國進攻蘇聯的陰謀。這些國家都受有法國的軍事性質的接濟。波蘭的軍事預算常佔預算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以上；里加和華沙常作爲世界反蘇聯的情報處；波蘭的軍事演習，常聘請法國參謀部的人員在蘇聯的邊境舉行。法國不但利用這些小國進攻蘇聯，對於蘇聯境內的反革命運動也常與以支持；白俄中如郎格爾（Wangel）、高卻克（Koltchak）、戴尼金（Denikin）和雨但涅奇（Yudenitch）都曾受過法國的援助。一九三〇年的著名產業黨事件，更是法國進攻蘇聯的陰謀的暴露。

但是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法國與蘇聯的關係却漸趨好轉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法蘇互不侵犯條約簽了字，而法國支配下的東歐諸國也與蘇聯締結了同樣的條約；這一方面是基于法國對於希特拉勢力活躍的恐怖，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法國對蘇政策的變更，及蘇聯對帝國主義國家妥協政策的運用。在法國覺得：目前既不能發起對蘇聯的戰爭，不如和蘇聯暫時維持和平關係較有利益。而蘇聯當局也認爲與法國妥協比致力於世界革命更於自己有利。有一個法國將軍曾說：『現在的紅軍是有很好的訓練的武力，在蘇聯和平政

策之下，絕不能向世界挑戰。而且我們對蘇維持友好的關係，在經濟的意義上是有很多好處的。』赫里歐也說：『法國對於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蘇聯，現在已到了不能刮目相待的時候了。』從一九三二年法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法國對蘇的輸出，接着就有幾倍的增加。一九三三年秋赫里歐蘇聯之行，更鞏固了法蘇間的友好關係。但這不能看作是法蘇對立已經消失；或者如巴黎時報所說的共產主義急需法國的援助；實際上這是法蘇雙方實利外交政策的表現。法國對於希特拉運動，表示諒解；德國與波蘭之間也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其自身間的衝突，盡可能的在求避免，這證明牠們並沒有忽視了蘇聯對於牠們的威脅。

在歐洲的對蘇關係中，最重要的還有意大利與德國的態度。意大利在政治主張上是和蘇聯處在絕對相反的地位；但在歐洲帝國主義的矛盾關係中，牠却希望能與蘇聯合作。而蘇聯目前既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政策，也自不惜與和自己制度不相調合的意大利，維持友好的關係。意大利在法意對立的關係中，是處在孤立的地位；當法蘇關係轉好後，牠也不

能不與蘇聯締結新的通商協定了。但蘇意關係的好轉，此外還有更重要的經濟上的原因。意大利缺乏燃料、金屬及其他資源，而蘇聯就是可以供給這種商品的國家；同時意大利的重工業生產品，更可向蘇聯銷售。所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蘇意新商約的協定在羅馬由莫索利尼與賴文遜（M. Tavernson）簽訂了。此後蘇聯的軍艦曾有拜會意大利的遠行；一九三三年冬李維諾夫與莫索利尼在羅馬所成立的諒解，更增高了意大利在歐洲政局中的地位；而意蘇間的關係也暫趨和平了。

德國是凡爾賽條約束縛之下的國家；牠和蘇聯同樣感受歐洲各國的威脅。所以當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正積極於反蘇聯的鬭爭時，德、蘇間的拉伯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反成立了。此後蘇、德間因為商務的原因，總是維持着友好的關係。但是當希特拉政權在德國出現後，德、蘇關係却大變了。國社黨是抱着從布爾塞維克的恐怖中救出德國的企圖登臺的，所以在國內以殘酷的手段消滅馬克思系統的勢力，對蘇聯也開始了嚴厲的攻擊。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間，國社黨對蘇聯住德通商代表和新聞記者駐宅的搜查，以及對於蘇

聯強暴的表示，使兩國間的關係更嚴重化起來。一九三三年夏季，德意提攜的消息傳遍世界；而意德密謀合併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波蘭與蘇聯領土的一部，創立新聯邦國家的消息又轟傳一時。在世界經濟會議中，胡根堡更公開的提出侵入蘇聯西部領土的意思；國社黨的外交顧問盧森堡（Alfred Rosenberg）氏也主張德國應向東發展，佔領烏克蘭；這些陰謀都是德、蘇關係惡化的原因。但當德國考慮到其經濟的利害關係時，則又不能對蘇聯表示好感了。德國是依恃國外貿易而支持其經濟發展的國家，而蘇聯便是德國重工業的很好的市場。所以不管國社黨對於布爾塞維克怎樣的恐怖，但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德國與蘇聯間重又將在一九二六年締結的柏林條約，一九二九年的仲裁協定，以及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簽字的議定書，批准並無定期的延長。

我們從上面的分析中，知道歐洲與蘇聯間是處在不能調合的地位；雖然現在表面上暫趨好轉了，但中間的矛盾並沒有絲毫減削。這種不能調合的歐洲與蘇聯間的關係，對於世界的和平，將成爲很大的威脅。這件事如果我們一考察蘇聯與歐洲帝國主義的整個的

關係，當更可得到證明。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對於蘇聯的態度，自始就取着攻勢。在一九二〇年英法支配之下的國聯，曾有向蘇俄派遣調查團的企圖；在一九二一年迄一九二二年的蘇俄大飢荒中，國聯也曾企圖在賑災的偽善的名義下，樹立蘇俄境內的反政府勢力。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間的日內瓦會議，蘇俄代表齊采林（Chicherin）曾有普遍的軍備限制的建議；但遇到法代表巴爾松（Barthou）的反對，竟成爲泡影。這原因是帝國主義不願放棄其武裝進攻蘇俄的意圖。此後在許多次關於軍縮的會議中，蘇聯的裁軍提案都遭否決。在帝國主義的紳士們看來：蘇聯的裁軍提案有些近乎幻想。

在蘇聯看來：歐洲的帝國主義者不但在軍備問題上作攻擊蘇聯的準備，而且更進行着許多政治的陰謀。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路德（Luther）與斯特萊史曼（Stresemann）在英國外交部簽訂了羅加諾條約，到一九二六年，英法更把德國拉到國際聯盟的體系內；這在布爾塞維克的目的中，就是歐洲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的政治的陰謀。因爲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上講會員國義務的時候，曾有『對於保護國聯盟約之任何會員國

之軍隊，當其通過國境時，須與「便利」的話；這對於歐洲帝國主義尤其是法國是從波蘭一帶進攻蘇聯的最便利的道路。蘇聯認為：幾年來歐洲帝國主義之間的會議，都與進攻蘇聯有關；無論這種會議是出於政治的形式或經濟的形式，我們試一讀莫斯科的報紙，就可以知道蘇聯正怎樣敏銳的注意這種情勢。現在蘇聯正利用其一貫的和平政策，避免帝國主義的攻擊，在歐洲一向視為危險的西部國境，因為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暫趨和緩了；但同時在克雷姆林，並沒有一刻對於準備戰爭的工作弛緩。於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蘇聯對外政策的兩面性了。

第四節 東方的反蘇聯戰線

現在蘇聯與西方的關係，雖然在暫時和平的面具之下緩和起來；但在東方却一天天的明顯的惡化着。這是因為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東方的蘇聯距離蘇聯的中心很遠，在西伯利亞工業建設尚未完成及軍事防禦還不充實的時候，是進攻蘇聯的最有利的機會；所以在東方，帝國主義與蘇聯的衝突，實際已達到激化的程度。

蘇聯在東方與帝國主義衝突的焦點，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滿洲問題，以英帝國主義為中心的近東問題，以及英、美、法、日為中心的中國問題甚至太平洋問題。這種衝突，在布爾塞維克取得俄國的政權後，就逐漸緊張起來。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就是有力的證明。此後在滿洲因為中東路問題，帝國主義者也曾作過進攻蘇聯的陰謀的支持者。而近東方面的情勢也在英國的支持之下很微妙的變化着。直到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爆發後，蘇聯在東方的外交關係，更重要起來了。

滿洲事變，含有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很大的陰謀；這是布爾塞維克黨人所肯切認定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常以反蘇聯的前衛自居；這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看來，日本也很足以擔負這種任務。所以當滿洲事變爆發後，帝國主義者除了為着在中國的利益爭取關係給日本的野心以某程度的限制外，對於日本之進攻蘇聯的行動則無限止的予以支持。無論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否有進攻蘇聯的決心，但牠却常利用進攻蘇聯的行動誘惑帝國主義對於其在遠東問題上的同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巴黎會議上，日本帝國主義者曾借口

進攻馬占山軍佔領黑龍江，這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是日本進攻蘇聯的發動；所以對日本表示很深的同情。在一九三三年春的熱河事件中，日本也曾利用中東鐵路問題，引起對蘇惡化的宣傳，換取帝國主義者對於其在華北政策中的諒解。當西姆拉印日會議悲觀的時候，日本也曾利用中東路問題誘惑英國對牠讓步。而當羅斯福與李維諾夫在華盛頓談判美蘇復交問題的時候，日本又故意宣傳日蘇關係的緊張，甚至日本的通訊社發表日蘇戰爭已將開始的驚人的消息，誘惑美國放棄其與蘇聯的復交談判，重回到帝國主義聯合的陣營來。不過這並非說日本對於進攻蘇聯的行動僅是虛張聲勢，假如時機成熟了，日本是要發動對蘇戰爭的。

歐洲的帝國主義者，目前尚沒有引起對蘇戰爭的決心，所以在西方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但這並非說牠們已經放棄了進攻蘇聯的企圖，反之且在東方結成了反蘇聯的新陣營。無論日本是否願作進攻蘇聯的先驅者，不過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看來，日本却是唯一足以擔當這一任務的國家。所以牠們對於日本的政策，在某種限度以內往往與

以支持。這樣，在東方的帝國主義衝突，在進攻蘇聯的目的下，暫時得到緩和。但這種緩和並沒有消滅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日本雖可以作為進攻蘇聯的前驅，但日本勢力的膨脹，却是與牠們不利的。尤其對於日本勢力在滿洲的發展，排除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更引起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滿。就中尤其是美國，在滿洲事變之前，本是與日本在滿洲的競爭者，當事變發生後，不能不退出了。所以美日之間在進攻蘇聯的利害上，發生了不同的意見。因此當日本強佔中東路的陰謀文件發表後（蘇聯發表的菱刈文件），更引起美國方面的不安了。因為在美國看來：日本對於中東路的政策，僅僅是為着自己勢力的擴張。所以蘇聯發表日本強佔中東路的秘密文件，是促成美、蘇接近的有力的因素。

日本與蘇聯之間的糾紛，還有漁業問題。堪察加附近的漁產，在日本看來是很大的富源。而東方蘇聯的木材、煤油與石炭，更與貧困的日本以大的誘惑。日本企圖在各國支持下攫取蘇聯在東方的領土與權利，但在帝國主義者的眼中，這是日本擴張其自己的勢力

的企圖。

帝國主義在進攻蘇聯的企圖上是統一陣線的，但其內部的權利鬭爭，也在急劇的開展中。日本在進攻蘇聯的條件之下，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所要求的代價太大了，所以深引起其他國家的不滿。在英國，雖然會暫時對於日本的野心表示讓步；但在美國却不惜以與蘇復交恫嚇英、日；而英國和日本對於中國問題的意見，也不完全協調。同時其他帝國主義者僅僅把日本看作是進攻蘇聯的前衛，而不願支出很高的代價；美國甚至企圖從日蘇衝突中獲得利益。而日本對於其他國家的意見，更有確切的認識；牠可以利用進攻蘇聯的號召誘惑各國對牠的援助，但同時牠並沒有犧牲自己去挽救資本主義的決心。所以在遠東的帝國主義與蘇聯間的衝突，最近仍是動盪於不安定的狀態中。

發生在遠東的進攻蘇聯的運動，和西方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在一九三二年，日本的軍人在波蘭的旅行中，曾和華沙政府作過進攻蘇聯的有計畫的討論；而蘇聯西境的各國，也認為日本在遠東的政策，是牠們在西方行動的呼應。但牠們也深深的知道：牠們的實力就

讓加上大國的援助，能否使蘇聯屈服還是問題。所以牠們寧肯暫時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的條約；而同時對於日本在遠東的政策，却與以很大的同情。

蘇聯與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在近東更以新的形式出現。當布爾塞維克取得俄國的政權後，對於近東的解放運動，曾公開的與以支持。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舉行的東方民族會議，主要的參加者是印度、波斯、土耳其及阿富汗，當時第三國際主席齊維洛夫和祕書拉迪克，曾以反抗西歐壓迫的「神聖戰爭」（Holy War），鼓動各國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反抗。而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加拉罕就曾通牒波斯政府，取消波斯欠帝俄的一切債務並退還割地，並且將俄國在波斯的一切非法權利，讓給波斯人民。加拉罕同時又慫恿波斯政府向英國作同樣的要求。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蘇俄共和國人民委員對「默罕默德」勤勞大眾的宣言，及此後對於土耳其的援助，都使歐洲的帝國主義感到不安。所以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對於蘇聯在近東的野心，不能不與以防範。

關於波斯與阿富汗，當我們論述英蘇關係時已說到了。蘇聯與英國在這兩個小國中

的權利鬭爭，仍是一天天的在發展中。一九三三年冬阿富汗國王那得爾汗 (Nadir Khan) 被刺後，人民又有要求前王阿孟烏拉汗重秉政權的呼聲；這如果成爲事實，就證明是英國在阿富汗權利的沒落。不過蘇聯在近東政策中最注重的是在土耳其。

土耳其和蘇聯的關係，自來就是極其友好的。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蘇俄對土耳其大衆的宣言中，廢棄了關於奪取君士坦丁堡的祕密條約，而土耳其也是唯一的無條件首先承認蘇維埃聯邦的國家。當凱末爾的國民軍在安哥拉孤立的時候，蘇聯曾給牠以援助；此後在歐洲的許多次國際會議中，蘇聯都與土耳其以援助。到最近，蘇、土兩國政府人員之相互訪問，及新條約的締訂，使兩國之間的關係，更形密切起來。

促成蘇土關係友好的原因，是兩國在政治上利害的相同；牠們都是爲帝國主義所覬覦的國家，所以牠們能合作起來。土耳其在地理上扼守着英國的寶庫——印度和西亞諸國，在近代歷史上是英法等國歷來所覬覦的對象。在戰略上，牠控制着地中海東部的門戶，而瑪爾馬拉海又是帝國主義軍艦駛入黑海的唯一的通路。在波斯、伊拉克和敘利亞中的

英法勢力，因為土耳其的強大，常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所以當阿那托利亞地方的革命爆發時，英國和希臘的軍隊侵入土耳其，企圖把土耳其變成牠們的殖民地。而最近伊拉克王國的建立，及法國對於敘利亞建國的準備，也都含有應付土耳其的意圖。同時蘇聯又是帝國主義者公認的大敵，其在近東方面的財富如巴庫、巴統的煤油，以及南部國境上烏克蘭的木材，都是帝國主義者所垂涎的。蘇聯與土耳其爲着對於歐洲帝國主義的反抗，不能不聯合起來。

蘇士之間很早就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這種條約的結成，對於帝國主義的進攻蘇聯是有力的阻障。帝國主義的紳士們，當然不會忘記一八三三年俄土的安考爾斯開萊莎條約 (Treaty of Ankara)，所以蘇土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深引起帝國主義者的嫉視。在帝國主義者的眼中，瑪爾馬拉海及博士普魯士海峽，是牠們進攻蘇聯的艦隊駛入黑海的要道，在那裏牠們可以把蘇聯的重要港口巴統、歐特沙 (Oltchak) 和塞瓦斯托堡 (Sevastopol) 佔領，而且可以從南面攻擊烏克蘭。所以在互不侵犯條約締結時，蘇士在日

內瓦軍縮會議中，曾共同反對洛桑條約所附屬的海峽條約，這裏面實含有深長的意義。

土耳其不但在進攻蘇聯的戰略上爲帝國主義所重視，而且是牠們在巴爾幹爭霸的主要對象。土耳其在巴爾幹各國的外交界，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那個國家，在牠企圖取得巴爾幹的權利之前，與土耳其聯合是必要的。所以爲着在巴爾幹權利的競爭，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又不敢對土耳其表示惡感。而且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六日歐洲各國又把土耳其拉入國聯。這一方面是希望土耳其脫離與蘇聯的關係，同時又都希望土耳其在國聯中能作自己的與國。但這並不是說蘇土關係將從此惡化，事實上蘇聯與土耳其的關係反更密切起來。一九三三年土耳其的建國紀念中，蘇聯的重要人員曾到安哥拉去出席。而在歐洲的國際會議中，蘇土的親切關係，更顯明的表現着。

蘇聯深知道土耳其是牠在近東以及南部國境的屏障，所以要盡可能的維持其與土耳其間的密切的關係。歐洲的帝國主義者雖也有接近土耳其的企圖，但總不能利用土耳其進攻蘇聯。

現在帝國主義的反蘇戰線在東方已顯明的展開；英法是有力的支持者，日本則常處在最前線。而這又與歐洲甚至全世界的反蘇運動有着聯繫的作用。但在帝國主義的陣營內，聯合戰線之結成是很困難的；牠們之間雖有統一性，但矛盾性也是很大。而蘇聯就利用這種機會，緩和其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一九三三年冬美蘇邦交的恢復，就具有這種意義。在蘇聯看來：存在於東方的帝國主義鬭爭，已展開了激化的形勢；對於這種鬭爭，牠要盡可能的利用其虛偽的和平政策去避免。所謂中東鐵路的出賣，就是這種政策的表現。但同時牠也知道未來的戰爭無論以任何形式爆發，總要轉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爭。所以牠一方面對於帝國主義間的鬭爭取着絕對的中立，一方面卻準備其在東方的軍事防衛。不過進攻蘇聯的戰線大概仍須以歐洲作主體；因為日本既不願犧牲自己去作進攻蘇聯的先導，而歐洲的國家也不願捨近求遠，把戰線挪到東方來。

第五章 從德謨克拉西到法西斯蒂獨裁

第一節 德謨克拉西的沒落

經過了無數次的紛爭和流血，德謨克拉西才爬上了人類的舞臺。當資產階級的社會勢力漸漸形成之後，對於以國王的絕對權力為中心的君主獨裁政治，漸漸感到不滿了；資產階級和勞動者在德謨克拉西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推倒了反動的勢力，並且剝奪了地主和僧侶的權利。在整個的十九世紀，德謨克拉西的增長，差不多已成為當時的特徵了。政權一步步的擴展到一切文明國家的國民，女子參政權運動也隨着勝利了；成文憲法被公認為個人權利的保護者。雖然有幾個國家還保留着形式上的皇帝，但對國會負責任的大臣，在那些國家差不多早就存在了。當維也納會議的時候，德謨克拉西這奇怪的名詞，尚使人害怕得要把牠消滅；但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在大國中除去帝俄以外，再沒有保持着君主獨裁的舊制度的國家了。在大戰期間及戰後，隨着俄國的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

奧匈帝國在哈布斯堡 (Hapsberg) 王朝、德國的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王朝、土耳其的奧斯曼 (Othman) 王朝、葡萄牙王朝及希臘王朝的顛覆，德謨克拉西竟變成爲神聖的東西了。在戰後的許多國家中如德國、奧大利、愛沙尼亞、捷克斯拉夫、芬蘭、萊脫維亞、立陶宛以及羅馬尼亞等新憲法的開端，都是說：主權屬於全體國民。

德謨克拉西的主旨，如法國的人權宣言與美國的獨立宣言裏所說的：是以『人類是平等的被創造出來，而且要自由平等的活下去』爲中心；在那裏人民在法律上都是自由平等的。他們主張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因此就形成了以國民中的每個人或他的代表去參加政治的議會政治。當時他們對於自由的解釋是結束專制帝王的權利；平等是廢止特權階級，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這些好聽的名詞，在解釋與實施上都可以隨着統治者的意見去變化的。在資產階級看來：所謂德謨克拉西，是消滅貴族政府，有財產的人民皆有權選舉國會的代表；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就是說貴族、商人、僧侶和下等人，都應有同樣的法律地位。但在勞動者看來：普選制應當代替祇有納稅人才有參政權的制度；並且沒

有經濟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沒有用的，因為在法庭中，實際上有錢去購買法律人才的富人與沒有錢的窮漢，是不能站在同一水平上的。

德謨克拉西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形態；牠幫助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偉大的時代。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的歷史的發展，德謨克拉西的困難漸漸增加，已不能適應這新的時代了。在德謨克拉西的制度中，政權歸於由幾百個代表所支配的議會，這在資本主義的初期是很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但隨着資本之龐大的集中，達到了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獨佔的資本主義者的權利，漸漸超過政府之上了。這時候，選民雖然希望在議會中表示其政治意見，但誰都知道：現代的議會離開了資本家的意見是不能成立的。這樣漸漸的，議會政治變成了金融寡頭政治了。就以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美國來說吧：華爾街的銀行家以及大工業家如摩根（J. P. Morgan）、羅克非拉（J. D. Rockefeller）、米倫（A. W. Mellon）、杜滂（T. C. Dupont）等勾結政客，在每一個政府活動的新局勢中，都站在幕後的支配地位。一九一三年上院所組織的保求委員會（Pujo Committee）以及一九

三三年上院對於摩根公司 (J. P. Morgan and Co.) 的審問，都完全暴露了金融寡頭政治的罪惡。關於這種情形，一位美國上院議員尼里 (Nye) 說得好：『任何一個政黨的選舉勝利，事實上就是摩根公司的勝利；而且每一個總統所任命的白宮官吏，如果忽略了摩根的利益，那麼政府是要塌臺的。』列寧在一九一九年關於德謨克拉西的美國政治，也作過如下的分析：『美國是現世界上唯一典型的德謨克拉西國家，但是比別的國家更顯明的，牠的政權是握在少數大富豪的手裏。他們控制着整個的美國社會，在那裏並沒有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而且選舉權也不會支配國家的任何事件。』在德國，瓦格利 (Vogler)、白太·克魯伯 (Bertha Krupp)、茲森 (Thyssen)、弗利克 (Flick) 等的意見，無論那一個政府都要注意。在日本，岩崎久彌男爵 (前三菱株式會社總裁)、岩崎小彌太男爵 (現任三菱總裁)、三井八郎 (三井領袖)、三井元之助 (三井加特爾煤礦會社總裁)、安田真次郎 (安田株式會社總裁) 等，都是政黨的支柱；無論政友會或民政黨的內閣，都不出他們之間的勢力交關的轉移。許多德謨克拉西的國家，都有相同的情形。政權實際握在少數資本

家手裏的虛偽的德謨克拉西的真面目早已揭穿了。

在目前，不管德謨克拉西是否已進步到國家統治的最高形式，但牠並沒成爲一種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却是事實。而且德謨克拉西常以給與民主權爲號召，事實上主權是掌握於隱藏其後的資本主義勢力的手中。所以在爲資本家剝削之下的中間階級及無產者，對於這種虛偽的民主政治當然感覺到不滿，要推翻牠。在意大利，大戰後從戰線上退回的兵士，和大部中間階級的人民，在莫索利尼的領導之下推翻了意大利的德謨克拉西；在德國，中間階級的大部人民，也都在希特拉的動人聽聞的煽動之下推翻了德謨克拉西。不論這種情形的實質怎樣，在許多國家中德謨克拉西爲大衆所不滿却是一般的趨勢。

假如德謨克拉西是尙存在於目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那麼牠對於資產階級是並沒有多少利益的。大衆雖然不滿於德謨克拉西，但他們有時却可在議會中表示自己的力量。近來隨着大衆的政治的覺醒，在選舉中他們也知道什麼是於他有利的了；他們再也不幫助資產階級的政黨取得政權，所以近年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左翼政黨的勢力日見

增漲，反之有產階級政黨的勢力却漸漸消沉下來。假如德謨克拉西的制度再要延長下去，那麼，議會中的多數黨將由右翼政黨轉移到左翼政黨，就是說政權要和平的轉移到左翼的手中了。這時候，資本主義者絕不能平穩的讓左翼勢力推翻自己；同時爲着應付國內革命危機的威迫，對外關係的緊張以及經濟恐慌的威脅，資本家不能不重建强有力的政府。這時候懦弱的德謨克拉西，當然不能適應這種需要了。尤其當普遍世界的經濟恐慌爆發後，資本主義者爲着其政治的經濟的地位的保持，不能不在德謨克拉西之外另謀政治的出路。

在目前，德謨克拉西的本身，已經不是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間存有無數的政黨；在這些政黨的鬭爭中，政權是不斷的發生動搖，政府的壽命非常的短促。許多政黨，對於有些問題，意見絕不能一致；因此一黨政府的建立常常要發生問題。雖然有時造成協調政權，但協調政權須在許多參加政黨的意見一致的時候方能建立。在這種情形之下，强有力的政策的實施是很困難的。同時因爲政黨鬭爭的激化，政黨的腐化墮落是不

能免的。這樣政治效能也當然要隨着降低，而德謨克拉西的真正機能也不能不喪失了。

第二節 獨裁制的勃興

德謨克拉西的機能喪失後，人們所採取的另一條政治路線是獨裁政治。在戰後，首先對德謨克拉西予以一擊的是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在革命激盪中，雖也曾由凱倫斯基（A. F. Kerensky）建立過德謨克拉西的政府，但是不久終為紅色的潮流席捲以去了。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塞維克在俄國樹起了無產階級獨裁（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n）的政府；三月革命後的臨時大總統凱倫斯基，現在僅僅居住在巴黎一個小小的房間裏，成為無聲無臭的人物了。蘇聯的獨裁政府，是以布爾塞維克的特殊的政治思想構成的；在那裏是無產者的階級獨裁，除去剝削者沒有政治權利外，無產者仍然生活在更完全的德謨克拉西中。他們反對考茨基（K. Kautsky）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單純的和完全的德謨克拉西」論，而主張一階級的絕對獨裁；就是說他們反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平等的可能性」的理論。對於這，列寧的解釋是：「無產階級的

獨裁制，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打倒之後，他們的勢力反較前更增強；無產階級爲着抵抗他們自身的勢力還要強大的敵人——資產階級，不能不採取階級的獨裁制。』他們的政治組織的形式，就是所謂「蘇維埃」制，這種制度，常被人解釋爲獨裁政治，但事實上這僅只是階級的獨裁，在蘇維埃的各成員看來，反是最德謨克拉西的組織。牠的中心思想與現在任何德謨克拉西的國家都不相同；列寧說：『在一般最德謨克拉西的國家當中，大市民衆雖然能在法律上享有絕對平等的權利；但事實上，他們却爲種種陰謀與政治的狡計所播弄，對於他們應享的德謨克拉西權利，不能得到真正的享受。但在蘇維埃之下，他們却能毫無阻障的永久的參加新國家的德謨克拉西了。』所以蘇聯的獨裁政治，僅僅是德謨克拉西的另一種方式，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不過牠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之下的德謨克拉西罷了。這只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告終，不能說是獨裁政治之真正的建樹。

近代獨裁政治的典型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獨裁。在戰後，意大利因受經濟恐慌與革

命運動激化的刺激，國家陷入了莫大的危機；尼提內閣，喬立奇內閣，勃諾米內閣，法克泰內閣，都無力挽救當時的危局，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政權歸於法西斯蒂的總帥，莫索利尼的手裏。莫索利尼取得意大利的政權後，一身兼任六個部長；並且是法西斯蒂黨最高會議的主席，及法西斯蒂民軍總司令。在他的統治之下，人民的自由完全被剝奪了。他絕對反對德謨克拉西；莫索利尼說：『法西斯蒂無論在實際上或論理上，對於德謨克拉西的全體系，有挑戰的必要。法西斯蒂反對僅僅因為多數就有指導人類社會的權利；並且相信人類可以用不平等得到更有益的效果。』所以在莫索利尼統治下的意大利，最初雖然保存着議會制度，但實際上早已成爲莫索利尼的獨裁了。我們且拿意大利的憲法來看吧：在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憲法上，規定國王有任免首相的權利；但莫索利尼取得政權後的國王，不但失去了任免首相的權利，首相反倒有選擇國王的權利了。在從前國會如對內閣有疑難，可以隨時提出質問；莫索利尼取得政權後的國會不但不能干涉首相，國會的行動反受首相的控制。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修訂過的國會選舉法上，廢除了地域代表制，實行職

業代表制，把意大利的國民用幾乎完全像中世紀的基爾特樣的辛迪凱（Syndicates）組織起來。在這種制度之下，國民分成類似中世紀的基爾特（Guild）式的三十二個職業團體，選舉國會候選人；但這許多候選人須先由法西斯蒂最高會議圈定。這樣看來，實際上所謂選舉，不過是莫索利尼自求合法的一種無謂的手續而已。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莫索利尼又正式簽訂了解散下院的命令，實際上就是廢除下院；意大利議會政治的形式，從此也將消失了。現在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完全被剝奪了；在法西斯蒂主義外不准組織政黨或反對政府，唯有法西斯蒂黨才准公開活動，唯有法西斯蒂黨員才有政治權利。所謂職業代表制，不過是反對個人代表制的一種方法。在那種制度之下，單是一個國民並沒有選舉權，有選舉權的人民須是某一職業團體的屬員；而且這種團體須要經過法西斯蒂政府的承認。這樣，意大利是完全成爲莫索利尼的個人獨裁了。

在革命後的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的政策也是十足的個人獨裁制。現在土耳其政治上的一切設施，都繫於他們的領袖的人格上。凱末爾及其所組織的國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是目前土耳其共和國內唯一的支配者。在土耳其共和國的憲法及土耳其國民黨的黨綱上，雖然都充滿了德謨克拉西的字句，但實際上國內的政權完全握在總統的手裏。依照憲法的規定：一切立法和行政的權利，概由人民選出之國民議會授與。國民議會得以過半數之表決，選舉其中之一人爲總統；國民議會之解散，亦惟國民議會始能宣告。所以依照字面的解釋，土耳其人民在法律上實享有絕對的權利。但我們一檢查土耳其政治組織的實質，就可以知這一種德謨克拉西的形式可以在一種精密的計畫之下，變成了十足的獨裁制度。在土耳其的議會中，議會代表僅以國民黨黨員爲限。根據該黨總章，其黨的總理由凱末爾充當；總理有任命該黨副總理及書記長的權利，總理、副總理及書記長三人合組主席團 (Presidential Council)；國民議會的候選人完全由主席團圈定。主席團的決定，一切黨員都須絕對遵守。在土耳其的全國，各處都有國民黨的機關，這樣握有絕對的和獨佔的權利支配全國的土耳其國民議會，就成了土耳其政府一切設施的原動力了。同時土耳其國民黨是國民議會唯一的支配者，而凱末爾又是土耳其國民黨的唯一的支

配者。所以土耳其國家的整個權利，完全握在凱末爾一個人的掌中。

在西班牙，雖然早在十九世紀就建立過共和政府；但直到現在，政治制度仍然在共和與獨裁的鬭爭中。在一八六八年，西班牙軍隊的一紙通牒，推倒了布爾彭王 (Bourbons)，建立起臨時政府，但不過一年多，就由沙瓦 (Savoie) 王室的太子亞美第·沙瓦 (Amedeo Savoie) 重建起君主政體。在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一日共和政府又建立，但到一八七四年一月三日又被推翻了。從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建立的君主政治，直到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運動爆發後，才被廢除。但在廿世紀的初頭，西班牙的君主獨裁制就發生動搖了。在一九一七年西班牙正式成立了議院。隨着經濟恐慌與工人革命運動之發展，使保守勢力受了很大的威脅；而內部的騷亂和摩洛哥的叛變，更使西班牙的國家地位，漸漸發生動搖。因之，在一九一三年九月，以里維拉 (Primo de Rivera) 為中心的軍事獨裁政府成立了。在一九二五年改造後的政府，也不過是把政府的獨裁性質加重罷了。到一九三〇年，西班牙因為嚴重的經濟恐慌的打擊，獨裁制又發生了動搖；在一月，里維拉的獨裁政府便倒塌了。在一九

三一年四月的市議會選舉中，共和派的候選員，在全國五十個大城市中獲得了四十六個大城市的市議會。接着，亞豐鎖十三世（Alphonso XIII.）退了位，共和政府又建立了。新政府以柴摩拉（Zamora）爲總統，加栖亞（Garcia）爲總理；在新憲法的開端就規定西班牙是「各勞工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從字面上解釋起來，西班牙的新憲法比較掛着共和的美名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但在事實上，一切仍然停滯在獨裁的方式中。政權被議會竊奪了去，言論自由被剝奪，人民也沒有權利可以選舉新的議員以表示自己的意見。在憲法上所賦與人民的自由，是連些痕跡都沒有了。關於這，一位西班牙的大思想家薩拉曼加（Salamanca）大學的教務長攸那木諾（Uranmo）氏曾說：『現時西班牙的政制，並無不同於中世紀的異論裁判（Inquisition）。』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運動更是一天天的緊張起來。加栖亞的不澈底的獨裁政府，並不能挽救西班牙當前的危局，結果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不能不出於辭職了。繼加栖亞政府而起的是更右翼的樂勒（Lerou）的獨裁政府；在那裏，獨裁政治的色彩，將更加濃厚起來。

此外像阿爾巴尼亞、希臘、波蘭、葡萄牙、立陶宛、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等國，在戰後也都轉變爲獨裁的國家。而作爲近年來獨裁政治發展的一大樞紐的，是德國希特拉政權的建立。

德國，在大戰後曾建立起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的共和國家；但在德國的共和政治中，民衆並沒得到什麼利益。魏瑪憲法賦與德國總統以較別的國家的國王或者總統更大的權利；在這種情形之下，民衆的權利都強盜式的被剝奪去了。而當普遍的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隨着國內外情勢的惡化，德謨克拉西在德國也不能圓滑的運轉了。這時在飢餓線上的無產大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企圖奪取政權；大部的中間階級，都對德謨克拉西的政府絕望，在希特拉的領導之下，企圖摧毀共和政治；而霍亨索倫王室的權臣以及帝制擁護者，也都憧憬着逝去了的帝國時代的光榮。這時候革命的危機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安，使大資本家及地主不能不對德謨克拉西表示懷疑；而政黨政治在議會中的效能的停滯，更表示出德謨克拉西的危機。這樣，從魯寧內閣起，德國的政治就踏上了獨裁的道路了。

接着到日本 (F. Von Papen) 內閣，希萊赫爾 (K. Von Schleicher) 內閣，處處都表示着充分的獨裁色彩。但這些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着德謨克拉西的外貌的政府，對於德國的危局並無力挽回；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以希特拉爲領袖的法西斯蒂獨裁政府就出現了。在這一獨裁政府中，希特拉殘酷的施行其暴力獨裁統治；人們對於這都稱作恐怖主義的統治。在那裏，雖然仍保持着議會的形式，但人民並沒有自由的在議會中表示意見的權利。希特拉的暴力剝奪了德意志民衆的自由；國社黨的殘酷以及軍警的機鎗，把人民的自由意志用恐怖削去了。不但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活動被消滅，就是其他右翼諸政黨，也完全被壓倒了。幾次選舉，希特拉都運用一切政治的陰謀與殘酷的手段強迫民衆擁護他的地位。現在德國是比意大利更徹底的變作法西斯蒂獨裁的國家了。

在日本，德謨克拉西已經失去了效能；法西斯蒂性質的獨裁，早已在準備着推翻既成政黨而踏上政治的舞臺了。五一五事件及發生在日本全國的政治暗殺事件，都充分的表現出法西斯蒂氣餒的囂張。日本的議會，就是政黨政治，是財閥的代表者；牠們並沒有把持

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德謨克拉西統治的權能。尤其因為政黨本體的腐敗，漸漸失去了政治的機能；政友會民政黨都沒有支持日本政治的能力了。現在日本是走到舉國一致內閣的時代；政友會的主要人員松岡洋右，在六十五次議會開幕之前，即宣布脫離政黨，在不久的將來，日本的政黨政治將完全崩潰了。而軍人及大部分的中間階級，都迷惑於法西斯蒂獨裁的運動；隨着國內革命的危機，經濟恐慌的威迫，及國外情勢之惡化，日本的金融寡頭及大土地私有者，都準備着在非常時期，把日本的天皇政治披上一套法西斯蒂獨裁的衣裳。現在，日本的議會政治已不是強有力的政治形式了；不久的將來，獨裁政治或者能在日本出現。

現在獨裁制度已普遍的成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形態了；在奧大利，陶爾斐斯政府實際上已實行了十足的法西斯蒂獨裁。一九三三年在奧大利戰勝土耳其的紀念會上，陶爾斐斯曾公開的嚴厲指摘德謨克拉西的罪惡。在巴爾幹各國，大半也都在某種形式的獨裁制度之下生活着。匈牙利當壓倒其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後，所建立的政府也是採取

法西斯蒂獨裁的方式。就是南美及波羅的海各小國，也有很多採取獨裁制度了。至於作爲現代德謨克拉西的典型的英、法、美三國，雖然尙沒有馬上產生獨裁政治的恐怖，但德謨克拉西的危機已一天天的在增加了。而且這些國家中法西斯蒂的勢力已漸漸在增漲着。在英國，協調內閣的產生，及新政治家摩斯萊（Oswald Mosley）所指導的法西斯蒂政黨的活躍；在法國，年來歷任內閣壽命的短促，及法西斯蒂政治活動的擡頭；在美國，復興計畫掩飾下的羅斯福的法西斯蒂獨裁，及法西斯蒂運動的發展，都暴露出德謨克拉西的危機。而且這些國家也都一天天的往獨裁的路上邁進。

德謨克拉西目前已陷入了沒落的危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政黨，再迷戀於德謨克拉西的舊制度了。在十九世紀及大戰前後，許多政黨還都努力於德謨克拉西運動的發展；他們曾爲德謨克拉西去流血。但在現在新興的政黨，已多半爲獨裁政治去效力了。謳哥德謨克拉西的神聖的各種政治運動，在各國已失去了信仰；各國有些德謨克拉西的政黨，關於牠們的主張，也僅能在黨綱上有文字的規定，事實上現在沒有任何政黨再效忠於德謨

克拉西了。在新起的政黨中，如各國的共產黨（Communist International），都根本的否認近代的德謨克拉西；在意大利及各國的法西斯蒂政黨，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希特拉領導之下的德國國家社會黨，美國的三K黨（Ku-Klux-Klan），奧大利的國防團（Heimwehr），英國摩斯萊領導之下的新政黨（The New Party），波蘭斯拉維克（Valery Slavak）領導之下的大佐團（The Colonels），立陶宛的鐵根（Iron Wolf），法國的摩拉（G. Mamas）及都德（L. Daudet）領導之下的法蘭西行動聯盟（Ligue d'Action Française），及瓦列斯（G. Valois）領導下的「戰士和生產者的法西斯蒂團」（Le Faisceau des Combattants et des producteurs）和社會黨內的右翼諸派，日本的各種新興政黨，都揭示着反對德謨克拉西的旗幟，主張實施獨裁政治。甚至在愛爾蘭，雖然政治上尚未成爲完全的獨立國家，也有在沃都佛（General O'Duffy）將軍領導之下的藍衣黨出現了。最近報紙上登載着坎拿大以及流亡各地的白俄人，也都有了法西斯蒂政黨的組織。這些一切都顯示着從德謨克拉西到獨裁制度的轉變。

第三節 獨裁制的評價

獨裁政治現在以各種不同的樣式，出現於許多國家。在意大利、德國或土耳其，牠還保持着議會的形式，無論莫索利尼或希特拉，名義上仍是以取得民衆的擁護奪取政權。但在有些國家，如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尙保持着君主專制的外形。而在蘇聯則表現爲一階級的獨裁。至於美國的羅斯福，實際上雖已採用了獨裁政策，但美國德謨克拉西的舊形式，仍沒有絲毫變更。人們對於這些不同樣式的獨裁制，從思想與行動上分爲左翼與右翼兩大類；即蘇聯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是屬於左翼的，此外都屬於右翼。但在事實上蘇聯的階級獨裁制，嚴格的說來不能算是真正的獨裁政治；如我們上面所說的：蘇聯的政治形態是德謨克拉西發展中的另一形式，所以我們不能稱牠作獨裁政治。至於所謂右翼的獨裁制，無論從理論與事實上，都是十足的獨裁政治。雖然莫索利尼曾說他的主張：是一種高尚的德謨克拉西，能於數年之內，完成另一種德謨克拉西；但在意大利所表現出來的，却只是國民權利的被剝奪；莫索利尼的解釋僅僅是屬於講壇上的說教而已。

現代獨裁政治，無論以什麼形式出現，在實質上牠們是並沒有多少差別的。在意大利和德國，固然是莫索利尼與希特拉利用法西斯蒂政黨的名義取得政權；但在政策的實質上，陶爾斐斯或羅斯福，與他們並沒有大的差別。許多政論家，把前者呼作法西斯蒂獨裁；而以沒有穿着黑色褐色藍色或灰色的制服，脫下白的襯衫，把硬領染色，除掉禮服和禮帽的其他國家的獨裁政權去區別；這實在有些滑稽的意味。羅斯福或陶爾斐斯等固然沒有公開的宣言去爲法西斯蒂運動效勞，並且作爲他們的基礎的政黨，也沒有穿着法西斯蒂的制服；但在實際上這些國家內的獨裁和法西斯蒂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甚至在奧大利，陶爾斐斯獨裁的程度並不比莫索利尼或希特拉在意大利或德國更爲低落。所以這一切形式的獨裁制，我們都可以說牠們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

現代的獨裁政治是資本主義達到更高度的發展階段上的資產階級政權的形態。在今日，資本主義第三期的諸矛盾中，資本主義達到了空前的危機；爲着資本主義體系厄運的挽回，資產階級不能不犧牲了支配他們差不多有整個歷史的時代的德謨克拉西，而採

取獨裁制度。雖然莫索利尼曾堅決的否認他們的活動與資產階級有關，但是他的任務却是保護沒落中的資本主義舊制度。如果莫索利尼離開了意大利資本家的援助，他將不能取得政權；同樣德意志甚至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者，都與希特拉以奪取政權的金融以及實力的援助。最好的證據是美國資產階級對於希特拉的態度，當希特拉勝利的消息傳到美國的時候，代表資產階級的各大報，不但不惋惜德謨克拉西的沒落，反而對希特拉的勝利表示狂熱的滿足。因為在他們看來：德國的法西斯蒂獨裁已經戰勝了革命的危機，「把德國從紅毛鬼的掌握中救出來了。」而在所有的現代獨裁制的國家內的政策，也都是對於資產階級利益的保護。

現代獨裁政治的第一任務是資產階級政權強大化的完成。封建的專制君主政治，早在兩世紀之前就開始崩潰了。接着民族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政治勃興起來，在其下發育而成的資產階級政權，最初依據官僚的立憲君主政治形態而展開；後來，資產階級依據政黨的勢力，代替了官僚與軍閥的勢力，而達到了議會的立憲君主制或立憲民主制的形態。

但到現在，如我們前面所已說過的，議會政治已不能圓滑的運轉了。接着而起的是强有力的反對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等德謨克拉西形態的獨裁政治。在目前，資本主義遭遇到莫大的危機，資本家要求强有力的政權出現。他們爲着尋求恐慌的出路，發動了集中化的政治暴力和少數財閥托辣斯的經濟專制主義；企圖利用政治暴力和國家獨佔統治的機關，逃出恐慌。因此他們主張國家資本主義。在大戰期間，國家資本主義即已顯示出其主要的作用與意義了；因爲戰爭和破壞，迫使着各國不能不採取國家獨佔資本主義。但在戰爭的特殊環境中引起的種種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在戰後即趨於死亡了；在資本主義的恐慌矛盾日益深刻化的現在，又形成了新的國家資本主義。在這裏，國家資本主義一方可以促進在外國市場上的鬭爭，同時又可促進反對工人階級的鬭爭；牠的發展是表現國家權利的巨大增長。這時候，國家勢力與經濟勢力結合起來，使少數財閥的政治權利，得到空前未有的增長。現代獨裁政治，以國家至上主義爲主旨；即莫索利尼所謂：能給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矛盾以解決的，只有國家，而對於危機（Crises），也只有用國家的力量，才能處置。在這裏，獨裁

政治更澈底的促使國家政權聽受獨佔資本主義的無限的控制。目前意大利的某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態，以及德國的「奧太基」(Anarchy)，都是在獨裁政治的援助之下，挽救破產的獨佔資本主義。這些國家的政府，用信用借貸、津貼、信用擔保、關稅特權、稅捐特權等方式，把國庫的大宗款項，轉移到獨佔資本主義的手中。同時施行更殘酷的對大眾的剝削，增加資本主義的利潤的獲得。有一天，希特拉對英國記者佛倫塞(Fisher)說：『不道德的失業工人補助費，必須停止；這些款項應當變成工資。』在一九三四年德國預算中，失業工人補助費，減少了四萬一千萬馬克；差不多有一半。在這種情形之下，獨佔資本主義更顯明的開始其反對國內外競爭者的鬭爭；樹起了極端反動的國家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旗幟。

在資本主義穩定終了的環境之下，在革命和戰爭的前夜；資本主義者用盡了種種方法，謀使金融資本之極度的集中和強大化，及國家權利機關對於獨佔資本主義的勢力的服從，並猛力的向大眾進攻。在德國和意大利，當獨裁政治實現後，以驚人的速率，拋棄了反

資本主義的垃圾；公然的大資本家獨裁，隱藏在法西斯蒂專政的口號下以自掩飾。他們以全部注意力，用在加強資本主義的權威上。在德國，「勞動前線」的領袖列意（Loy）曾在國社黨機關報“Völkischen Beobachter”上說：『我們應給工廠的當然領袖即企業以充分的領導權。』並且希特拉獨裁政府任命著名的大資本家為國務顧問，訂立有利於資本家的法規，用強制的形式，在法律上穩固獨佔資本主義的統治。最顯明的證據是希特拉政府以最大財權代表之一的胡根堡（Hugenburg）為經濟部長。現在胡根堡固然下臺了，但是希特拉所施行的政策，仍然是胡根堡所傳授與的。

在獨裁政治的掩飾下，一切反資本主義的勢力，都被摧毀了。意大利是絕對不允許任何反政府反資本家的勢力存在；並且絕對反對任何方式的罷工。在德國，一切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都被消滅了，最少也是已不得公開的活動；就是從前右翼的諸小黨，也完全自動的解散，投到希特拉的旗下。在所有的獨裁制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者的政權，都借獨裁強大化了。

現代獨裁政治的第二種任務：是對於革命運動的彈壓。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引起了因此發展而成的階級鬭爭的激化。大眾不滿足於現在生活狀態的反抗，已漸次組織化起來；德謨克拉西對於這種情勢並不能打開，獨佔資本主義者對於這種組織化起來的反抗運動，不能不急速的將其支配組織編成爲戰鬭的集中組織，而攻勢的與之對抗。這樣，澈底的統治政治即獨裁政治，就成爲必要的有能率的政治形態了。

莫索利尼在其對於法西斯主義之解釋上，曾說法西斯蒂強烈的反對以階級鬭爭爲社會變動的原動力；所以在意大利是以「階級的協調」而出現的國家組織。在其他獨裁制度的國家內，也都在絕對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口號下，企圖抹殺階級的對立。獨裁制把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者所讚美的「階級協調」，訴諸露骨的經濟的暴力的各種方法而實現了。他們廢止了工人罷工權，而拿強制調停來替代了牠。在意大利，任何形式的罷工或停止工作的行爲，都被禁止；對於勞資雙方的管理，有所謂勞動組合部（The Ministry of Corporation）的監督機關；政府利用這種機關，指揮全國家的經濟活動，行使

一種整齊畫一的控制。在德國，以「國家社會革命」為掩飾，在團體權利（*Corporative state*）的名義下，全盤否定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及其政治上未來的勝利。德意志聯邦經濟總代表瓦格列爾（*Wagner*）和德國勞動前線領袖列意（*Levy*）曾共同宣言說：『只有我們革命的敵人，才可以主張罷工、歇業，以及這一類的無理的舉動。』同時列意更在報紙上宣言：『階級鬭爭是要根本鏟除的……業主和工人永遠不得仇視，應當看作是命運相同的人。』希特拉在「革命已告成功」的信念下，公然的宣布大資本家獨裁的統治。在改善勞動者生活的借口下，工人的權利完全被剝奪了；所有在德謨克拉西的舊形式下構成的工人階級自衛的合法的工會，工廠委員會，勞動裁判所等，都被取消了。工會為法西斯蒂的武裝者所佔領，就是教會的工會領袖也被開除了。國家社會黨統一一切的工會，令一切工會都服從國社黨的領導。把一切工人的問題，交給「勞動管理人」（*Trenhänder der Arbeit*）去處決。這樣工會變成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工具。「勞動管理人」的主持者，可以自由的決定勞動條件，罷工自然是被禁止的。德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收買了法西斯蒂的指導者，把工

會變爲廣泛的階級合作機關了。資產階級就這樣以獨裁政治爲媒介，而抹煞了階級對立，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統治。

資本主義者爲了要粉碎革命運動，積極於對革命者予以重大的打擊；用殘酷的手段，摧毀革命中最活躍的分子。在意大利所有反政府或反法西斯蒂運動者，都被殘酷的殺戮；就是略有不利於莫索利尼的嫌疑分子，也都被殺戮或流放。在德國，國社黨中的挺進隊分子之稍有不滿於希特拉者，都成千累萬的被驅逐，甚至被拘禁在監獄中；至於左翼政黨的活動，當然更得不到自由了。就是和平主義者與知識分子，只要是不滿於國社黨的政權的，無論是律師、新聞記者、著作家、大學教授、科學家，也都成爲希特拉逮捕殺戮的目標了。成千的革命工人、社會民主黨員或共產黨員，受着監禁和刑罰，有的甚至被殺害了；泰爾曼陶古烈及其他重要革命領袖，在被捕受刑之後，誰都不知道他們的運命的確實消息。就是無數安分守己的平民，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而又非猶太人或馬克思主義者的，也仍然受希特拉黨徒的虐待。反政府的新聞機關被破壞了；摧毀了在德謨克拉西的舊制度下就已

受着限制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權，以及選舉權被選舉權。同時爲着根本消滅革命運動，強制的把一切勞動者人民編入法西斯蒂的特殊的組織體系內。這樣在獨裁政治之下，一切革命運動都被暴力與陰謀鎮壓下去了。

現代獨裁政治之第三任務：是對於戰爭的準備。獨佔資本主義者爲着內亂與對外戰爭的威脅，廢除了德謨克拉西；在獨裁政治的假面具之下，造成了恐怖的軍事統治。在所有的獨裁制的國家中，法西斯蒂式的武裝部隊，都在很快的成長着。在意大利，莫索利尼統率之下的法西斯蒂民軍，負着彈壓革命與對外戰爭的重要使命；在德國，希特拉的挺進隊，利用其暴力對國內的革命運動與以重大的打擊，而且常侵入萊茵地帶及邊界地作擾亂鄰國國境的企圖；奧大利的國防團，和其他國家的相同的組織，如在鄉軍人會及國防團體一類的組織，都有同樣的作用。這些部隊，在數量上維持着巨大的勢力；在軍縮會議中，也曾被認作是很大的問題。莫索利尼曾嚴厲的指摘和平主義而鼓吹戰爭；他說：『永遠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必要；因爲那是出於否定人類的競爭性的懦弱心理。對於人類，只有戰

爭才是最可珍貴的。』希特拉雖也有時對外宣佈他的和平政策，但那只是一種狡滑的外交辭令。現在莫索利尼正訓練其國民的好戰思想。而在德國的徵集工作中所進行的一切非生產的勞動，如築路、擴充工廠建築，也只是對外戰爭的準備。戰爭，在法西斯主義者看來，是神聖而且是道德的；「和平」這一個字，早被獨裁政治家踢出於字典之外了。巴本（Barn）和戈林（Goering）之流，對於婦女地位的見解是：『在家庭，她們的責任是一個新戰士的再創造。』希特拉現在正走往戰爭的道路；他已對凡爾賽體系及蘇聯，狂熱的準備戰爭。他對全世界挑釁；對波蘭提出走廊問題，對丹麥宣傳收回“Schleswig Holstein”，對法國提出了凡爾賽條約的廢棄及軍備限制的打破，對國聯宣傳收回南洋代管地，屢次的攻擊蘇聯並鼓吹反蘇聯的戰爭，企圖奪取奧大利的政權，拉攏匈牙利，伸展其勢力於多瑙河流域，造成與意大利的不睦；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的國際地位日陷於孤立了。因此牠不能不積極於戰爭的準備。食品正準備着自給，對軍備品的生產與以鼓勵，把志願工役，變為普通青年男子的義務工役。在各個獨裁制的國家內，都積極於準備戰爭；這一方面是用作對於

國內反抗勢力之彈壓，一方面是準備着發動對外的戰爭。

從現代獨裁政治的實質上，我們可以看到牠是：反對德謨克拉西，強化資產階級的政權，鎮壓革命運動，並準備着戰爭的政治形態。有人因為牠是以中間階級作基礎的運動，而說牠是反資本主義的；但在實際上牠不但不否定私有財產制度，而且是負着積極的保護破產的資本主義的任務；所以牠只是獨佔資本主義中的一種政治形態。但是在產生這種制度的條件不具備以前，即經濟恐慌尙沒動搖了資本主義的根基，國內革命運動尙沒發展到能够推翻資本主義的程度，而且德謨克拉西尙沒發生動搖，國外的情勢尙不緊張的時候，是不會產生法西斯蒂獨裁的。

因為法西斯蒂獨裁，反對德謨克拉西，反對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人們有時說牠是阻礙人類進步的復古主義，這是尙沒有把握到近代獨裁政治之實質的說法。莫索利尼對於在他領導之下的法西斯蒂運動說：『法西斯蒂並不欲把世界返回到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景況；而且我們既不願請杜瑪斯托（Demostre）為指導者，殘酷的帝制和盲目的神權，

自然不會恢復的。』莫索利尼同時更反對封建制度中的等級的限制，這是有理由的；因為雖然在形式上現代的獨裁政治頗近乎專制主義，但在實際上牠却成爲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形態了。這既不基於一般人民的思想上的信仰的變遷，也不是說獨裁政治比德謨克拉西較少罪惡；牠是資本主義沒落期中的一種政治活動。

第四節 法西斯蒂獨裁的社會基礎

法西斯蒂獨裁制，無論以怎樣的形式出現，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時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形態。但是構成其社會的基礎的力量，却不是憎惡社會主義的大資本家，及信仰傳統的專制政治或貴族政治的人們；倒是處在大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大部中間階級。所以如果離開了中間階級，將沒有這種運動發生。在意大利，莫索利尼獨裁的擁護者，大半是都市和鄉村的中間階級及農民；在德國，希特拉運動的臺柱，也是廣大的中間階級及農民。近來，雖然法西斯蒂的構成有着極深刻的變化，但是其基礎仍然植在大多數的中間階級上。

所謂中間階級，本質上就是一個動盪的勢力。在資本主義的急劇的發展中，他們既不能很快的變成大資本家，也很難立刻化作純粹的無產者。他們有時是赤貧的資產階級；他們常企圖在一個經濟急遽變化的世界中，保持其原來的地位而不變。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他們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在資本主義中產生，對於資產階級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地位會與以有力的支持；當資產階級的社會的或政治的地位發生動搖時，嘗找尋中間階級，作他們的合作的勢力。尤其是在無產階級的態度轉趨激化的時候，中間階級更成爲資產階級的有力的合作者。馬克思 (Karl Marx) 和恩格爾 (Friedrich Engels) 對於這會有過很詳細的分析。馬克思在二月十八日 (XVIII Brumaire) 一書中，對於資產階級的借助於路易·拿破倫·波那巴爾特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說是他們寧願「放棄他的政治勢力，以保存社會勢力。」他們寧願「失掉王位，以保留他的財產。」恩格爾在德國的農民戰爭的序裏曾說：「資產階級在他發展實業商業及其交通手段的同一階段中，產生了無產階級；在某一個時期……他已發現到他的旅途上的同伴——即無產階級，傾向於

激烈的態度。從這時起，他便失掉獨佔的維持政治統治權的力量。他要重新尋找合作的人；他願意與這些合作的人，平分他的權力，或者把他的權力全部讓給他們……』在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一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軍人、皇帝，和爲皇帝所麻醉的小農民，他們共同反抗危險的人物，巴黎及二月革命後的革命的勞動羣衆。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同盟者是王族和他的軍隊，及官僚、僧侶以及不足輕重的其他的中間階級與農民；他們也是共同反抗危險的人物，德意志的革命者。德國的這種聯合，一直持續到畢斯麥和威廉第二的時代。

在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一年間的中間階級，有許多是職工、小農民、小商人，他們是封建制度瓦解的產物，是社會的落伍分子；他們有的是從鄉村孤立的移往都市的農民，在都市裏他們形成了所謂貧民階級，作爲擾亂既成社會秩序的主要人物。一七八九年在巴黎郊外從事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就是他們。他們固守着廢棄不用的舊的生產交易方法。所以馬克思與恩格爾在一八四八年對於社會力量的分析，說他們是「準無產

階級，「認爲是需要另行討論的一羣。不過當時他們僅僅佔着社會人口的一小部分，尙未形成爲社會上很大的勢力；但在資產階級看來，他們却是他鎮壓革命的有力的合作者。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舊的中間階級漸漸消失了其社會的地位了；新的中間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中產生。在產業發達的各國，這種新的中間階級，漸漸的取得社會上的重要地位。他們彷徨於資產階級與無產者之間。這些分子一部分是一般技術專家、職員、官吏以及一切依薪水而生活者；他們並不依靠廢棄的生產方法的保持去支持其社會地位及收入，反之，倒以近代產業技術的進化，而被擡到重要的地位。這種新的階級，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勢力最大。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還有另一種新的中間階級；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瓦解的產物。在獨佔的資本主義時代，他們已不能變作大資本家了；但是他們也不能更急激的變成無產者。他們是現社會的落伍分子。隨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激化，這些社會的落伍分子，漸漸失去了其社會的地位。他們既不能到工廠去，也沒有可以領取薪金的位子在等着

他們；尤其是世界大戰後退伍的兵士或下級軍官，有的零落爲低級的年俸收入者，有的甚至完全失業了。在意大利，本來是中間階級過剩的國家，在大戰後，前線上回來的兵士都高叫着「耕者有其田」(Land for the peasants)的口號，這種強大的勢力，形成了他們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在德國，中間階級在戰前的生產事業上，本已佔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大戰中他們却多半毀家破產趨於沒落了。他們不滿於戰後的德國政府，而憧憬着德意志帝國的光榮。同時爲農業恐慌所苦的小農，也都憎惡戰後的共和政治。中間階級，在德國國內擁有雄厚的力量，也造成了有奪取政權的可能的勢力。

這種新的中間階級，已不同於過去的中間階級了。小商人已不僅站在櫃臺後面，而知道注意匯兌和交易所的市價了；農民也知道注意美國、坎拿大、阿根廷、澳洲的小麥行情了；實業上的技術員和職員，也都能認識資本主義企業機關的組織了。尤其是在世界大戰期間天天與彈藥爲伍的人們，多半已有了指揮的習慣與興趣；而他們中曾與勞工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過關係的人們，雖然脫離了勞工階級的工會運動，但却養成了羣衆運動的經驗。

這些分子，當感到對於現實的不滿時，就造成了一種強大的運動。他們不滿於獨佔資本家及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更在一種攻勢的國家主義旗幟之下，發動對外的侵略。這種運動，在政治上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法西斯蒂政權的確立。他們中的強有力的分子，把本來無組織的勢力，如小商人、農民以及追求相當報酬的工作，使能獲得其認為所應得的一種社會地位的頭腦勞動者等，組織起來；更加上種種色色的冒險者，從舊貴族和大資產階級而來的分子，及無組織的失業者，大城市的流氓等，形成了強大的勢力。這些分子，在反對社會主義及發動對外侵略的共同目的之下聯合起來，造成了法西斯蒂運動的根基。而且在有些國家像意大利和德國，他們竟奪取了政權。

以中間階級為社會的基礎的法西斯蒂政權的建立，一般人都忽略了牠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莫索利尼和希特拉自己固然堅決的否認他們的政權與資本主義有關係，但事實上，他們都是資本主義的同盟者甚至傀儡。這原因是，中間階級本身就是反對革命運動的。在目前，許多國家中的大部中間階級，都已變為一羣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勞

工運動的人員了。他們企圖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危險中救出資本主義；農民、紳士般的無產者、技術員、以及精神勞動者，大都變作了與革命勢力鬭爭的工具。雖然有人固執的說：一九一四年「革命者法西斯」(Fasci d' Azione Rivoluzionaria) 時代之莫索利尼，及一九一九年在閱行加入國粹主義祕密結社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時代之希特拉，並沒有作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的意圖；這是忽略了他們的階級性——即中間階級的特性。的見解。法西斯蒂運動的引起資產階級注意，不是在牠取得政權或其勢力强大到有取得政權的可能後；事實上在法西斯蒂運動發生之前，資產階級就已注意到構成法西斯蒂運動的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的勢力了。

在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的統治，暴露了莫大的危機；加上革命運動的激化，使資產階級感覺到他們的勢力嚴重的發生動搖了。他們對於這種危局的應付，是借助於中間階級的勢力。中間階級處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在後二者都不能取得勝利的鬭爭中，牠便成了含有重要作用的中間層。如果牠投到資產階級的營壘內，無產階級的勢力將被削

弱；但假如牠能援助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那末資本主義的統治將消滅於現世界了。所以在戰後資產階級感到自己的勢力動搖以後，正如他在十九世紀應付困難時一樣，不能不求助於中間階級了。這在戰勝各強國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中間階級勢力的擡頭。大戰後，在英國有所謂黃色的選舉，法國有「恐怖人物」的強制選舉，美國有紅色恐怖，及狂暴的迫害一切被認作染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毒質的人。資產階級依恃這種方法，曾獲得了暫時的小小的安定。但在意大利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中，下院曾有大批的社會主義者當選；同時英法的統治階級，也在議會中遭受了很大的失敗。這時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勢力，在議會中差不多已勢均力敵了。雖然實行反對「赤色危險」的選舉總動員，資產階級在議會中仍不能獲得勝利。這時候，他們不能不改用其他的方法了；因此，法西斯蒂運動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戰略上的強大的助力。在一九二〇年後，意大利革命的危機，就瀰漫全國；歷任內閣都沒有消滅這種危機的能力，而政府對於外交事件的失敗，及對於經濟危機的束手無策，更招致了大都國民的不滿。這時候法西斯蒂黨在莫索利尼的

領導之下，把這些經濟上政治上不滿的力量，結合起來，不分皂白的攻擊意大利人民所憎惡的一切東西。這樣莫索利尼便獲得了廣大的社會勢力。而同時國家又給他以半薪的軍隊軍官，以及和革命者相鬭爭的助力，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意大利的資產階級採取了「寧願放棄其政治勢力以保持其社會勢力」的政策，經過意王的許可，逗留在米蘭（Milan）的莫索利尼便奉命到羅馬組織內閣了。在德國，年來隨着革命運動的激化，及國內外經濟的政治的不安的加深，社會民主黨政府已經失去了國民的信仰；資產階級急切的盼望強有力的新政權出現，而希特拉領導之下的國家社會黨，就成爲這一希望的唯一目標了。人們常說：希特拉的運動帶着「魯爾（Ruhr）的鐵臭氣」，這就是說希特拉運動是與魯爾地方的鐵工業者有密切的結合。德國在一九三二年的幾次選舉中，資產階級的政黨漸漸失去了其在議會中的勢力；而革命的恐怖，已面對着全德意志；結果，德國的資本家不能不把政權交給暴亂的統治者希特拉了。但在希特拉政府成立之初，資本家還想把內閣中最重要的經濟、財政、交通和外交等職務保留着，不給與希特拉，而令希特拉只演反對革命運

動的恐怖與宣傳。同樣在日本、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當資產階級的特權受到威脅的時候，都有求助於中間階級的援助的趨勢。

法西斯蒂的領袖們獲得羣衆的方法，是以不事躊躇的武斷和不加思索的諾言，把城市 and 鄉村的中間階級爭取過來。在他們動員中間階級的羣衆去保護資本主義的時候，會部分的採取反資本主義的口號，如「打倒利息的奴隸」、「反對迅速集中的資本」、「大企業國營」等；而大部分的中間階級羣衆，也希望能在法西斯蒂的政策中立刻改善他們的地位。但在事實上，法西斯蒂運動的羣衆們，並不能取得他們所應行使的權力；因爲沒有一種資本主義性質的政權，離開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能存在的。所以無論莫索利尼或希特拉甚至潛伏在各國的法西斯蒂運動者們，如果不放棄其中間階級的自立性，他們是永遠不會取得政權的。法西斯主義在德、意兩國，都採取反社會主義及反革命運動的政策，而正因爲如此，兩國的法西斯蒂運動都得到資本家與政府的援助；如果失去了這種援助，法西斯蒂運動將很容易的就粉碎了。例如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現在尚在憎惡妬忌金融資

本的罪惡的騷動之下發展着，雖然牠的領袖們早已化成了一部分高級官僚、大地主、軍閥及各種金融資本家的工具，但因為他們之間的結合尚未成熟，所以法西斯蒂的政權還不能立刻建立。愛爾蘭的沃都佛將軍，因為尙沒取得資本家的同情，甚至為政府所逮捕。而在奧大利，陶爾斐斯與國社黨，都是法西斯蒂運動的主持者，但是因為陶爾斐斯的奧大利式的法西斯蒂獨裁，已與金融資本的利益結合起來，以致國社黨的法西斯蒂運動雖擁有廣大的中間階級羣衆，終不能戰勝陶爾斐斯的政權。奧大利的國社黨雖然在斯特利亞與德國資本的工業家聯合起來，但終敵不過與英法勾結在一起的陶爾斐斯系金融資本的勢力。此外發生在英法各國的法西斯蒂運動之所以不能立刻取得政權，是因為尙沒使資產階級感到其重要而與以有力的援助。而莫索利尼和希特拉之所以能夠到達羅馬與柏林，是因為事前曾得到資本家及政府的認可與援助。意大利的金融資本家及工業家佐利提（Giolitti）和德國的巴本、胡根堡，都是莫索利尼和希特拉的支持者。

以中間階級爲中心的法西斯蒂政權，已經失却了自立性，已有許多事證明了。意大利

的中間階級，並沒有因莫索利尼政權的建立而得救；反之，政治的自由却被剝奪淨盡了。在德國，情形更爲露骨；德國的中間階級幫助希特拉取得政權，但希特拉並沒有實行對於他們的諾言。國家社會黨告訴中間階級的人民說：他們的貧困化，並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罪惡，而是「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的罪惡的方法給與的。所以愛國的，排外的，以及反對猶太人的思想，便注入到大部中間階級的腦袋中。國家社會黨在其最初的政綱中，也曾提出過誘惑中間階級的革命的口號：主張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托辣斯收歸國有，反對迅速集中

的資本，封鎖猶太人的百貨店；但這一切都在大地主大資本家支給大量的法西斯蒂運動費之後，公開的放棄了。希特拉取得政權後，國家社會黨的黨員們曾迫害過猶太人，也曾封鎖過猶太人的百貨店，並且強硬的消滅馬克思主義，但這僅有的政治成績中的「反對猶太人」也不得不聽受大資本家的命令而停止了。他們給與中間階級的諾言，隨時可以修改。在德國法西斯蒂運動的空洞的經濟著作中，我們只能找出兩個較具體的政策：即自給政策和通貨膨脹。但這實在是十足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之下，希特拉

能給他的擁護者中間階級以什麼呢？

真正的城市中間階級，小商人、小手工業者，認為他們的沒落是因為猶太人的百貨店等的競爭，及支付高利貸的利息，高度的稅率，但是希特拉並不敢封鎖與獨佔資本有相互生長關係的百貨店；希特拉常暗暗的用國庫的錢，個別的低利貸給城市的中間階級，但這僅是對於中間階級的個別的收買，並沒使中間階級脫離了高利貸的剝削；而爲着國家財政的困難及獨佔資本的利益，希特拉又不敢減低中間階級的納稅，並且在促進民族勞動的「志願」捐及清償國社黨債務的「志願」捐等名目下，爲中間階級增加了一項新稅；所謂托辣斯國有及反對迅速集中的資本，早已被忘在腦後了。至於官吏和職員的地位，在希特拉的政權中只有繼續惡化。所謂薪金，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浪費；資本家把希特拉拿到政府去，並不是要他提高浪費，反之，是要他能夠規定更低的薪水。希特拉對於中間階級的頭腦勞動者的唯一貢獻，是排除官吏及職員中的異己分子，如馬克思主義者或猶太人等，給他的擁護者以職業。

希特拉對於農民，只顧慮到農業資本家的利益。在取得政權的初期，希特拉會有沒收大土地的口號；但他之所以取得大量農民羣衆的擁護，却是在與地主的勾結中。地主領導之下的農村聯合會（*der Landbuld*），是希特拉的擁護者之一，農村聯合會的主席卡爾克羅特（*Kalkreuth*）公爵，對於希特拉與胡根堡的聯合，會有很大的作用。希特拉的政策，不能忽略了大地主的利益，反之，小農的地位却日益惡化起來。因此，便激起了大部分小農的不滿。在這種情形之下，大部的中間階級，無論是在城市或在鄉村，都對希特拉的政策表示不滿；他們不能只甘於搖旗吶喊，示威遊行，毆殺猶太人，追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更要求希特拉實行在從前給與他們的諾言。希特拉及其指導之下的同志們，稱這種人爲「作貓叫者」，罵他們不應當性急，但事實上在希特拉取得政權後，並沒給他們一點好處。希特拉取得政權後，曾說：『等待四年，』就是說四年之後，他就可以救出德國；但那只是一種遁詞，他的擁護者們對此早已表示不信任了。

尙在醞釀中的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雖也在中間階級羣衆中散佈一種希望；但本質

上也是爲拯救獨佔資本主義的一種活動。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者反對政黨，反對金融資本家，但那也僅與希特拉或莫索利尼對他的民衆們所宣傳的一樣，只是一種空言。日本的小地主，並不如大地主一樣，有從事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能力；他們只能求政府的津貼，並且主張對外侵略，使他們可以充任軍職官吏，去榨取別國的農民。他們誘於派赴滿洲的官吏和軍人，都享受很高的俸給，生活很優裕，所以同情於法西斯蒂運動。此外另一部分青年軍人及三百五十萬餘的機關職員和知識分子，都感到苛捐雜稅和減薪的痛苦，所以也同情於法西斯蒂的宣傳。不過日本的中間階級，雖然憎惡獨佔資本家，但却沒有和他們鬭爭的能力；所以不能不對獨佔資本家妥協。至於他們所主張的反對有產階級政黨及反對托辣斯等，也僅只是阻止民衆謀自身利益的活動，用民衆的煙幕掩飾帝國主義的侵略罷了。他們雖主張反對大地主托辣斯，但佔領滿洲的目的，却是爲着安田財閥（投資於滿鐵）和其他資本主義集團的利益。至於海軍軍備的擴充，也只能使三菱財閥與重工業托辣斯獲得利益。他們鼓動對外的侵略，對中間階級散佈希望說：從亞洲大陸奪取來的領土，由民

衆享受；但事實上日本農民的手中連還債的能力都沒有，更那能談到去開發亞洲的產業呢？

以中間階級爲中心的法西斯蒂運動，在有些國家已握到政權了；但許多事都證明法西斯主義已失却了牠的獨立性。中間階級在歷史上是一種具有強大的勢力的階級；他們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參加過偉大的革命運動；現在他們又與勞工階級分裂，和資產階級結托起來反對勞工階級了。他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能保持其獨立性，作推動歷史的火車頭。也正因爲這，法西斯蒂獨裁並不是較好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更好的中間階級的政治形態。

第五節 美國產業復興計畫與法西斯蒂獨裁

美利堅共和國的人民，從獨立以來，就生活在典型的德謨克拉西制度之下；他們從沒有過皇帝，也沒有那一時代的統治者曾有過獨裁的野心。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曾被美國的民衆推崇爲英雄，這位英雄却沒夢想到要以專制的暴力統治他的人民。一九

一七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雖然獲得很大的權力，但那種權力仍是國會授與的；而且當國會不贊同他的主張的時候，威爾遜仍須接受人民的(?)意見。美國人是現代公認爲最重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民族；固無論美國的德謨克拉西的實質是什麼，但美國的人民却每隔四年要選舉一次代表去推舉他們的執政者。但是這種德謨克拉西的制度，現在不能不發生動搖了。

大戰後，美國是唯一遠離開破壞與凋敝的國家；他們的手中握有大量的資本與強大的經濟機關；和破落的歐洲比較起來，牠的人民常自詡爲他們是世界上唯一的主宰者。這種誇大，因爲一九二三年恐慌後的繁榮的再來，更加强了美國民衆對於他們的光榮的自信心。但這種自信，終被一九二九年襲來的經濟恐慌打得粉碎了。

美國民衆的政治水平，一般是被認作很低下的。他們並不理解美國資本主義的矛盾，更不理解造成恐慌的原因；他們對於現況不滿，但他們却把憤怒的情緒轉向着共和黨與胡佛政府。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人民捨棄了胡佛，改選民主黨的羅斯福了。

美國的民衆，對於羅斯福具有莫大的希冀；他們並沒注意到民主黨的競選政綱與共和政黨沒有什麼差異，不過他們認爲羅斯福是總比胡佛要新鮮許多。羅斯福在這種情形之下上了臺，所以他也製定了許多新鮮的計畫。

羅斯福上臺後的美國政治，正如意大利“*Giornale d'Italia*”報所說：『正走向法西斯蒂的道路。』羅斯福進了白宮後，成立了一個以教授及各種專門學者爲中心的智囊團在那裏，他們製作了許多新的計畫與法案。在這些新的計畫中，他們仿照蘇聯的政策，主張國家用統制的方法監督全國的經濟。這種計畫曾被美國的輿論指爲『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 Maximilien Marie Iside, 1758—1794*）的再生。』並且稱羅斯福爲華盛頓的急進的人物。但是他們立刻就知道：羅斯福的政策不同於亞各賓（*Jacobin*）黨，實際是一種獨佔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

羅斯福的走進白宮，也正如他的前幾任的同事樣，是先獲得大多數資本家的許可的。在經濟恐慌的危機中，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已感覺到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爲着

恐慌出路的打開，需要如法西斯蒂樣的獨裁制出現。因此，羅斯福的政策，不能不為獨佔資本主義的利益去打算。

足以代表羅斯福政策的性質的，是有名的「產業復興計畫」。這一計畫，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騷動。美國的紳士們有的說羅斯福的計畫是在將舊的美國帶到一個新時代；有的為羅斯福辯護，說他絲毫沒有法西斯蒂的色彩；大多數人民則把這看作是一種騎木馬的不合實際的冒險，像路易·卡羅爾（Louis Carroll）的阿麗斯漫遊奇境記內的世界一樣，充滿了空想。在國外，羅斯福的政策更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社會民主黨推崇為挽救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計畫；法國社會黨的中央派領袖白倫（Leon Blum），謳歌這一計畫為「新穎」、「勇敢」、「大無畏」；奧大利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Arbeiter Zeitung”稱羅斯福為「紛亂恐慌中的活龍」；法國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前駐美公使白倫斯（Anry Beranse）稱羅斯福的政策是『實行統制資本，實現「社會平等」「世界大同」的初步』。正如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革命時的巴布夫（Babouff 1760—1797）和羅伯斯庇爾所主

張的一樣。』這些紳士和俗庸的人們的理論，似乎都爲羅斯福的「藍鷹」所迷惑了。不過所謂復興計畫決不像一般庸俗的人們的誤解；更不僅是一種在全國商店的窗戶上掛以「藍鷹」的照牌，貨品、汽車及愛國商人的衣襟上飾以「藍鷹」的標記，或在商標上印着「各安其業」(We do our Part)的文字的遊戲；牠具有很重要的經濟的政治的意義。

所謂產業復興計畫，是在計畫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掩飾下進行的法西斯蒂運動。在那裏，國家的政權與獨佔資本主義結合起來，企圖逃出恐慌的漩渦；白宮與華爾街結合起來，在監督產業的掩飾下，政府以大量的資金援助各大銀行與企業。並且在「調劑生產機關的利用」的名義下，給大獨佔企業以法律上的保護，使較弱小的獨立企業受他們指揮；把與大獨佔企業拚死的競爭的小企業從資本的隊伍中清除去，就是說剝奪小企業與大企業競爭的機會，鞏固獨佔資本主義的勢力，迅速的促進資本的集中。在復興總業規中，更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與最高限度的工作時間；據說這是爲着減少勞資糾紛的可能及消滅可怕的失業危險。但實際上所謂最低限度的工資，不過是工資的減少；因爲在最低限度的

規定下，減少了工資變動的可能性，政府一方面利用這種政策防止工資的增加，一方面利用通貨膨脹，提高物價，工人的生活程度提高了，工資還維持着最低的水準，工資自然就無形的降低了。所謂最高限度的工作時間，只是在「分配工作」的形式下，改變既成的狀態，企圖緩和失業軍的危險；並且加強資本的週轉能率。所以羅斯福的產業復興計畫，不過是加強獨佔資本主義的勢力，向廣大的羣衆施行更殘酷的剝削吧了。這與莫索利尼或希特拉在意大利或德國所實行的，原則上並沒有多少差別。固然，在政治上羅斯福尙停留在德謨克拉西的掩飾之下去活動，但這不過是美國的特殊的政治環境造成這種形勢罷了。

羅斯福把復興計畫的執行權，交給約翰遜將軍和畢克；這兩位人物，是美國著名的財政資本家巴魯黑的屬員，十足的大資本家的代表者。在這裏，有誰能否認羅斯福政策的獨佔資本主義的性質呢！

美國的紳士與學者，因為羅斯福獲得政權的方法，是經過合法的選舉，並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擁護，決不像莫索利尼或希特拉樣，率領城鄉的中間階級用非法的手段奪取政權；

並且羅斯福也沒有破壞政治的德謨克拉西；在法律範圍之內，他不像莫索利尼或希特拉的橫霸。羅斯福的擁護者，也沒穿起有顏色的襯衫，到大街上示威遊行，和政敵相毆殺。所以他們堅決的否認羅斯福的政權有法西斯蒂性；這自然是幼稚得好笑的見解。所謂法西斯蒂，決不是穿着制服的中間階級的暴力政治，牠是現代獨裁制的一種形態；實際上是來維護沒落中的獨佔資本主義的。希特拉曾說：羅斯福的經濟政策，正是他們所努力的目標。羅斯福或者也厭惡法西斯蒂這血腥的名詞，但實際上他却正走着法西斯蒂的道路。美國的紳士們，有時辯護羅斯福的政策並不是真正的法西斯蒂，說『除權力集中於元首外，美國還沒有獨裁制，』『就讓美國有產生法西斯蒂運動的可能，那也是屬於未來的事；羅斯福之與法西斯蒂，正如凱倫斯基之與布爾塞維克及白魯寧之與國家社會黨一樣。』但我們知道白魯寧就是導德國於法西斯蒂獨裁的人物；他與國社黨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差，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不同。肺結核可以致人於死地，我們不能因為病者沒死，而否認其患肺結核。

羅斯福在美國所取得的權力，雖然不像莫索利尼或希特拉之在意大利及德國，但已不能使人再相信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所應有的權力了。當羅斯福就職的時候，美國爆發了自獨立一百五十餘年來所未有的金融風潮；羅斯福對於這件事的處理，是一個全國二萬銀行都關門的命令。這第一次的統治，就使人民服從。接着羅斯福在節省與行政改革的許多事件中，給了國會許多要求馬上合作的函件；這些要求是自威爾遜以來白宮所未有過的。結果，國會賦予羅斯福以實際超過聯邦組織之上的無限權力。羅斯福此後就大大削減退伍兵士及其家庭的恤金，並且準備製作救濟經濟的計畫。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底，當立法議員四散回家的時候，羅斯福就開始其獨裁的統治。在七月，產業復興計畫就出現了；這是國會在夏季休會之前賦予總統的無上權力，在美國甚至英國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引起了美國民衆的很大的驚異，他們最初決沒預料到羅斯福成爲這樣的獨裁的人物。

美國法西斯蒂化的時機確已成熟了；就讓假定羅斯福的政策並不含有法西斯蒂的

性質，但卻不能因此否認美國產生法西斯蒂的可能性。法西斯蒂運動的經濟上的條件，須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達到沒落的危機的時候；而美國就是現世界中唯一接近這一條件的國家。我們不必引用統計數字去說明這種情形，美國社會的貧困化，就是這種情勢的反映。美國是現世界中受經濟恐慌最厲害的國家；美國資本主義在「美麗的舊時期」中，恐慌往往是新的繁榮的預兆，但現在就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也不敢存有這種自信了。而且各國的鎖國經濟制，更給美國以重大的打擊。美國的資本家，爲着恐慌出路的打開，他們不能不改變其政策。正如其他陷入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樣，美國的獨佔資本家，也企圖建立法西斯蒂的統治。

法西斯蒂的政治上的條件，是要在德謨克拉西失去了效力，並且遭遇到革命的危機的情形之下。在美國，雖因其特殊的政治環境，這一條件尚不十分完備，但到達這種情勢的可能性，卻在一天天的增長着。

美國人民對於德謨克拉西的信仰，確已一天天的淡薄了。當胡佛政府的繁榮預言失

敗後，就給與大多數民衆以攻擊德謨克拉西的機會。大商人和大金融家，認爲德謨克拉西的政府，對於恐慌的打開是無用的；中間階級的民衆，認爲經濟恐慌是產生在以前在共和黨的胡佛政府與大托辣斯的勾結上，而懷疑政黨政治之道德與能力。報章雜誌上的論文，嚴厲的攻擊國會的無能，主張立即停閉，改行獨裁。拉迪克（Kradek）有一次說：在一九三二年美國菲拉德爾非亞州（Philadelphia）出了一化名 H. L. Washington 著的奇怪的書；在那裏記載着『人民都希望有一個稍帶點美國味兒的莫索利尼出現。』當羅斯福政府利用摩根銀行的清理，引起人民對於政黨政治的道德的衰落發生惡感時，人民覺得政黨是要不得的了。從前技術政治（Technocracy）的思潮之所以能風靡一時，就是人民對於現行制度不滿的表現。而獨佔資本主義者對於德謨克拉西的無能，更與以有力的攻擊。

因爲美國大衆政治水平的低落，革命運動尙未達到使資本主義政權直接感受嚴重的威脅的程度。美國的大部民衆，雖然對於蘇聯的制度具有好奇的信仰，但當他們一聽到

「共產主義」或「無產階級獨裁」這可怕的名詞的時候，却又發生無限的反感了。美國的失業工人，雖然有一千六百萬的巨大數目，但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還只有不足道的很小的勢力。就是社會黨的領袖托瑪斯(Norman Thomas)在一九三二年競選時，對人民宣傳一種緩進的社會主義，也很難得到廣大的信仰。美國人對於政府的不滿，僅僅是在投票的時候跑到票櫃旁邊，推倒胡佛及其所屬的政黨，而另舉民主黨的羅斯福。沒有一種刊物，能够確實的告訴我們關於美國人民政治生活的情形。在我們前面所引的拉迪克所說的那本奇怪的書上，曾記載着「伊利諾州的國民自衛軍，武裝防止成千萬的失業者的暴動。」『上議員波拉聽到破產的農民暴動的消息，以致驚惶失措。』『西亞圖的失業工人，以暴力奪取了城市行政權。』『傳說黑人傾向赤化。』這些記載是否真實，我們無從證明；不過美國年來社會的不安與革命危機的潛伏，已成爲不可掩諱的事實了。在羅斯福的產業復興計畫公佈後，大部分的工人與農民就起來反抗了；罷工與罷耀的風潮，是最近的報紙上就登載過的；反對政府的農民曾與警察作戰，佔領龐杜爾鎮；各地工人的大罷

工，以及一九三二年芝加哥失業工人的騷動，與飢民退伍軍人之大鬧華府；甚至許多青年與學者，也漸漸對左翼的政治活動興奮起來。各荒廢了的工業區的騷動是不能遏止的；從一九二九年就過着流離生活的失業者，在第六個冬季到來的時候，很難再在荒涼的區域中安靜的度過。雖然這種危機尙不至嚴重的威脅資本主義，但未來的發展却有長大到大規模的恐怖的可能。那時候，像意大利或德國一樣的暴力統治，或許就要出現了。

形成法西斯蒂獨裁的社會的原因，是要有廣大的中間階級羣衆作基礎；在美國，這種條件也已充分的具備了。美國的中間階級在五年前，即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之前，會對美國的光榮，表示自誇說：『貧困是不會接近他們的。』但現在這種美夢已消失淨盡了。不幸的年頭，除去少數的特例外，使大部分的中間階級得不到安定的生活。這些自詡光榮的人們，現在是充滿着沮喪與悲慘的情緒了。銀行倒閉了，工業衰落了，商店關門了，專門家，工藝家，熟練工人及農民，都變爲苦命的人；從薪水很高的管理員，到薪水很低的小職員，差不多受到同樣的命運。大富豪已無餘裕再顧及到學者們的研究；大量的戴着博士帽的

人物流落在街頭；學者們只能對大富豪張着哀求的眼色。職工的紅利停止付給，房子也抵押出賣了；農民眼看着他們的財產抵押出賣。生活的貧困，使中間階級的大眾，對於現行政治經濟制度的信仰，已大大的減削；不過他們也和其他國家的中間階級一樣，不能和革命運動接近，他們很有化成本西斯蒂支持者的可能。雖然美國的文人與學者，對於英雄的崇拜十分忌諱，但當他們對現行制度感到失望的時候，也可以走到法西斯蒂運動的旗下的。

美國法西斯蒂化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就讓羅斯福的政權現在尚不是澈底的法西斯蒂獨裁，他也將急速的轉向法西斯蒂的道路。羅斯福的產業復興計畫，就是在德謨克拉西的掩飾之下，實施法西斯蒂獨裁的。在這裏，受剝削的所謂「被疏忽的人」(The Forgotten Man) 的利益，更受到大的損害。現在羅斯福的計畫已證明是失敗了；雖然羅斯福尚在翻着許多新的花樣，但他並不能救出死亡中的資本主義。而大眾的不滿，反給與現行制度以重大的威脅。將來到情勢更趨嚴重的時候，就讓羅斯福不利用軍隊的暴力去保持特權，恐怕三K黨及美國大眾黨(American Legion) 或者考克斯神甫(Father Cox) 的藍衣

黨，要登上政治的舞臺了。況且在帝國主義國際關係日趨惡化的時候，太平洋問題的緊急，與各國國家主義勢力的擴張，促使美國的統治階級更不能不重新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不過美國的法西斯蒂化，只是美國獨佔資本主義勢力的擴張，與帝國主義國際關係惡化的加深。在資本主義的危機沒有解除以前，美國法西斯蒂化的可能性，是不會消滅的。

第六節 法國民主政治的危機

在現代許多國家中，恐怕沒有那一國對於德謨克拉西的貢獻比法國更大了。法國革命的成功，一般都認作是德謨克拉西的勝利；在歷史上，能像法國的民衆一樣，肯爲德謨克拉西去作重大的犧牲的，還不多見。從一八七一年後，法國的民衆就平靜的生活在德謨克拉西的制度之下。除去一部分不關心政治問題的固執的農民外，都對他們的共和國感到濃厚的興趣。直到現在，在歐洲大陸上環繞着法蘭西的意大利與德國，都實行法西斯蒂獨裁了；牠却還爲德謨克拉西的舊制度掙扎着。近幾年來，在這嚴重艱苦的世界中，法蘭西是感受經濟恐慌最晚的國家。雖然國際政局日趨惡化，法蘭西的安全保障，尙不至感受嚴重

的威脅。在經濟上，和英、美、德等國家比較起來，法國是比較能自給自足的國家。全世界爲普遍的困難束縛着，惟有法蘭西比較的安寧。這種優勢，形成了法國民衆的誇大的樂觀論，說他們的國家是現代文明的保護者。

具有驕傲的自信的法國民衆，在目前不能不轉移他們的固執的觀念了。六十餘年來，爲法國民衆所小心翼翼的看守着的德謨克拉西，漸漸發生動搖；幾年來僥倖的優勢，現在是和其他的國家樣，爲困難所粉碎了。政局的不安，漸趨嚴重，許多政黨，彼此傾軋；許多人民都覺到有另尋新的政治觀念的必要了。在從前，法蘭西是唯一能粉飾太平的國家，現在却爲不安弄得手足無措；許多人雖然咀咒莫索利尼與希特拉，但又企望着莫索利尼之流的人物或主義，降臨法國。許多事證明法國漸有走上法西斯蒂的路的可能。

在目前，經濟恐慌給與法國的打擊，並不比別的國家輕。法國的理財，是最足稱道的；但從一九三〇年起，財政上也顯出了很大的赤字。失業的數字，不停的激增；在從前是唯一缺乏工人的國家的法蘭西，現在也爲嚴重的失業問題所苦了。警察忙着驅逐乞丐與流氓；失

業者漂流在巴黎的郊外。冬天在塞納河（*R. Seine*）沿岸的小車站上露宿的貧民，只能拿樹枝點火。法國在經濟上，仍是農業佔着重要地位的國家；但農業現在也陷在恐慌中了。波爾多克斯（*Bordeaux*）一帶的葡萄園，大都荒蕪着；農民找不着工作，有時爲着一文錢出賣一天的勞力。法國的黃金，在現世界中是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目前的勢力，也顯出了大的衰落；尤其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之後，金鎊與金元的鬭爭，對於法郎的地位有嚴重的影響。金鎊與日圓，都對金元的壓力表示無能了；法郎仍倔强的和金元對抗。在倫敦會議中，羅斯福的金融政策，迫使歐洲的六個金本位國家，連法國在內，結成了一個團體，與美國對抗。法國人還記得大戰後法郎跌價的慘劇；讓法郎自然的下跌固然毫不費力，但穩定幣價却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所以他們不管金鎊與金元的命運如何，仍然固執的保持着他們的金本位。目前因爲受到羅斯福收買黃金政策的影響，法國的黃金勢力受到很大的損害。法國的黃金化成死的，不敢拿出中央銀行的地下室來。而外國的傾銷，更給法國的經濟機構以重大的創傷。法國在歐洲大陸的經濟勢力，一天天的在表示衰頹了。法國的資本家不能

眼看着他們的財產遭受損失，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一個能够用各種有力的方法從恐慌中救出法國資本主義的政府。上院議員、大富豪康尼克名香酒製造廠主亨尼塞（James Hennessy）所主辦的日報上，常堅決的說法國需要改革政治組織；實業家、香水大王法蘭考斯·考泰（M. Francois Coty）所收買的法律新聞費加羅（Figaro），大聲的主張軍國主義。法國的有幾家報紙，公然刊印法西斯蒂的宣傳品。但法國資產階級對現行政制的不滿，並不是有什麼新的理想，憎惡現政府的反動；他們反對政府是因為政府不充分的反動，不能對民衆施行他們所理想的剝削，去解除恐慌的束縛。

法國的現行政治制度，仍保留着德謨克拉西的舊形式；牠的特殊組織，使牠不能施行强有力的政策。法國的下議院獨立而不受政府支配；雖然名義上政府有解散下院的權力，但那種權力如果實行起來，是要引起民衆的誹謗的。在這種政治組織中，內閣除去對付與上下院的爭執外，並不敢執行强有力的政策。在一九三三年，接連有很多次內閣的變動；有時爲着一件很不重要的事，內閣得不到下院的信任而倒塌。這種制度在平時還覺不到

什麼，一到時局嚴重的時候，就覺得這種制度的不好了。現在法國的各種民衆，都對於他們的現行制度表示不滿；改革政治制度的呼聲，普遍到法國社會的各階層間。尤其在巴黎納騙案發生後，人民對現行政制的信仰，差不多完全消失。

泰迪歐 (M. André Tardieu) 自競選失敗後，對於政治活動似乎淡薄起來了；但當一九三三年政局緊張的時候，也大爲激動。對於圖畫週報 (Weekly Illustration) 及自由晚報 (Evening paper Liberte) 上的改革政治論大爲贊許。泰氏常發表改革現行政治制度的文字；他的意見：現行法國政制，顯然有兩大缺點。就是議員多半是屬於某種團體的分子，他們在各種問題上不對議院負責，而只爲他所屬的團體去辯護；並且當議員下臺後，永久盲目的反對政府，使政府不敢採取有力的政策，而只能拉攏左翼或右翼，維持牠的短促的壽命。因此他主張內閣總理應有獨裁權；當議院與內閣不協調的時候，總理有解散國會的全權。並且主張限制下議院的權力。泰迪歐的主張，完全是反對法國現行制度，而含有法西斯蒂色彩的。

拉伐爾 (Pierre Laval) 曾兩任法國的內閣總理，言論間也常表示對於現行制度的不滿。上議院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加伊猶克斯 (Joseph Pierre Collaux) 在法國歷任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在政局緊張的時候，也曾發出充實執政者的力量的論調。許多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強有力的獨裁制度的出現。

我們試把歐洲政局作整個的觀察：社會主義的勢力，顯然大大的衰弱了。在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幾乎完全覆沒；在德國完全屈服在希特拉的政權之下；在英國，都歸宗爲工黨了。法國的社會黨雖然仍肩負着第二國際的主義，但實際上大部都成爲「不革命的革命黨」了。他們現在似乎發見了法國的民族主義；對戰前的社會主義已不發生興趣，而希望在國家的意義內，建設一種實際化行動化的政權。在許多要求提高執政者的權力的呼聲中，社會黨也在要求着。把社會黨變成國家社會黨，社會主義變成國家社會主義，他們似乎感到這樣的需要。社會黨的中央派白倫 (M. Blum) 和大多數的社會黨員，雖然尙恐怕過於右傾要失去共產黨的擁戴；但右傾的雷那德爾 (Pierre Renaudel) 和他的青年同志們，却

都想與左翼急進黨去合作。白倫氏罵他的背叛的同志爲法西斯蒂運動者；不過當社會黨在下院投票通過旭丹內閣的財政法案第六款減俸案的時候，白倫氏竟又不願指摘他的同志了。

法國社會黨的政治主張的實現，是以國際爲基礎的；但這種主張近來却爲他的青年同志們所不滿了。政治的仇視抵不住青年社會黨員對於希特拉及莫索利尼的崇拜；他們認爲實際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比過去許多無謂的理論社會主義要有價值。青年社會黨的典型人物猶芬尼爾（B. Jouvenel）解釋他們的主張說：銀行歸國家管理，公共性的企業收爲國營，工廠中設立勞資聯合委員會；這雖然不是十足的法西斯蒂政策，但却都是莫索利尼和希特拉所主張的。現在不僅社會黨的青年黨員，甚至左翼及右翼各黨的青年們，也都有了實際的主張。正如赫里歐氏所說：這些青年是正在找尋新的政治出路；雖然不一定是十足的法西斯主義。

法國的中間階級，對於現行制度，也表示很大的不滿。法國現在的政府，爲着穩定法郎

及財政的收支平衡，不能不增加人民的納稅；但是法國民衆目前的捐稅負擔，已經很重了。而政府爲着增加軍備及警察的預算，彌補預算的赤字，和爲着維持公債持券人的利益，不能不犧牲小商人、工人和農民的利益。這些被宰割的納稅者、商人，爲減工資而受損害的工人、農民，不能因爲受了苦而不激怒；他們對於利益的被侵害，提出了嚴重的抗議。牆上常貼着激烈的宣言；機關裏的職員常示威罷工；農民羣衆侵入巴黎；民衆和警察在總統府門前衝突；商店罷市，抗議苛捐雜稅；有幾個地方的民衆，甚至爲抗稅而組成了團體。政府爲着穩定財政，主張削減公務員的俸給；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法國的薪金生活者，在社會上具有莫大的勢力；赫里歐、彭古（Paul Boncour）和達拉得內閣的倒塌，大原因是由於中間階級對於減俸的不滿。旭丹內閣減俸案的通過，曾費了很多的周折。這些中間階級，反對現行制度，他們對於政治的自由，再也不感覺興趣了；他們把政治觀念返回到國家主義。如果莫索利尼的政策能從貧困中救出了民衆，他們是寧願信奉法西斯主義的。

從上面所說的許多事件中，證明法國已漸有轉向法西斯蒂獨裁的可能；不過這種時

機現在尚沒有成熟。

法國的中間階級是久已生活在德謨克拉西制下的；比較意大利或德國的中間階級，他們是不易接近法西斯蒂獨裁的。大革命時獨裁制的殘酷，到現在尚存在於法國民衆的回憶裏。在過去十年間，政府取得特權、取得全權、以及取得一切名目的獨裁權的呼聲，是很高的。在一九二四年普恩加賽（Raymond Poincaré）曾在下院取得改革經濟及行政的特權，不過因為當年的選舉落選，沒有應用。一九二六年，普恩加賽重任總理時，又向下院要求更大的法令權；因為當時普恩加賽是作為「法蘭西的救主」上臺的，所以曾獲得了民衆的擁護。不過那時正當法國的財政發生困難的時候，法國資本家爲着財政的穩定，及對德國實施更殘酷的剝削，請他來作獨裁者。當時普恩加賽雖然沒有利用這種機會，建立獨裁政府，但他的許多政策，却充滿了獨裁的色彩。不過當財政的危機解除後，法國資本家對於普恩加賽的特權，又表示不滿了。

在一九三二年冬，矢忠於德謨克拉西的赫里歐內閣因戰債問題倒塌了；在一九三三

年一年間，法國的內閣接連有好幾次的變動。一九三四年初，旭丹、達拉得內閣又相繼倒塌；在達拉得內閣的很短的幾天內，政府曾以獨裁的手段統治法國；而杜邁格（Doumergue）內閣就是十足的獨裁者。這是德謨克拉西在法國失去機能的表現。爲着免除政治上的困難，法國是正需要獨裁制度的出現。不過目前的法國，共產主義的恐怖，尙不至發生很嚴重的作用；社會黨中的左翼分子，雖然有許多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但就讓加上共產黨的援助，他們也沒有造成革命的可能。尤其在人口職業的成分上，產業工人的有限的數目，並沒有獨立舉行革命的能力。法國人口的大部是農民，但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尙沒有接近的表示。尤其是當社會黨尙維持着其政治地位時，左傾的法國民衆，還不至從社會黨轉向共產黨裏去。比起別的国家，法國距離共產主義的革命是比較遠的。所以法國資產階級的地位，尙不至感受到布爾塞維克的威脅。法國的特殊的社會環境，使法國只有中間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不調合；這種不調合的危險性，比起布爾塞維克的恐怖，要輕得多。這種政治上特有的優勢，使法國法西斯蒂獨裁的實現，或許要遲延些時候。但同時，法國國際地位的險

惡，經濟恐慌的深化，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緊張，又急切的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出現。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現在已有漸趨不穩的情勢；因為各國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實行，使法國的經濟恐慌更沒有復蘇的可能；安南與非洲殖民地的不安，一天天的在增加；現在摩洛哥的全境，發生革命的騷動，法國雖派有軍隊兩萬，坦克車百輛，但也不能戰平。在資本主義的危機沒有解除以前，獨裁政治是要出現於法國的。一九三四年初出現的杜邁格內閣，已有實施獨裁的野心；但法國的獨裁，並不一定完全抄襲莫索利尼或希特拉的政策。

第七節 英國政治制度與法西斯蒂獨裁

像法國和美國一樣，英國是現世界中典型的德謨克拉西國家之一。牠的憲法是歷史的由幾個主要法規（Statutes）的慣例及制度演化而成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Magna Charta*）和一六七九年的人身保護律（*Habeas Corpus Act*），一六八八年的權利典章（*The bill of Right*），以及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八年的人民代表法（*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都是構成英國憲法的幾個重要法規。在法國及美國革命之前，英

國的民衆已在熱切的爭取其政治經濟上的權利了；一九一八年英國的普選制度，更是先各國而實行的；到最近，法美都有走向法西斯蒂獨裁的可能了，德謨克拉西在英國仍能保持其機能。這把英國和法西斯蒂獨裁的可能性，隔離了很遠。一九三一年三月結成的新政黨（The New Party），在摩斯萊（Sir Oswald Mosley）的領導之下，雖然滿口黑衫褐衫話，但直到現在還僅有兩萬信徒。這在政治水平比較高的英國人民間，實在不能算是值得注意的數字。而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的普選中，摩斯萊在議會中一名議席也得不到，更可以看出英國民衆對於法西斯蒂的觀念。不過這並不能證明將來的英國也沒有變成法西斯蒂國家的可能；因爲在一九三〇年前國家社會黨在德國，也是不很受人歡迎的。

英國是資本主義的保姆；但也是最先走向沒落之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一九一四年前，英國就已以最大的速度陷入沒落的危機中；那時候英國希望借戰爭去消滅這種危機，但結果，危機是更加深了。保持了約百年的自由貿易政策，現在已經放棄了；並且脫離金本位，將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由倫敦轉讓給紐約。在一九二六年的大英帝國會議後，殖民地

發生了分離運動。尤其是在普遍的經濟恐慌爆發之後，專恃投資的利子維持其發展的英國資本主義，更感受到莫大的困難。牠是入超的國家，對於大量金錢的流出，牠並沒有適當的方法去遏止。而在產業上牠仍然保持着落後的生產方法；紡織業是英國主要的工業，但十八世紀的生產方法，是沒有與日本或別的國家競爭的能力的。重工業因為原料的缺乏和生產方法的落後，幾乎達到停滯的階段。同時經濟恐慌的加深，更關聯的影響到全經濟機構的崩潰；貿易衰落了，財政的收支不平衡，失業的數目有大量的增加，而金鎊又遭遇到金元的競爭。在金融上，美國給與英國以很大的壓迫。英國資本主義陷入了崩潰的危機了；英國的資本家爲着厄局的打開，不能不增加政府的權力。這在別的国家，德謨克拉西早已不適合於這種情勢了；但在富於彈性的英國現行行政制之下，德謨克拉西尚沒失去其機能。所以英國資本家雖然在經濟危機深化的時候，尚沒有另尋新的政治出路的必要，得不到資本家的重視與援助，法西斯蒂獨裁在英國是很難實現的。

英國現行政治制度，並不拘於固定的憲法法典的規定；慣例（Conventions）在政治的

運行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英國的政治制度是最富於彈性的；牠能够隨着時代的變化與民衆的需要隨時變動。在歷史上，零星的改造，不斷的實行。政府的政策，可以不斷的改變，制度却用不着很大的變更。所以非達到更嚴重的困難階段時，英國政治制度是很難有變更可能的。這並不是說英國的政治制度是怎樣的完善；而是牠有隨時去應付任何不很重要的困難的彈性。在過去，英國的國王本是握有政治上的實權，在十五世紀時，國王常發揮其政治上的特權；但在十八世紀，德謨克拉西運動活躍的時候，却演變到「國王在議會裏」(King in Parliament)，政權移到議會了。不過在急緊的時候，樞密院(Council)尚可發佈不根據議會中議決的法令。在大戰時，國王更常發揮其傳統的權威的緊急命令。雖然在政黨政治的發展中，國王的地位漸漸轉移到首相；但對國會負責的首相，有時也可以變作某程度的獨裁者。在英國，內閣和首相是全政治機構的樞軸；現在內閣的地位，實際是在議會上。同時內閣掌握着行政機關的大權，內閣員就是各個行政機關的長官。國家關於決定政策，製定法案，執行法令等，都是由內閣擔當。內閣的議案是不公開的；在從前，內閣連議事

錄都沒有。所以英國的內閣，無異是國家的獨裁者。國家只要事實上有實行法西斯蒂獨裁的必要，不必經過革命，內閣就可以去執行。

造成法西斯蒂獨裁的政治上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一個國家的革命運動發展到足以威脅資本主義的存在的時候。在目前，英國尚未發展到這一階段。英國的失業問題，確已日趨嚴重，而且失業的數目，也在不斷的增加；大量的青年，隨處都在長成，他們從來沒有得到職業的機會，就是將來也很難有。政府雖有失業救濟金，但那並不是爲着憐憫失業者的生活；這項巨大的社會事業負擔，完全是政治家爲其選民舉辦的。但在經濟恐慌中，這些救濟金，也被政府減少了。爲失業所苦的人們，都在要求工作，要求麵包，所以在倫敦，失業者騷動事，不斷的發生。警察常在忙着驅逐失業者的示威。但這些失業工人，在英國一時尚沒有採取布爾塞維克的政策。的決心。在英國，大部分的人口是工人，這些工人們多半歸於工黨及其類似的政治團體之下。共產黨在英國並沒有很大的勢力；一九二六年的炭坑工人總罷工是失敗了；發展於英格蘭及蘇格蘭的失業工人大示威，在共產黨的指揮之下，雖然已

表現出積極的行動，但勢力總是很小的；英國的共產黨員，只有五千人左右；所以英國的革命運動，雖然日趨緊張，但還沒有達到嚴重的影響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英國的資本家認為對外的經濟鬭爭和國內的革命恐怖兩者比較起來，前者嚴重得多；所以英國的資本家，尚沒有感到爲他們的政府去組織穿着一定制服的武裝民軍去彈壓革命的必要。

在英國，政黨政治的效能，還沒有消失。目前英國的大政黨，還是保守黨、工黨、自由黨。代表獨佔資本主義的保守黨，現在在議會中還具有很大的勢力；工黨雖然分裂了，但在選舉中尚保持着相當的地位；惟有自由黨，比較的衰落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保守黨如果能與工黨聯合，政府的地位，仍是穩固的。而實際上保爾溫與麥唐納的聯合政權的建立，已證明兩黨聯合是可能的。所以在別的國家，議會中可以有政黨的激烈鬭爭，而這在英國是比較緩和的。英國的在野黨，不像別的國家一樣，盲目的反對政府；只有在競選的時候，才去揭發自己的主張指摘政府的政策。所以政黨並不妨礙政府政策的執行。

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多半歸宗於工黨。他們主張緩和的社會主義，即主張改良主義，而

反對暴力革命。他們的有力的理論根據，是費邊社韋白 (Sidney Webb) 氏的「漸進的必然」，不向資本主義作正面的攻擊，而實行分級稅，以增加政府財政，用之於社會事業及提高工資；在資本主義的現存制度內，改良勞動階級的生活。但這種「順境社會主義」的政策，在工黨執政後已告失敗了。經濟恐慌使英國的資本主義遭受了很大的創傷；資本家可以課以分級稅，但增稅的程度，却不能妨礙到資本主義在世界競爭中的效率。這樣資本主義者，便不允許社會主義者「漸進的」去抽取他們的財產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工黨的分裂，是必然的趨勢。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摩斯萊脫離了工黨；而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另組新政黨。英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像拉斯基 (Harold Laski) 科爾 (G. D. H. Cole) 及托尼 (R. H. Tawney) 等，組織「社會主義研究宣傳社」一類的機關，糾正工黨過去的錯誤。一九三二年七月，獨立工黨在布雷得弗爾得 (Bradford) 的大會中，正式宣佈脫離工黨，在布洛克維 (Fenner Brockway) 領導之下，走向左傾的道路。這樣工黨便失去了其構成中的有力分子。獨立工黨的另一派，只有很少的人數；在威茲 (E. F. Wigg) 及韓德森領導之下，

雖然仍決定與工黨發生關係，但他們也自己組織了叫作「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League)的團體，別樹一幟了。英國的工黨，本來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唯一政黨；除去共產黨外，一切社會主義者，大半都包羅在牠的系統之下，企圖借議會的選舉，奪取政權，組織「國王陛下的政府」。工黨分裂後，任何一派要企圖恢復其過去的光榮地位，恐怕是很難了。這樣便造成議會中政黨鬭爭的激化；政黨政治的前途，將趨於暗淡了。

法西斯蒂獨裁，如果沒有大量中間階級的支持，是很難成功的；但在英國，這一條件尙未形成。英國的經濟制度是城市的，農業人口只佔全人口的不足百分之七；而知識分子、官吏、職員一類的薪金生活者，到現在還沒有感到像在德國或意大利的相當階級所感受的痛苦和失望。他們的生活標準，並沒有嚴重的低落；而且這些分子，仍然十足的保持其紳士風度；這些紳士們的性格，從來不願積極的參加一種革命運動，他們常自誇他們歷史上的「不流血的革命」是名譽的。所以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傾向法西斯蒂的表示。將來他們也許喜歡穿起黑衫或褐衫，去參加摩斯萊的運動，但現在他們顯然不需要一個莫索利尼，或

希特拉出現於英國。

許多事證明：英國目前甚至不遠的將來，不至有法西斯蒂獨裁出現。而且英國現行政治制度的彈性，更使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不容易出現於英國。大戰後，英國國內曾現露出很大的危機；但是喬治却能毅然實行普選制度，那時喬治曾以其個人作中心，使內閣獲得了大部民衆的擁護。在一九二四年，英國的資本主義者，爲着緩和革命的危機，請麥唐納組工黨內閣，採取一種溫和的社會改良政策；但爲着國際情勢的不安，又使保爾溫二次組織保守黨內閣。在一九二九年組成的工黨內閣，因爲對於經濟危機的解除，毫無成績表現；到一九三一年秋季，麥唐納便脫離工黨，參加與保守黨及自由黨聯合的聯立內閣，企圖在舉國一致的口號之下，從困難中救出英國。在那裏，內閣放棄了自由貿易政策，增加關稅，並且在渥太華會議中鞏固了大英帝國的鎖國經濟集團；財政上的赤字，也削去了。爲着填補財政上的不平衡，增加了所得稅；一九三一年薪金生活者所繳納的所得稅，比較一九二九年增加到百分之一七二，而大企業的所得稅却只有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八十六。同時更舉借

大量的債款，作救濟大企業的資金。政府以大量的金錢，交給銀行家，作對美元鬭爭的準備。而把這些擔負大量的加到中下層的民衆身上。最近英政府又計畫統制工業與農業；這在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結合，實際上是獨佔資本直接利用政府，作爲其集中資本的工具。這樣，英國的聯立內閣，無疑的是獨佔資本主義性質的政權。最近英國內閣已在試行法西斯蒂的政策了。發生在英國工業界的勞資糾紛，一天天的在增加；顧主們並沒方法制止工人的加資要求，他們把這件事請求政府的勞工部（Ministry of Labour）出來干涉。在歷主是頗希望政府設立統制局（Control board），像羅斯福在美國所行的一樣來管理，而政府便對紡織業採取了同業公議制度（Board System）。政府已把國家統制的權力，漸漸往外擴張；這在別的國家，我們稱作法西斯蒂政策，在英國當然也是獨佔資本主義對於獨裁制的試驗。

在目前，英國資本主義者所感受的最嚴重的困難，是經濟危機的加深；他們爲着增加對外競爭的效率，不能不對國內的大衆實施最殘酷的剝削，英國政府對於這一政策的應

付，是增加大眾的納稅擔負。所以這時候，英國的資本家，感覺着現行政治制度對於他們還是有用的。只要沒有革命的危機，他們並不需要暴力獨裁的政府。

英國的工黨，現在已成爲在野的政黨；他們的政策，似乎漸趨左傾了。他們要求中間階級和工人羣衆的支持，希望能在取得政權後，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但在現在，這顯然是沒有用的了。工黨在英國，已失去了過去的光榮；麥唐納的兩次工黨內閣，都沒給大眾以好的印象。而對於麥唐納之組織聯立內閣，大眾更表示不滿。反之，從工黨分離出來的摩斯萊所領導的新政黨，却以新鮮的意味而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一九三三年七月，摩斯萊曾領導其黨徒在倫敦舉行大示威；據摩斯萊說：在一九三四年的選舉中，他要奪取英國的政權；這雖然和莫索利尼所說的一九三四年全世界法西斯蒂化是一樣的有誇張的語氣，但是法西斯蒂運動在英國的發展，却是很可注意的。現在英國人固然還不需要莫索利尼之流的人物作他們的統治者，而心懷「半過激主義」(Semi-Bolshevist Ideas)的工黨系統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獨裁政體，也未必表示贊同。但如果嚴重的危機降臨到英國，像革命勢力

足以動搖資本主義的時候，法西斯蒂之出現於英國，是很有可能的。

愛自由的英國紳士，對於莫索利尼與希特拉的殘暴，大都表示不滿；但必要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借法西斯蒂獨裁去鎮壓反對他們的運動。尤其是在殖民地的離心運動逐漸具體化的時候，對於許多已獲得自治權的屬領的反抗，固然不敢實施暴力的統治；但是像印度這類的領地的反抗運動，是不惜與以殘酷的壓迫的。英國著名的新聞企業家，帝國統一論的有力倡導者，洛特米爾（Lords Rothermere）和伯弗爾布洛克（Viscount Peeverbro-
ok），現在都對法西斯蒂獨裁表示讚美；在言論間，他們常稱道莫索利尼和希特拉的政權的成功。這證明：英國的大資本家，對於法西斯蒂運動，已知道注意了。但如我們在前面所一再說過的：目前的英國距離法西斯蒂獨裁的實現還是很遠。

第八節 法西斯蒂獨裁的前途

莫索利尼在一九三四年的新年致辭中，謂一年之內將見全世界法西斯蒂化；這自然有些誇大的語氣，不過從這裏却暗示出世界政治制度演變的趨勢。

隨着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德謨克拉西的機能喪失殆盡了。獨裁制已成爲許多國家的共同需要；無論是尙保持着德謨克拉西的舊形式或名義上尙被認作立憲政治的國家，實際上都充滿着獨裁的色彩了。現代獨裁制，無論是以法西斯蒂或任何其他的形式出現，原則上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不像美國的紳士們樣，固執的說法西斯蒂是一種穿着一定的制服，以暴力奪取政權的中間階級的運動，而把牠認作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獨裁制度；那麼，莫索利尼的預言，並不完全是誇大。

獨裁制不僅出現在德謨克拉西經驗很少的意大利與德意志；就是作爲現代德謨克拉西的典型的國家如美、法、英，一般人也漸漸對獨裁制度感覺興趣了。這對於現代獨裁制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法西斯蒂獨裁，出現於人類的舞臺，到現在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了；但牠是否就是政治制度的最高形態，或究竟有沒有任何永久的元素，却很令我們懷疑。左翼的政論家故意把法西斯蒂的罪惡誇大，而說牠立刻就要潰滅，自然是涉及感情的主觀論；不過像法西斯蒂

的宣傳家們所誇張的牠們的主義能較一切更有效的救出人類，也是很少確實性。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法西斯蒂統治之下的意大利與德國，並沒因莫索利尼或希特拉的獨裁而得救。法西斯蒂把生活在德謨克拉西治下的人民，帶回到類似前世紀的專制制度之下，或須要如萊芒托夫(Lermontov 1814—1841)的長詩木則利(Mzyri)裏的主人翁一樣；爲冒險與鬪爭的魔力所驅使，想恢復他的祖先們的舊生活，結果不但沒有追求到新的希望，反被野獸弄傷。

近幾年來，各國政治上的不安，都是徘徊在「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獨裁」(Dictatorship)與「革命」(Revolution)三者的歧途上。德謨克拉西似乎不能適合現狀了；獨裁與革命究竟誰能代替德謨克拉西爬上人類的舞臺？當時的人們以很大的注意留心觀察世界政治制度的這種變化。但從希特拉取得德國的政權後，這一混沌的情勢便判明了；德謨克拉西已失去了機能，革命運動一時被彈壓下去，法西斯蒂獨裁勝利了。到現在雖然尚有許多人留戀着德謨克拉西的舊制度，事實上法西斯蒂獨裁的勝利已是無疑的。

了。在未來的世界政治制度中，我們已無暇去比較德謨克拉西與獨裁兩者的優劣，成爲問題的只是法西斯蒂獨裁能否救出人類。

法西斯蒂獨裁，沒有理論的根據；牠僅是一種暴力的統治。莫索利尼常說行動先於理論，希特拉的政綱，也僅是空洞的條文。雖然法西斯蒂的理論家，也會設法去爲他們的行動找尋哲學的根據，但那終久是有些勉強。法西斯蒂的宣傳家說：先有理論與政綱是德謨克拉西的行爲，獨裁是顧不到這許多的；但離開理論的根據，在政策上是要失敗的。

說法西斯蒂的運動沒有社會的基礎，是基於對法西斯蒂仇視的感情論。法西斯蒂的領袖們，在取得政權之前曾以不事躊躇的武斷和諾言，獲得了大量的羣衆。但當羣衆感覺到法西斯蒂不能救出他們的時候，就對於他們的領袖發生懷疑了。意大利民衆的生活，在法西斯蒂治下，不但沒有改善，反更惡化下去。捐稅增加了，物價暴漲，工資低減，生活深感困難；意大利的「貧民窟」並不少於別的貧困的國家；就是莫索利尼自己，也說在意大利南部及莎爾迪亞（Sardina）一帶的人民，只有蔬菜充飢。這些爲法西斯蒂統治所苦的人民，

雖然在黑衣隊 (Black Shirts) 的恐嚇之下，失去了政治的自由，不能有所反抗；但在牆上他們却敢偷寫「歡迎執政與飢餓」(Cheer for the Chief and hunger) 的幽默的怨言。在德國，被希特拉稱作「作貓叫者」的人物，對於希特拉的信仰，也漸漸發生動搖了；在希特拉取得政權後的幾次選舉中，人民之所以擁護希特拉，完全是國社黨的政治陰謀造成的。如果德國的民衆能够真的擁護希特拉，戈林便用不着焚燒國會，挺進隊也用不着施行恐怖政策了。法西斯蒂獨裁假如失去了羣衆的支持，暴力統治的恐怖，也是無用的。

法西斯蒂的政策，干涉個人的自由；這有些近乎干涉主義的重商主義思想。牠不僅干涉國民的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權利，而且干涉國民的文化生活；在法西斯蒂治下的國家，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固然被剝奪了，在德國甚至把一切被認作非日耳曼主義的書籍，完全焚燬；這無異是阻止人類文化的發展。但又有那個文化落後的國家能維持其存在呢？

法西斯蒂以國家至上主義為號召，企圖在國家利益的掩飾下，消滅國內的不安；這種主張，有些近乎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道德哲學中「服從軍事的國家」「恨而且

破壞你的仇敵」「愛而且幫助你的同胞」的見解；但斯賓塞同時還說：『作一個獨立的公民，力求限制國家的權利。』而法西斯蒂却主張「國家是絕對的存在。」國家觀念，能否消除人類經濟上的不平等，實有很大的疑問。

在國家至上主義的信念下，法西斯蒂的領袖們企圖以愛國主義的熱情，把國民的活動，集中在對外戰爭的準備上。排外，輕視異民族，侵略別的國家，這很有促成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可能。現在許多國家都在準備着發動對外戰爭；而愛國主義的膨脹，將更易造成帝國主義間衝突的激化。假如第二次的大戰爆發，或將要把資本主義的整個構造毀滅。那時候法西斯蒂不但不能救出人類，甚或要如科爾先生所說：『戰爭把法西斯蒂埋葬於資本主義的廢墟中。』不過那究竟是屬於未來的事；我們既不能像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先生或巴黎的星相學家一樣，單憑一己的武斷，去製作無稽的預言，對於未來情勢的發展，也只好等待未來的事實去說明了。

現代國際政治終

世界各國政治制度

國際叢書之一

楊幼炯著 一冊 九角

本書在闡明世界各國政治組織之機構，凡十餘萬言，包含世界五十餘國，每國自成一篇，首述其地理之位置及其歷史之沿革，說明其國家生長盛衰之過程；繼述各該國現在之政治制度及政黨之概況，以明各國政治組織之現勢及其政治勢力之分野。由此書中，可明瞭各國之過去與現在的狀況，推知其未來的趨勢，並可窺見世界之大勢，以獲得分析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凡研究國際政治者，不可不人一冊也。

盧騷民約論

馬君武譯 一冊 五角

I. J.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盧騷之學說，近世多受人攻擊，其反對代表政治，主張國教，崇拜羅馬過甚，乃至主張獨裁制，尤與近世政治原則相反；然主權在民之原理，推闡盡致者，實始於盧騷，故本書實為法蘭西大革命之原動力，宜其歷二百年不廢，永為世界名著之一。至於馬先生譯筆之信達流暢，早為士林所共賞，固無待重為介紹也。凡研究政治學者，當一讀此書。

中華書局發行

新中華叢書：社會科學叢刊之一

各	現	政	鳥
國	行	制	瞰

全書分十一章：第一章敘大戰前後各國政治制度的總輪廓；第二章至第十章，分述英、法、美、日、意、德、土耳其、印度、蘇聯的政治制度，關於國會、憲法、政府機構、政黨分野、對內對外政策，皆有扼要的剖析；

第十一章則推論

今後各國政治制度發展的趨勢。

看過本書以後，

可以猜測二次大

戰中，各國的態

度，遇到各國發

生新的變化時，

也能知其所以。

倪文宙等著

一册 五角

政	治	學	綱	要
---	---	---	---	---

中華百科叢書之一

楊幼炯編 一册 五角五分

著者為我國政治學專家，

是書之目的，在灌輸國人

以現代政治之基礎智識。

全書以現代政治為敘述的

中心，而參合政治學上各

種新舊學說，以為論證。

詳述關於政治學上各種重

要問題，各派政治學者之

意見，現代政治研究的內

容，民族與國家的觀念，

主權的學說，以及民主政

治，民權理論等，使讀者對於一般的

政治學理論與現代政治的新趨勢，有

明確之認識，為一般國民應讀之書。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出版

現代憲政論

章淵若著 一元

章淵若先生專治公法學，歷任各大學法學教授、院長有年。本書都二十餘萬言，分上下兩編：上編總論吾國憲政之特質，憲政之癥結，以及今後制憲之基本原則與特殊問題；次論近代憲政改造之最新原理，以及近世憲法之最新趨勢。下編爲本論，首論制憲之一般原理，次論人民權利義務之基本原則，立論超脫傳統之法律窠臼，而尤針對吾國社會之特情；次論中央制度與地方制度，對於吾國歷年爭訟不已之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集權、分權諸問題，頗有獨到之貢獻。最後論制憲與民生、民族之關係，尤爲本書之特色。

金鳴盛著 五權憲政論集 一元五角

本書係蒐輯著者最近數年來爲各雜誌撰述關於五權憲法之論文編輯而成。其編排次序，以論述整個制度或泛論五權憲法之性徵者居首，論述政權與治權之運用者次之，而殿以地方制度及自治問題等篇。內容計收集論文三十四篇，均自爲起訖，對於五權憲政中之重要問題，如國民大會、政府體制、均權制度及地方政制等，均有專篇論述，至於憲法起草中各案內容，亦有專篇批評，可由此窺見憲法起草過程中進步之跡象。故本書足供研究五權憲法者及大學法科參考之用。

◆ 一 之 書 叢 際 國 ◆

現 代 外 交 與 國 際 關 係

王亞南著

一冊 六角五分

本書共分三章：第一章緒論；總論現代外交之性質及其演進之大概輪廓，凡現代外交關係與過去外交關係相同相異之特徵，均經詳細論列；第二章敘述大戰以前的國際關係，由結束拿破侖戰爭之維也納會議起，直至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止，其間所有各國國勢的消長，國際政局的轉變，均扼要分述；第三章敘述大戰以後的國際關係，這一章由結束前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論到最近發生的東北事件，其間對於國際聯盟，軍縮會議，關稅戰爭，反帝運動等重大的國際事件，詳加論究，定其旨歸。本書內容注重事實，不尚空談；著者認英國外交為近代國際間外交關係之樞紐，尤為卓見。

國 防 與 外 交

謝彬著

一冊 一元

本書凡關於我國邊疆形勢，關道河流，敘述詳盡；尤其對於外人在華之種種侵略，締結條約之來因去果，分篇闡明。著者曾親身遊歷，實地研究調查，著為是書，非披拾陳言者可比。當此國際問題日趨嚴重之時，凡我國民，對於國防與外交問題，均須有深切之注意，本書兼備史地兩項資料，實有參考價值。

近 代 世 界 外 交 史

張安世著

精裝一冊 二元
並裝二冊 一元五角

本書敘述自法國大革命起，至歐戰後止，約二十萬言。著者以為國民革命以後，外交為急；而我國向來有一傳統觀念，以為「弱國無外交」，實助長民族之惰氣。故書中對於描寫弱國外交，極為注意，蓋著者以為不但是外交只有弱國可講，而且是弱國祇有外交可講。故書中對於革命後之南美，獨立時之比利時、意大利、德意志、埃及等國的外交，無不加意描寫；而對於迭次國際間之重要會議，亦均詳細敘述。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標商冊註

